

中華民國二十一年十一月

# 中學學生文藝季刊

第二卷 第三號

秋季號

呈

送



秋  
吳祥曼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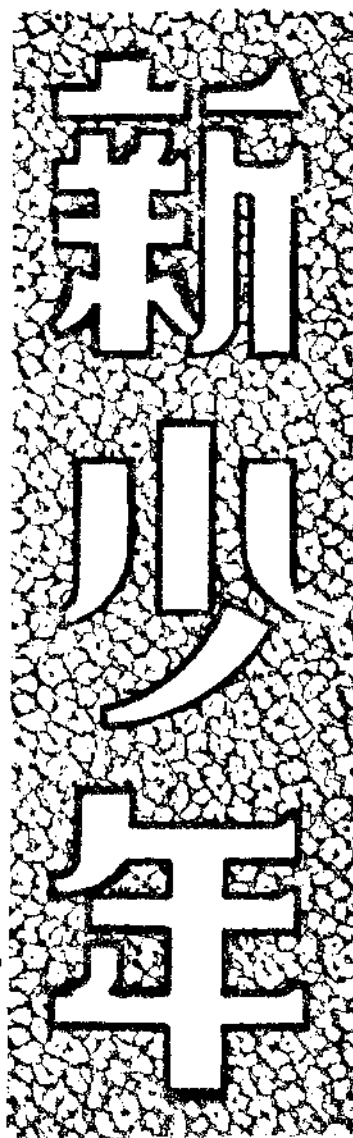
國立中央教育館 惠存  
開明書店敬贈

國立北平圖書館藏

二卷七期別冊附錄

# 新少年讀本

內容涉及國家、社會、家庭以及關於求學、就業、戀愛等個人方面的修養，都是每個少年最關切的問題。文前附有作者的題記，篇幅約二百面左右。本書為非賣品，係專為新少年讀者編選，分贈新少年長期定戶，不再另行發售。



巴金  
冰心  
朱自清

本書作者  
依姓之  
氏之  
筆畫  
多寡  
為序

朱光潛	陳望道
林語堂	章乃器
金仲華	章錫琛
茅盾	陶行知
胡愈之	葉聖陶
柳湜	劉薰宇
夏丏尊	謝六逸
高士其	豐子愷
黃炎培	韜奮

零售：每月二册每册八分特大號另加（郵費國內及日本朝鮮一分香港澳門二分歐美南洋一角）  
預定：全年二十四册一元八角（郵費國內及日本朝鮮不計香港澳門五角歐美南洋一元）  
如蒙預訂請開示姓名住址及起訖期數連同書款寄上海福州路開明書店定書課或逕向就近各大書坊預訂亦可

社長 夏丏尊  
主編 葉聖陶  
顧均正  
宋易



第廿七期  
十月一日出版  
特價十二月底止

# 詞 範

楊易霖選  
三角五分

據為楊雨蒼先生精研詞律，擅長倚聲，吟餘之暇，輯詞範兩卷。凡所甄錄，調既合律，辭又工美。而所選諸詞，一以典雅平易為準，過於僻澀之詞，或流於庸濫之作，概不入錄。手此一編，于詞之欣賞與創作，可思過半矣，固不僅資調誦而已。

# 宋元明思想史綱

譚丕模著 三角

本書以嚴正的科學方法，把宋元明時代思想產生之必然性和階級性，有一個正確的把握。李達先生序言上稱譽說：「本書從嚴正的科年立場，就宋元明時代漫無條理的思想範疇及流派，重新作科學的劃分，理出一個整然的體系。」凡欲明瞭宋元明思想一真面目者不可不讀。

# 中國歷代年號索引

汪宏聲編 三角

國史向以君主紀元。恆苦記憶為難，今通用民國紀元。逆推或公曆紀元，然舊史未加補註，讀者仍感檢查無從。本書即為補救上述困難而作。所含年號上起漢武帝建元，下迄清末帝宣統。一統偏安及異族列國，凡建有年號者已包略殆盡。書分兩編，上編從年號查君主及年代，下編從朝代君主查年號。極為切用。

## 下列各書尚售特價

- 第廿四期 特價十月十五止
- 蜀道 著角譯分著分 黃六炳尤三高三四
  - 一個日本人的中國觀 青島開年叢書 伊董純才著
  - 人和山 五角半
  - 黑白 二角半
  - 幾點鐘 二角半
- 第廿五期 特價十月底止
- 魯彥短篇小說集 著元譯角注分 魯一孫兩孟五
  - 母 高爾基名著
  - 英文時論選注
- 第廿六期 特價十一月止

特價十一月十五止

九月十六日出版



# 英文時論選注

孟厚子選注

本書係選集國內各大報紙的英文時事評論，加以中文注釋而成。各篇文字流利，觀點正確，議論公正。讀者於學習文章範式外，更可獲得思想上之啓發。原稿曾由編者在河南安陽高中用作補充讀物，收效極大。實為高中英文科的良好補充教本。

## 魯彥短篇小說集

魯彥著 一元

本集內含短篇小說二十八篇，把「雀鼠集」以前的作品都收入了。茅盾先生說：「在描寫手腕方面，自然和樸素，是作者的卓特的面目。我們讀這些故事，就好像傾聽民間故事，好像牠們從老嫗嘴裏吐瀉出來的一樣自然而樸素，同時又在深深抓住我們的心靈。」書前有「我的創作經驗」一篇，足以幫助讀者了解。

## 母

高爾基著 孫光瑞譯

兩册 五角

本書寫一個已經到了中年且被貧困苦難虐待到了幾乎麻木的農婦，在革命的主義下復活了，成爲勞工運動的急先鋒，社會主義的女戰士了。譯者根據英日兩譯譯出，復經精通原文者校正，忠實異常。

### 下列各書尙售特價

- 第廿三期 特價九月底止
- 朗誦法 黃仲蘇 四角
- 英語每月日記 譚瀾鳳 四角
- 英語每月會話 袁克行 四角
- 第廿四期 特價十月十五止
- 蜀道 黃炎培 六角
- 一個日本人的中國觀 尤炳圻 三角半
- 開明青年叢書 細菌與人 高士其 四角半
- 第廿五期 特價十月底止
- 開明人和山 董純才 五角半
- 青年黑白 董純才 二角半
- 叢書幾點鐘 董純才 二角半

種三書叢年青明開



版出日一月九

止底月十期價特

下列各書尙售特價

第廿二期 特價九月十五止

文心雕龍注	范元六著	三元	張沛霖注	二元
明小農夫	開年文叢刊	張沛霖注	二元	
野高荳		張沛霖注	二元	

第廿三期 特價九月底止

朗誦法	黃仲蘇著	四元
英語每月日記	譚鳳行著	四元
英語每月會話	袁克行著	四元

第廿四期 特價十月十五止

蜀道	黃炎培著	六元
一個日本人的中國觀	尤炳圻譯	三元五角
細菌與人	高士其著	四角五分

人和山

伊林著

董純才譯 五角五分

這是一篇人類征服自然的現實故事。高爾基說：「它是一篇敘述現代實際情況的散文詩。」在這篇詠史詩里講到改造沙漠、創造新植物、製造活地圖、駕駛河流、以及改變天氣的試驗等等。這本書更啓示我們，人類若傾注全力來跟自然鬥爭，以求人類的幸福，勝利總是屬於人類的。

黑白

伊林著

董純才譯 二角五分

這是文字的進化史。憑了作者的特殊才能，「把複雜奧妙的事物，簡單明白地講出來。」筆調活潑淺顯，故事美麗動人。從結繩記事，講到圖畫，講到象形文字，講到現代的文字。從石頭書，講到帶書，講到皮書，講到紙、印刷、筆的發明。不但少年人讀來有益，成年人也注意他的正確的道理。

幾點鐘

伊林著

董純才譯 二角五分

人類想法測量時間，是用了很久的。心血的。從前用太陽、蠟燭、晷、油燈、水鐘、沙鐘、乳鐘等測量時刻，後來發明了有錘的時鐘，最後才進化到現代的鐘錶。這個發明測量時刻的工具的過程，確是一篇最動人的故事。再經蘇聯青年作家伊林，用他優秀的文筆寫出來，更是錦上添花了。



八月十六日出版  
特價十月十五止

# 蜀道

黃炎培著 六角

蜀道難行，今非昔比，究竟怎樣？蜀中山川、天產、人物、風俗怎樣？蜀中紛擾多年，外省人幾視爲神祕之國，究竟治亂之機在那裏？今後致治之道在那裏？作者以深切的觀察，輕快的筆調，解答了這些問題。內容：一、蜀遊概念；二、蜀遊百日記（附詩五十首）；三、留告四川青年同學書；四、改造新四川管見；五、蜀遊百絕句（著者親筆影印）。

## 一個日本的人中的國觀

內山完造 著 尤炳圻 譯 三角五分

著者內山書店主人，住上海二十餘年。從平日的我們所不注意的各方面來剖視評論我國的國民性。其見解之銳利、深刻、幽默，在日本人研究中國書中實不多見。卷首有魯迅先生長序。

開明青年叢書 **細菌與人** 高士其著 四角五分  
本書是二十九篇科學小品的結集。談的都是些生物界細微瑣屑的故事，說明人的生活，細菌的生活，人與細菌鬭爭的情形。文筆明白淺顯，活潑多趣，絕無讀科學書時那種枯澀之病。

### 下列各書尙舊特價

- 第廿一期 特價八月底止  
文藝心理學 朱光潛著 一元
- 大文 夫 范文瀾著 四角
- 工用鋸拉奏法 高治平著 一角
- 第廿二期 特價九月十五止  
文心雕龍注 范文瀾著 三元六角
- 開明少年 小農夫 張沛霖注 二角
- 英文叢刊 野蒿荳 張沛霖注 二角
- 第廿三期 特價九月底止  
朗誦法 黃仲蘇著 四角
- 英語每月日記 譚湘鳳著 四角
- 英語每月會話 袁克行著 四角

# 目次

## 文藝短談

文學的反抗性	穎燦	一
作品的主题與題材	穎燦	二
談文體美	須養才	五
讀書雜記	葉金培	六

## 小說

一位東北人	戊君	一
輟學	非聰	三
興奮	耕垸	五
血色的月亮	胡蓉	九
猛火	鴻雪	二四
紫薇	張懷素	三〇

老李	光華
胖子	彭榮滋
記余壁	白雨
瘋人	春默
何滿子	王傳本
體驗	家桂
白洋河畔	王桐勳
半天的工作	閻英
一週年	遠近
一段藥鋪生活	鄭友松

生活錄

我研究無線電的經過	英人
南苑修綫記	遠千里
十七自述	佳軍

隨筆



修路	小農	一
待車	柳青	四
馬纓樹	夢芬	七
蝌蚪的劫運	季素	九
夏蟬	龍傑吾	二二
祖母的臥室	卜明	二四
亡叔	曉霧	二七
回家	余惠明	二〇
還鄉日記	端之	二四
慈母心	鄧述高	三三
仲夏之游	何國樑	三六
銀魚潭之夜	梅絮	四〇
北平之秋	彬如	四四

遊記·地方印象記

幽燕行	鏞銛	一
北遊寄××	紫紋	八

娘子關漫憶..... 薛期吾 一四

南湖的七夕..... 熹微 一九

讀書錄

城下集..... 成一 一

讀「給弟弟們的信」的札記..... 若飛 三

讀葉紫的「豐收」..... 茱子 九

「羊」..... 張帆 一三

詩歌

放工..... 張文麟 一

失業者..... 張文麟 二

劫後..... 張文麟 二

送行曲..... 張文麟 二

上工..... 遠近 三

瓜..... 葉奮放 三

一個曉行的人..... 諸古力 四

飛機聲中.....	侯德修	四
賣報者.....	布德	五
晨曦.....	曾熙	六
黃昏.....	徐森元	六
洋燭炬.....	李影	七
對月.....	遠千里	八
故鄉.....	克之	八
孤雁.....	謝開模	九
湘湖夜泛.....	鄭善林	一〇
希望.....	王菁野	一〇
戲劇		
會議室.....	王巴芒	一

# 關於魯迅及其著作

臺靜農編 四角

魯迅是中國文壇的先進，現在的新文學作家中，因了他的提攜或受了他的影響而成名的，很不少。本書有他的自敘傳略及訪問記、印象記，一般人士對於他的著作的觀察、感想和批評。要想知道魯迅的為人及預備讀他的著作的，請先讀本書。

# 茅盾評傳

伏志英編 六角

茅盾先生是一個富有時代性的作家，他技巧的純熟，觀察的深刻，確能捉住一個時代的核心。本書把關於批評他的作品的，以及批評他的理論的文字，都收集在內。篇末附有他自己答辯式的文字，兩相對照，可增加讀者的瞭解。

# 郭沫若評傳

李霖編 五角

郭沫若先生的一貫精神，是反抗。他永遠站在時代的前面，永遠不屈不撓的與困苦奮鬥。他這種向上的精神，正可為一般青年們的模範。編者李霖先生不存一點主觀的搜集十年來批評他長短褒貶的文字，彙成此書，以餉關心郭氏的讀者。

# 郁達夫評傳

素雅編 三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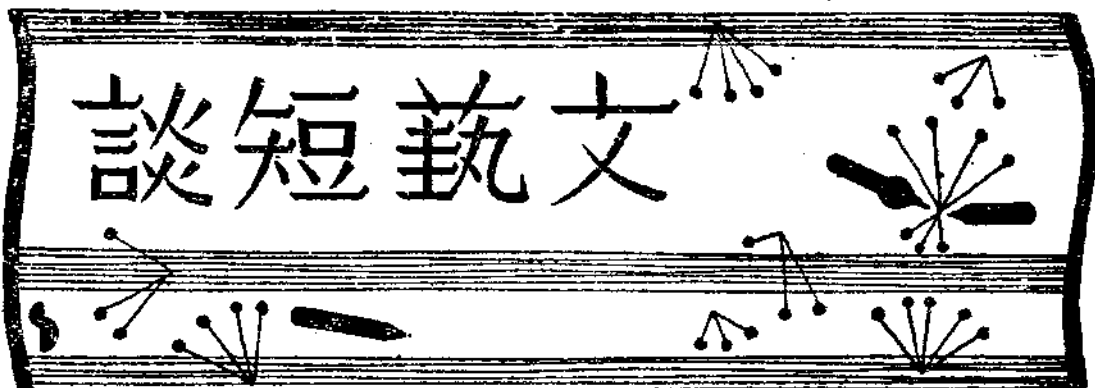
創造社三傑之一，郁達夫先生，最能坦白地把自自己一切風流豔史與窮愁潦倒的生活，活現在紙上。他的第一部小說沉淪，至今還能被一般青年所傳誦。本書搜羅現代文人對於郁先生作品的批評文字共十七篇，無論褒揚貶抑，皆收集在內。

# 張資平評傳

史秉慧編 三角

張資平先生寫戀愛小說的技巧，是值得我們敬佩的。他的作品頗能抓住一般少男少女們的心。本書所收集的關於他的批評，雖然大半都是對他不滿，或竟有攻擊到他個人行動的，但我們未始不可以藉此對他獲得相當的瞭解。

開明書店 印行



## 文學的反抗性

北平大同中學 穎 燦

英國的劇作家魯賓斯泰因在他的諷刺劇迭更司的碰壁裏，活生生地表現着一種普遍的現象。

當狄更司將他最得意的傑作塊肉餘生述請求出版時，有一天，出版家的律師請他去談話，告訴他：「你當然已經知道，對於誹謗罪的控案，即使證明了你簡直不會聽到過這位據說是所誹謗的人，也保護不了你……在這判決能夠廢止之前，作者和出版家難免有因了湊巧相合而受禍的可能。」等到打聽出塊肉餘生述是狄更司的自傳時，律師更其為難地嘟囔了：「這正是我所怕的哩。你知道，『相似』是第一個要點，可以作為誹謗罪上訴的根據……」結果，甚至請求迭更司把作品內的描寫改動一下，弄得迭更司忿怒到了極點，絕望地叫了起來：「天呀！這真不能忍受！我的頭昏了（他立起了）……我可以答應你一件事，密司脫哈立巴特（律師）萬一我再寫別的小說——這在現在是很成問題的——我要大大地說一說這在今天早晨向我揭開了的黑幕。假如法律拒絕作家有發表自由的權利，那麼，這法律就必須打倒。我決意馬上去做一種運動去。（他重行坐下）現在，我們再來商量一下，密司脫哈立巴特……」

我們讀了上面這個故事，一定會希望了解迭更司的爲人和塊肉餘生述是說些什麼。

迭更司是十九世紀英國的浪漫派作家。我想，諸位讀者大概都讀過塊肉餘生述這部名著。他雖然浪漫地使男主角達維特成爲文壇的大家，女主角愛密麗在澳洲也稱心如意；但他更其逼真地將當時英國社會的醜惡現實，和下層社會的非人的生活，大膽地刻劃出來，暴露出來——這也就成了使它出版發生困難的主因。

迭更司是在窮困中長大的，他再也不能忘卻生活的折磨。必然的，當他具有文學的才能時，會把親身體驗到的事物反映到作品上——這是一個最合理的創作要求。但是，當時的「法律」不能允許這個，非要他「改動」一下不可，使他嘔血似的叫出：「假如法律拒絕作家有發表自由的權利，那麼，這法律就必須打倒。我決意馬上去做一種運動去。」

到了二十世紀的現代，科學是進步了，社會也比較「開明」了；但對於作家的要求呢？卻是更加苛刻了！凡是從事寫作的人（出賣靈魂者除外）都和迭更司抱同感的。

因了法律的不許可，而需要「改動」一下，是最能損滅作者作品的真實性的。所以我們可以這樣推斷：爲「法律」上所嘉獎的作品，都多多少少地歪曲了現實；甚至於成爲「吧兒」式的御用物。從這裏，我們不難了解：過去偉大的真正的文學者，爲什麼都有反抗當時社會的思想。

## 作品的主题與題材

北平大同中學 穎 燦

作家寫一部文學作品，先有一種表現某種意識或事實的要求，然後選擇能夠跟這種要求配合

起來的現實，真實地，生動地運用文學的手法重現在紙上，給讀者一個正確的深刻的印象。所謂因了「靈感」的衝動，不過是自欺欺人的話。

作品裏，具有兩種要素：主題與題材。題材是一種實體，只要讀者讀到作品的某一部分，就不難知道用的是那一方面的題材。譬如說，作品裏寫的是農村裏的形形色色，我們就可以斷定，它一定是用農村為題材的。而主題則不然，它是一個抽象的觀念，說得完整一點，即是作品的開頭到煞尾，作者所要表現的總的觀念叫做主題。題材的類似，絕對不是主題的相同。譬如，用農村為題材的，可以寫成經濟恐慌中農村破產的暴露文學，也可以作成幽美穆靜的農家樂的歌頌文學；這都是由作者的觀點和視野來決定。

當文學的創作方法剛被介紹過來的時候，前進的作家們都煞費苦心實踐了。但是，所產生的作品，只是公式化了的「革命文學」。這裏，有的是滿口成語或術語的農夫和工人，更會溫文爾雅地進行戀愛，末了，雙雙地投進了革命的漩渦。當時的文學作品，都有一種空泛地把握「主題」的傾向，把「戀愛」與「革命」當作不可分的「文學公式」，革命成了必需的「尾巴」。所以這樣的原因，不外乎寫作者不能真正地理解主題，不能用現實的形象表現，只是幼稚地加以說明而已。這又關聯到作家的生活了，「沒有豐富的生活經驗，是不能創作充實的文學作品的。」有一些生長在都市裏的作家，根本不明瞭農村裏的一星半點，而要描寫農村的現實，它的結局是很顯然的：不但不能真實地反映了農村，連主題的空泛地把握都不可能。

曾經提到，由於作家的觀點和視野的不同，能改變作品的主题。例如戰爭，在表面上是一種破壞

的、殘酷的行為；但是，黷武的侵略者把它當作奪取比麵包更重要的「光榮」底手段，而被侵略者則認為它是保衛國土的手段。誰也能判斷：前者是最卑劣的掠奪戰爭，後者是英勇的自衛戰爭。

在雷馬克的「西線無戰事」或是德萊塞的「一九〇二年級」裏，展開着很多戰爭的殺戮的場面；作者在士兵的言語和姿態裏，更是申訴着戰爭的罪惡。它給讀者影響，也就祇限於暴露戰爭的罪惡一方面，因為作者僅僅體會到戰爭的不道德，使社會陷入困苦的狀態，而不知道戰爭是怎樣產生的。這是一種描寫戰爭的類型。

另外一種，作者不但暴露戰爭的罪惡，並且把產生戰爭的社會原因也指示出來。例如鐵霍諾夫的「戰爭」把少數資本家、野心家的製造戰爭，下賤的科學家怎樣鉤心鬥角地利用毒瓦斯來殺害敵軍，以及民衆的覺悟、反抗，都很清晰地表現出來。茅盾的「子夜」也是顯明地指示給我們：過去中國綿互不斷的內戰，固然由於軍閥的割據野心，但是背後，還是有侵略者的買辦商人從中作祟！

所以，同樣把握住戰爭的題材，可以表現成不同主題的作品。

記得在那一本雜誌上見到一篇小說，題目是「置產破產」描寫一個農村的老婦人辛辛苦苦地檢了一年糞，積起來的幾十元錢糞價，被一個不正經的鄰婦騙去了，於是宣告「破產」。這不能算是農村現實的反映，祇是一個笑話而已。且不管窮困的人們是不是有「置產」的可能，但他們的「破產」絕對不是那樣簡單，荒唐！自有更基本的社會原因存在。假如農村的題材用這一類手法去描寫，便是有意無意地蒙蔽了現實，歪曲了現實。所以，以農村為題材的作品，不一定能真正地反映了農村。以上的敘述，知道題材可以決定主題，主題可以影響題材的正確和真實性。



## 談文體美

無錫胡氏中學 須養才

周作人先生曾在燕知草跋中談及新文體的一段話：「我也看見有些純粹口語體的文章，在受着新式中等教育的學生手裏寫得很是細膩流麗，覺得有造成新文體的可能。」又說：「……那種散文上，我想必須有澀味和簡單味，這纔耐讀……」他的具體辦法是：「以口語爲基礎，再加上歐化語，古文方言等分子，雜揉調和，適宜地或吝嗇地安排起來，有知識與趣味的兩重的統制，纔可以造出有雅致的俗語文來。」這種見解很可以作我們改造新文體的方向。但從本質上講來，文體美質的條件，應有三方面。第一是理知的要素，第二是關於情感的要素，第三是關於意趣上的要素。這三大條件就是我們要分說的（一）明晰（二）遒勁（三）流暢。

（一）明晰 要讀者得到正確的意象，必須要使讀者看了不起晦澀之感，這就是明晰，怎能做到明晰的地步呢？第一要精到，第二要顯達。精到就是文體上表現的思想和作者自己心裏的思想，毫無異致的意思。白居易的詩，婦孺都懂；托爾斯泰的小說，村嫗悉解，這都因爲兩老的作品，都是明晰顯達的緣故。一篇文章使人讀了瞭然其文字內在的涵義，這樣已算好文章，不過這樣所當注意的是顯達並不是粗直，顯達並不是平鋪直敘，有關於「幽默」，「餘韻」並不就是「晦澀」。一樣的分別，我們知道「顯達的」是上品，「幽默的」，「餘韻的」是上品，「晦澀的」是劣質，「平鋪直敘的」同樣也是劣質。

（二）遒勁 僅僅使人懂，還不能算有力的文章。也還應該逼進一步，使文字能夠「栩栩動人」。

能夠「咄咄逼人」，抓住讀者的心靈，使他不能不看，不忍不看，不得不感動，不能不接受作者的思想，透進心靈的深處，這樣纔算有力。這種美質纔叫「遒勁」。要文章遒勁，一定要從兩方面用力：第一是思想方面，第二是詞句方面。思想是文字的精髓，文章要有生氣，有生命，能感人，能動人，非注意思想方面的健全不可。這方面應該留神的是深刻新穎兩件事，這是強勁的一個有力的方法。詞句方面要使人有深切的印象，應該注意選擇和配置。選擇者，乃用簡明語，具體的寫法，切當的譬喻。配置方面，在精警的地位，應該特別的看重表現的方式。大概着重點之支配，必在足以惹起讀者注意的地位。

(三) 流暢 流暢是一種「審美的美質」。流暢的文章，不論是歡樂的，悲哀的，讀之總令人無限的快感。如果談到如何流暢？那是應該在兩方面用力：一，語調的自然；二，聲調的和諧。語句有它天然的語氣，假如有意做成不爽口的語句，讀者就因佞屈聲牙而致引起不快之感。故應注意其自然的發展。聲調方面，字音複雜異常，有的流利輕快，有的宏壯雄偉，有的沉重抑鬱，須善於引用，纔能得到和諧的聲調。

## 讀書雜記

葉金培

不論作文做詩，用字最要謹慎，一不謹慎，作者的意思，就會被人認錯了；或者文章不美，沒有力。用字用到工巧處，常令我們見出，第一牠能恰好表述一種情境，第二牠能托出一種神情，使平凡境界，化爲神奇。現在且舉前者的例子，如：「細雨魚兒出，微風燕子斜。」出「斜」雖是平常的字，但在

這裏牠們恰好表出「魚」「燕」當時的一種真實情境，因為細雨到水面就成了浮泡，魚常上浮吸之，假如是大雨，就不能出頭了。燕子身體輕弱，風猛了，就當不住，只有小風，才能翩翩的斜飛過。所以「出」「斜」二字，可以說是真實情境下的極適當的字樣。詩人真算體物入微了。再如：「四更山吐月，「缺月掛疏桐，」原來境界，本很平凡，經過「吐」「掛」二字一點染，神情活現，神奇極了！

相傳從前有人偶得一部杜集舊本，字跡多半蛀蝕，送蔡都尉一詩，有句「身輕一鳥□」，下面脫去一字，後同數友各用一字補之，有的說補「疾」字，有的說「落」字，有的說「起」字，「下」字，以後得了一個善本，乃是「身輕一鳥過」，這「過」字就穩健多了。賈島得到「僧敲月下門」的句子，想把「敲」字換「推」字，因決不下來，便伸手做推敲的姿勢。佛羅貝爾教他的學生莫泊桑說：「我們要表現的東西，只有唯一的字，可以表現牠。說明那動作，只有唯一的動詞；限制那性質，只有唯一的形容詞。」這說用字極中肯，後來聖斯柏雷 (Saintsbury) 稱他這話為「一字說」 (Single-Word theory)。古今中外有名的詩人，常有為了一個字，沉吟幾天不肯下筆的事，為的是要想到一個最恰當的字。

## 二

王國維先生論詞，有所謂「隔」和「不隔」等語，我看模倣就是隔，創造就是不隔。這時代這地方的人，不表現這時代這地方的人的情趣，而特意摹仿古人和異地人的文學，這不就是所謂隔了時代和地方了嗎？寫到這裏，我想起聞一多先生的話，他說不是留學生，不能領略外國詩的好處，因為詩是人的情趣和生活的反照，我們不到外國，怎能知道他們的生活習慣，玩味他們的詩趣呢？由此看來，

我們既不能領略牠們的好處，當然更不能談模倣了。

三

好的寫景詩文，所寫的對象，如同親見一樣。柳宗元所說的「鏗鏘炳燿，盪人耳目。」正是說這等文學的好處。作者對景摹繪時所用的種種技巧，我不會談，現在只將我素所愛好的文學裏所寫的幾種景象說一說。

第一，孤另的景象。

我喜歡玩賞孤另的景象，好像牠們能給與人們一種幽邈難言的美感。從前我居在北平，雨霽的時候，常遠望廣漠遼闊的西山，偶爾生出一縷青煙，直上晴空，心裏就有幾分喜悅。又如我們誰不愛清靜，誰不厭嘈雜，所以如：「微雲淡河漢，」松際露微月，「萬綠叢中紅一點，動人春色不須多。」天蒼蒼，野茫茫，風吹草低見牛羊。」這些靜景中稍寓動景的描寫，是最能感動人的。

第二，渾和的景象。

我也愛好文學裏的衆物象共現出來的渾和氣象，王昌齡的「高臥南齋時，開帷月初吐，清輝澹水木，演漾在窗戶。」是描寫月夜渾和氣象最好的例子。月亮的清光，射在「水」木「窗」戶」上，大地全體就染成一種清麗色調，處處有「雨洗娟娟靜，風吹細細香」的郁郁芊芊之氣，這樣月景的統一美，何可多得呢。自然界裏，「月」「雪」「雨」「霧」「煙」春來的淑氣，一和「蒼然的秋色」都是天工造成的一層輕紗，蒙罩在景物上，景物間就有混和統一的美象，現出了全體的活躍氣勢。只舉兩例來看，如：「煙籠寒水月籠沙，」數峯清苦，商略黃昏雨。」煙籠了水，月罩了沙；煙、月、沙、水就渾成一體了。又

傍晚時候，遠峯三五成羣，站在雨裏，一股蒼茫淒楚的氣色，混然充塞在天地。我們欣賞這等景象時，心中也自有一種調和、圓融的美感。

### 第三，動態和靜態。

我又愛文學中動態靜態的描寫。寫動態的例子，如：「浴鳥含藻戲，驚鷺帶鳥飛。」鏡好鸞空舞，簾疎燕誤飛。」寫靜態的例子，如：「竹裏柴扉掩，庭前鳥雀行。」樹搖幽鳥夢，坐久落花多。」大凡中國詩人寫靜態多於動態，常在極平常蕭散的境界裏，見出寧靜超詣的禪味。文學中又常有化靜為動的例子，這就是說，在靜態裏見出動的神味來。如：「玉釵頭上風，」千山萬壑赴荆門，「寂寞梧桐深院鎖清秋。」上面「風」「赴」「鎖」三字，是點睛筆，傳出動的神氣。「赴」字尤妙，山的迤邐，本容易令人想像出有奔動的姿勢。「連山若波濤，奔湊似朝東」二句詩，也是用這種看法。

以上說我平日所愛好的文學裏所寫的幾項景象，我常用牠們和自然實景相印證，自然生出許多快慰。

### 四

這裏我用自己的粗淺經驗，來說我所愛好的兩種文學。

第一，我們發現有些文學裏，所記敘的古人心態，和我們相印契，讀了，就歡喜的了不得。這種道理，因為各人的心，都有個微妙的所在，只要搔着癢處，這微妙的心的門檻，便被打開了。這就是俗語所說的「開心」吧？我自己是常常從文學裏領略到這點得未曾有的快慰。譬如我常看見蜘蛛網上，有落花的一片，私下就幻想：「這是蜘蛛留春的方法呀！」現在讀到高觀國的「簷外蛛絲網落花，也要留

春住。」知道我要說的話，古人已先說出，我真是「歡喜欲狂」了。又我從前在外方作客，每當風晨雨夕，常酷念家鄉，盼望家信；一面又不望有信來，怕有什麼惡消息使我煩惱，念到杜甫的「反畏消息來，寸心亦何有。」就覺得古人興感之由，如合一契。這次回來，明明知道家鄉年來有兵燹的災，而在途中，遇見家鄉人，偏不願把話頭引在談刀兵後的創傷情形，想及李頻的「近鄉情更怯，不敢問來人。」實獲我心。

上面那一類文學的好處，是親切而家常，能和牠同情同感，好像遊舊園，對故人。還有一類文學，似和前者相反，牠專記敘我們所沒有見到的事情，讀之，好比是旅行，遇見新的事物，就有新的喜悅。陶潛的「桃花源」是我們從沒有遊過的美土，那裏有曠然的平陸，千家的花竹，月明松下的靜房櫺……件件教我們驚喜了。文藝世界裏，盡像這樣神奇。臘瑟散士(Narceus)偏要整天在水邊看自己的漂亮面影，終於墮水裏死了，成爲水仙花。紅樓夢裏的進大觀園時大驚小怪的劉老老，和王爾德童話裏的星孩兒，從前昂着頭不認乞丐的母親，後來卻用眼淚洗濯母親的腳了……諸如此類的物境和人情，都不是我們這個世界裏所有的。文藝世界和現實世界中間，原來是劃着這麼一大鴻溝。

我所以喜歡文學，就因爲上面所說的有些文學能令我們同感，有些能教我們發覺奇蹟，開展眼界。文學所給與人們的，當不在此，然而只這兩端，已足夠我們叫好，說文學是值得研究的了。

## 五

大凡詩文裏，用無限制性的詞句，不如用有限限制性的更有力量，給與人的印象更逼真。如「春風又綠江南岸」相傳王荊公起初擬用「到」「過」「入」「滿」等字，以爲都不恰當，才定寫爲「綠」字。

然而這「綠」字，就有限制性了。又如論語「風乎舞雩」這句是說在舞雩上納涼，用「風」字多麼明快具體，恰恰說出感受風涼的意思。再如我們通常與其說「同衆物爲伴」不如像蘇東坡這樣說：「侶魚蝦而友麋鹿」與其說「爲盛饌而食之」不如像論語這樣說：「殺雞爲黍而食之」。後者特標出具體印象，更覺得精采了。白居易的「綠蠹新醅酒，紅泥小火爐，晚來天欲雪，能飲一杯無」真是首好小詩，我尤愛上二句，就因爲他很親切的特向故人說出什麼酒，什麼爐來。只要是稍有文學眼識的人，讀這首詩，總該覺比聽那「我家裏有酒，我家裏有爐子，傍晚要下雪的時候，我們能共來喝酒嗎？」要感到有妙致。

文學是一種玄妙神祕的境界，寫作的技術，卻很難定出一定的規則來。我上面所說的用有限制性的詞句，不過是就某種適當的情形下的片面說法；其實有時要用有限制性的詞句，有時不必用，看當時文章裏的情形而定的。

## 文藝心理學 朱光潛著 一元

這是一部研究文藝理論的書籍。作者丟開一切哲學的成見，把文藝的創造和欣賞當作心理的事實去研究，從事實中歸納得許多可適用於文藝批評的原理。它的對象是文藝的創造和欣賞，它的觀點大致是心理學的，所以把它叫做「文藝心理學」。

陀思妥夫  
斯基  
兩大  
偉構

韋叢  
一譯

屠格涅夫著  
屠格涅夫小說集 趙孤懷譯 六角  
十五封信 黃維榮譯 二角五分  
戀 豐子愷譯 七角  
及愛與死 樊仲雲譯 五角  
畸零人日記

罪與罰

精本三元六角

平本二元五角

讀者的感動，非常偉大。其所以能成爲近代文學中有數的作家，原因在此。

日本本間久雄，在他所著的歐洲近代文藝思潮論中，稱本書和近代文學關係最大。他指出本書的好處：「貧民社會、下層社會的真相，和這些人們的活一般的描寫，以及作者對於他們的人道精神的顯露。在這一點，作者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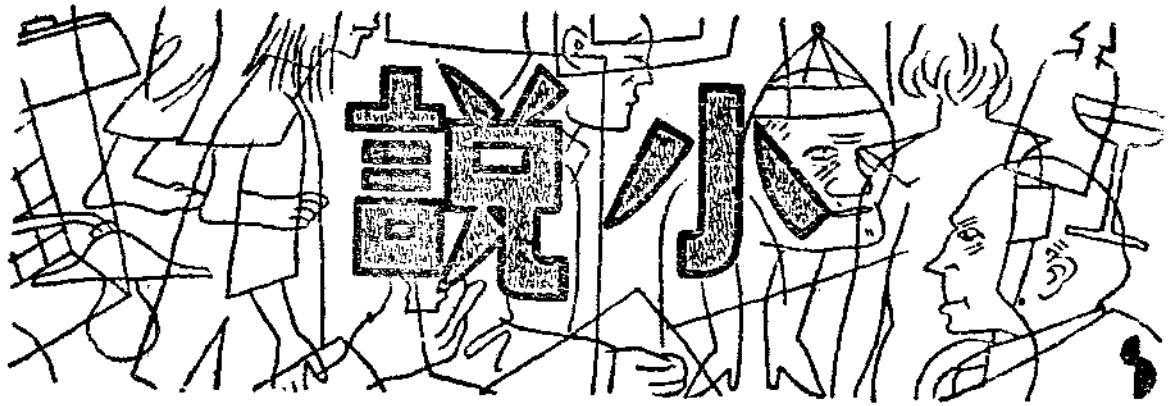
窮人

五角

本書是陀思妥夫斯基的第一部長篇小說，也是使他即刻成爲大家的作品。這作品捉住了他心中所實驗的事實，使讀者追尋着自己思想的徑路，從這種心的法則中，自然地顯示出倫理的觀念來。

開明書店印行





## 一位東北人

上海中國中學 戊 君

一脚踏進用麻袋布做成的工場大門，傳進耳朵裏的是一陣「軋軋」的機聲。

已是早上七八點鐘的時候了！淡淡的陽光，從玻璃築成的屋頂上斜射進來！照着柱梁間高高地掛着的皮帶盤，反映出爛爛燦燦的一片銀光，皮帶不息地來回旋轉，隨着這「旋轉」古怪的機械很靈敏地搖動他們的手足，拿一根根頭髮一樣的細紗，組織起來，製成一匹匹各色各樣的布。無數的女工們站在機械身旁，留意它們，侍奉它們。有時偶然斷了一根紗，這古怪的機械會很巧妙地自動停止動作，只剩下旋轉着的皮帶「貼貼貼」地打着皮帶盤作響。

司機的女工慌張起來了！使展她們熟練的手法，很迅速地把紗頭結好，扳開開關，這古怪的機械重又搖動它們的手足了。

這是一所「機織工場」，除了那佔全場大多數的女工外，也需要一些極少數的男工們，做修機掃地的工作。

這天下午，中飯後，我發現黑臉的鄉下人，拿着一把竹掃帚在低頭掃

地。

他那副老實的狀態，引起女工們對於這位陌生人的注意，有的正在對他暗笑。

這個黑臉的鄉下人低下頭，執着竹掃帚，只顧默默地掃地。有時，他也微微擡起頭來，向四周好奇地看了一下，這四周對他很有生疏！他像小孩子瞧西洋景一樣的好奇……古怪的機械旋轉着，他微笑了！忠實的臉上堆起不大多見的笑容。然而，不知怎樣？這微笑並沒有多久，像有什麼警告他似的，他重又低下頭去幹他的工作了。

後來據工程師告訴我，他的名字叫做高鳳山。是廠裏新進用的一個工人。

高鳳山每次做好了他的工作後，總好像失去了一件什麼東西似的，倒反而感到不安起來！他偶然在工場裏四處跑跑，立在走路的車弄堂間，看女工們忙着結紗頭……拆壞布……

「高鳳山！你這裏站不得。」我警告他：「當心那梭子要飛出來，碰到你的身上，可不是玩的，留意些！機械是不生眼睛的。」

他聽了我的話，退後幾步，用着我對工程師那樣恭敬的態度說：「是！」而且，禮貌還要週到些。我開始覺得這傢伙有趣味，在我服務過的工廠裏，從沒有遇到過這樣老實忠厚的工人。

高鳳山便在這樣的生活情形下，一天一天的過去。

有一次他照例在一部車身邊掃地，不知是他的不小心，抑是那管車的女工有意和他為難，他的掃帚，輾進布機的大齒牙裏去了。

他着了慌，空跳着腳！管車的女工縮着身子在暗地裏發笑。

「怎樣？」我過去，問高鳳山。

因為機聲很鬧，他只對我裝一裝手勢，從這手勢裏，使我明白是管車女工的惡作劇，並不是他的過失。

那女工見了我，已經停止她那勝利的暗笑，拉動着回轉盤，「格格」地作響，掃帚就很平安地出來！不過，已經軋得很扁了。

高鳳山還是那樣地着慌！而且，更加慌得利害！

「你到物料棧調一把吧！」我看他那一副樣子，覺得他是世上最可憐的人了！我朝着他搖搖頭：「你太老實！」

「何先生！我想：人總是老實些好，吃虧和便宜是差不多的。」他用着他那使人聽不大懂的北方語，和我交談起來。

「你是那裏的人？」我也學着北方話，聲音是那樣含糊。

「東北，在遼寧的一個縣份上。」

遼寧，這使我吃了一驚！我立刻想到在遼寧爲×國人打死的舅父，還有一個個猙獰可怕的拿着雪亮的刺刀的敵人。

想起舅父，禁不住滴下幾點眼淚，女工們似乎在注視着我們，我不好意思！忍住眼淚……

對着這一位老實人，我開始和他親熱，同情。於是，我重又接上去問：「你是什麼時候到上海的？」

「九一八還不是爲了××鬼子，我的爹和叔父都被他們殺死了！只剩下一個年老的母親，夫妻

倆，和一個不懂事的小孩。」他說到這裏，低下頭來，我知道他的心一定很難過。

「……我沉默着。」

「……」他也沉默着，至情的熱淚，突然由他的眼皮裏跌下來了！

我呆呆地望着那旋轉如飛的皮帶，心頭麻一般的亂，說不出一句安慰他的話。

二個人徘徊着，機聲還是「軋軋」地作響。

工程師進來了！我從悲哀的情景中醒來！振作一會精神，邁開大步，在工場內來回地指揮着女工們的工作，高鳳山也拿了那柄破掃帚到物料棧去調換了。

二

大約是他進廠後一月的事吧！過了上工時間已經好一刻工夫了，高鳳山還沒有來。地上堆滿了塵埃和亂紗，走起路來，老大的不方便。

「怎樣掃地的呢？」女工們咆哮起來。

「不要鬧！」我命令地對她們說：暫時，她們安靜下來！但嘴裏在喃喃地不知說些什麼，也許都在罵我。

過了半小時，高鳳山氣喘喘地跑來，顏色蒼白。

「何先生……何先生……我媽媽……病得……利害……你你……不知可否……給……給

我一張……免費……券……」

「有。」我立刻跑步到公事房，拉開抽斗，拿出××醫院的免費診券，撕了下來，題上名字……

「去快去！我拿給他。」

「謝謝！何先生。」他接了，頭也不回匆忙回去了。

一個驚惶失措的影子，很迅速地消失在我的眼前。

我回到工場，心裏着實不安寧！對這一位可憐的東北人，意外擾亂我內心的平靜，我記起那一個驚惶失措的影子，於是，又想象到一個破陋的家，一個白髮的老婦人，靜靜地躺着，微喘着氣，四周圍滿了人，兒子，媳婦，孫兒……他們都嚇得什麼似的，眼睜睜看着病者漸漸地停止了她的最後的呼吸。這是一個可怕的想象。

對這位流浪的東北人，引起我深切的同情和憐憫，爲了使我明瞭他的來歷，我就去找老牛。老牛還以爲有什麼要緊的事，一招就來，我們同在一隻長橈上坐下，我就問他高鳳山。

「那人嗎？」老牛很高興的樣子：「這傢伙是遼寧人。」

「我知道，你接下去說吧！」我催促着老牛：

「從前怎樣，我不知道！我和他遇見是在關北一條冷落的街道上，他們共有四個人：娘，夫妻倆，孩兒，看樣子是北方人。」

「我天天打從那邊走過，看到他們天天吃些薄粥，着了單衣，在日光下不住地發抖！引起我的好奇，我就和他們交談起來。」

「聽他們說：他們原是過得很好的人家，家裏有五十畝田，雇着一個長工。後來，××鬼子出兵啦，把他們的家毀了！黑夜裏逃出來，流浪到各省各市……何先生！你想××鬼子可恨不可恨？」

「可恨！」我握緊拳頭，咬緊牙關，憤憤的說：

「何先生，可不是我們的王經理還有良心去買××貨。」

我沒有話可說，老牛還是滔滔不絕地講下去：

「我們認識了！我被他們那一副淒慘的現象所感動了！就幫高鳳山發本錢，買豆腐干。」

「老牛你真是一個好人，」我拍拍老牛的肩膀，老牛肩一縮，扮一個鬼臉，「客氣！客氣！他們以後就住在我家，鳳山買豆腐干，也可賺到三毛錢一天，娘和老婆拾垃圾，直到最近我介紹高鳳山到這裏後，他們才搬出我的屋子，到後面一間草棚裏住下了，說是那邊有一個同鄉人……」

「嗚嗚！」放工的汽笛聲，猛獸似的怒吼了！我們的談話就此停止。

### 三

那是高鳳山母親病後第三日的事，高鳳山正忙着搬動機件，一個中年女人，匆匆地跑來，說是他的母親快斷氣了！

我已記不清那時候高鳳山的臉：一陣紅一陣青地變化起來！呆得連話也說不出，跟着中年女人就跑。

第二天，我問老牛，老牛說已經死了！死了！

高鳳山的母親的死，不用說是爲了窮……

使我奇怪的是高鳳山並無悲哀的表示，他很爽直的說：「死了！少了一個人吃飯，窮人的命，原不值什麼錢。」

我萬想不到高鳳山會說出這樣的話。然而當我暗暗地留心看他那浮腫的眼皮，卻明明掛着水晶似的眼淚……

宇宙間也許再沒有比這樣更悲哀的事了！

四

春去了！初夏帶來了晴朗的天日，和溫暖宜人的氣候。

我和高鳳山相處，已經快到半年了。

半年來，我知道他工作很勤奮，從來沒有偷過懶。

有時，我看他很好吃力地搬動機件，我就向他說：「息息吧！」

「不要緊！不要緊！」他恭恭敬敬地回答着，仍舊幹他的工作。

記不清是在第×次的廠務會議席上：我報告高鳳山工作的情形，並且表示我的意見：應該加他一點薪水。

工程師很領會的樣子，低一低頭……

到了月底，他意外地加了五分錢，每日的工資，是四角五分了。

這在高鳳山是一件值得欣慰的事，而其他的工人們，卻開始忌妒，因為他老實，就時常要侮辱和惡弄他。祇因為五分錢，他變成一個孤獨的人了。

高鳳山在這樣的環境下，過日子是很可憐的，世上沒有一個人同情他，孤另另地像活在無邊無際的沙漠中。

「有空，他只好和老牛談談，然而老牛又是那樣忙！」

「朋友！我和你談一件事。」有時，他這樣地向老工人們哀求，他的態度是那樣地溫和。

「……」沒有一個人不是對他一個白眼，或者和他惡意玩一場……

有一天，午飯後，氣候由六十度驟升到七十五度，黑色破大衣再不能穿在身上了！額角上也有些微汗。工場裏的人，都有些昏昏欲睡的樣子。

我踏進工場，有幾隻布機已經停止工作，多數女工們，離開了她們的職守，聚在一塊兒談笑打趣。老工人們的影子一個也見不到，只有高鳳山還是孤另另地立在工場的中間。

「何先生！我格車關了半個鐘頭了，機匠一個也找不到。」五六個人一齊圍牢我，幾乎是同聲地這樣對我說。

我望一望四周，連一個鬼影子都沒有，在平時本來是馬虎慣的，不過，總沒有今天這個樣子。

我就向高鳳山說：

「他們那裏去了？你去找來！」

不久，他們就一個個進來了！

事後，老工人中間都說這是高鳳山暗地裏報我的，高鳳山更進一層和他們疏遠了。

日子久了，我更熟悉高鳳山的一切。

他雖然加了工錢，仍舊不夠開銷家用。他天天祇咬幾個大餅，有幾次連大餅也沒有咬，他那發黑的臉，一天天黃瘦起來。



大約因為死了母親的緣故吧！在黑暗的世道上，更增加了他的寂寞。輪到夜班時，長夜漫漫，無事可做，高鳳山便對我講他的往事，這些往事，是多麼地淒慘！我重又看到了一個個血泊中的屍體。

五

「戊君！我們外面逛去。」

這是一個盛夏的傍晚，老王向我提議，我立刻贊成，拔起脚步就跑。

踏上那煤屑的大道，太陽已經向西沉下，到地平線上，黃金色的光輝，還可以隱約地在樹影間見得到。我們想起日間在工場時的苦況，覺得放工以後，真是最快樂不過的時間了。

傍晚的風，是那樣地清鬆溫和，地穿過我們的心扉，像吃冰淇淋一樣的舒服。

我們緩行着，緩行着！

走過了一條小弄，向那荒野的草舍走去。

「何先生！王先生！」

這聲音很耳熟，仔細一看，正是高鳳山。

「你住在這裏嗎？」我們還是那樣地緩行着，走向那排列得七上八下狗窩一樣的草舍去。

是在不大不小的一片空地上，鋪上破舊的草蓆，有着三四個小孩子，坐在破蓆上玩着石子。

男子們都赤着膊，女人也只著上很小的肚兜。

我們走到這裏，高鳳山很客氣地要我們坐坐，他邊說邊拿出二條短檯，一個身材適中，還不滿三十歲的女人，端上二碗茶來。

我們很謙遜地坐下，和高鳳山談了些碎屑的事，每一句話，他都是告訴我過不得活，和一些借債的故事。我聽得不耐煩起來！正想起身回去，高鳳山卻又苦苦地留住我。

「何先生再坐一刻，這地方見不得人，是不是？」他的女人匆匆地由草棚棚裏出來，這樣地叫住我們。

「笑話！笑話！」我只得重又坐下，回頭朝老王一笑，老王皺一下眉，顯出不樂意的樣子。夜色漸漸地陰沉起來了！

看樣子，他像有什麼要緊的話要對我們說似的，卻又喃喃地說不出口。他看看他的妻，又看看我們，不大高興的面孔，如受了什麼突如其來的打擊，低下頭，深深地在嘆着氣！

「高鳳山，你有什麼話要對我說？只顧說好了！」我懷疑地問：

「本來呢！」他裝出很鎮靜的樣子，「我不該糾纏你們，實在，我們過不下了！四角半一天，三個人吃些什麼呢？我們實在活不成！我想……我要求先生們給我想辦法，讓阿大的娘（他的妻）到廠裏去做工。」

「是這樣的事嗎？」我和老王都低一低頭：「好！有機會我們總給你想法，你放心！」

「那麼……我……我不知道要怎樣感激先生！」高鳳山像着了「航空獎券」一樣的高興，沉鬱的臉，頓時堆上笑容，聲音是帶着很利害的顫抖：

「不要緊！不要緊！」我們謙遜地回答，他的女人也和他一樣，滿口打着遼寧腔：「謝謝先生！」

舍，踏着淡淡的月影歸來。直等到對面那家染織工廠點上了燈火，田野間的青蛙「閣閣」地叫了起來！我們才離開了草

煤屑路上多了些兜風的閒人，「叮！叮！叮！」五六輛腳踏車，嗖的一聲從我們的身邊穿過。

## 六

從一件很小的事情上，我和八字鬚鬚的工程師發生口角，高鳳山的事，也就無形中止了。

八字鬚鬚的猙獰的面目太可怕了！我們在一天十二小時的工作下，厭得透不出氣來！正是魯迅先生所說我沒有忘記翅子的振動，幾次想鼓足勇氣，跳出這「狹的籠」。

在一個偶然的機會到來時，我就離開了A廠那座古老的建築物，進上海的一家私立中學，繼續我的學業了。

正當我進校的前一天，聽說高鳳山把兒子，賣給一家中產人家做養子，代價是二十塊錢。

## 七

不久，我就聽到A廠裁員的消息！這突如其來的變化，我並不奇怪！A廠的經理先生，是交易所的經紀人，很早就有蝕本二十萬的傳說，在不景氣的浪潮中，怎能叫空虛的A廠維持下去呢？

我已有二個多月不到A廠了！朋友們一定要擔憂這意外的打擊。我可以想象得到：他們是在怎樣的背景下，流入失業的一羣。

我又懷念起高鳳山來，萬一他也被廠方解雇呢？那不是連累他的妻嗎？

我寫信去問王，接連寄去五封，卻接不到半封的回信，也許王也早已被辭歇了。

夜深人靜，在廣闊的操場上，踏着淡淡的月影，聽着風吹動樹葉，發出蕭條的悲鳴！往事便像潮水一般湧上我的記憶。

一道煤屑的大道，矗立着一座古老的建築物，來回不息的皮帶拖着靈敏的機械，發出軋軋的機聲。

於是立刻又堆上一個被太陽曬得發黑的影子。

.....

## 輟學

貴州興義中學

非 聰

噹噹噹……鈴在起勁地搖着；鑽到每個學生的耳中的時候，他們都照例發出了一聲「上課了！」拿起了書向教室走去，他們在埋怨時間去的匆匆，不使他們多過一刻的自由生活。

他夾起了代數演草和教科書，走向他最歡喜的教室中去。進了禮堂的時候，他照例瞧瞧有沒有新的揭示。當他的目光投射到揭示處的時候，幾個人和一張堆滿着黑字的揭示，映入了他的眼中。這是新的揭示的，確，當他半小時以前走過這兒還不會看見啦。

「媽的！咱們的學費還待你來催哪？真沒有老子的屁相干。」兩個摩登的同學走了過去。不知怎的他的心接着那兩個同學的談話聲跳了起來。他鼓着勇氣把頭擡了起來，瞧着揭示：

「爲佈告事：照得本校學費，前曾屢次催繳，現尙有少數學生，無故耽延，實屬玩皮已極。現經校務會議決，通限三日繳清，如違，三日之後，定撤座位，決不寬容。此佈

月 日

每一個字都深深地映在他的腦裏，他在進教室的路上，咀咒着環境的可惡，咀咒着家中的父母；咀咒着學校的無情，咀咒着……

埋着頭，不知不覺的走進教室的門，他坐在椅子上，覺得屁股下微微有些動搖。

講臺上的教員在起勁地講着一個分解因數的公式。可是，一句也鑽不進他的耳裏。美麗的夢在他的腦中一幕一幕的開演着：

坐在表叔華麗的會客室的沙發上，飲着那已有好久不曾喝過的咖啡，啊！那滋味是那樣的可口！

「表叔！校中學費追的緊，家中的錢又沒有寄到……」

「不要緊的，這裏拿去繳好了。」表叔不等他說完，便邊說邊走進去，把鈔票拿了出來……

「倫！他驚了起來。要不先這樣大聲，也許他還已爲他表叔在叫他哪。」

「首項加次項的平方是不是等于首項平方加二乘首項乘次項加次項平方呢？」先生問了。

「是，先生！」他模糊地答着，不知道先生在問什麼——幸喜恰恰答得不錯。

他又坐了下來，只恨先生打破了他的好夢。腦中的幻想影片又開映了起來：

父親接到了催錢的信，就在哥哥剛從外埠寄來的兩百多元中，抽出了二十元，到郵局裏去買了

匯票。

啊！後天可以脫離了這束縛，不會再受那掛在揭示處的每一個字的嘲笑了。他夢想着，夢想着，微笑起來，幾乎大笑了。

他恨這三小時真長，唉！時間太爲難人了！

最末一時的下課鈴聲終於響了。他好似逃出了鬼門關，匆匆地跑向他的富翁表叔家去。

「表叔！校中學費催的緊，家中錢又沒寄……」當他坐在像他夢想中一樣的表叔家會客室裏的時候，他囁嚅地說出了這幾句話。

「哈哈！」他表叔發出了兩聲譁笑，繼續說：「你的運氣真不好，錢今天剛買了貨了，三兒的教科書還沒買啦。」

他知道失望了。他立刻告辭了出來。

回到齋舍中，立刻提起筆來寫信寄到家中去催

繳學費的限期到了，家中的信也是在這天的下午寄到，他滿懷着希望開了封口讀下去：

「倫兒知悉：家中近况，汝非不知。近數年來，既遭天災，復有兵燹，家中景况，日非一日。汝兄失業於異鄉，汝弟病臥於枕牀，汝母焦急萬分。近日債主臨門，逼收款項甚急，本欲早日付清，以免牽掛，奈家中毫無，只好忍氣吞聲。汝函中所索學費一項，實難籌措，汝在校中當另想別法。如無法可想，可早日回家，助吾子賦畝之間，家中或可望寬裕也。非吾有此負汝之心，實乃天不從人願也。」

父字

他的眼睛紅潤了起來，撲簌地落下了幾點失望的淚。

教室中的夢想成了泡影了。

他鼓着勇氣跑向校長室去，結果祇得到了失望。於是他背上行李，踏上回家的歸途。

五月三日寫在興中

## 興 奮

## 耕 埂

他含了滿眼泪水，呆立了一會，無奈地又是傷心地脫下了身上破舊的大衣，打開箱子，取出一件綿襖，披上身，就開了房門走出去。

嫂正在收拾碗碟，見了他，有意無意地問：「要去了嗎？」

「唔，」

「明天回來？」

「唔，」他也只是不經意地回答着，一脚就跨出了大門。

暮秋時節，天是蔚藍色的；太陽光是淡黃色的；田野間滿是紅的黃的樹；還有迎面的東風，真是一個美麗和暢的天氣呢。

「要不要同父親說一聲呢？」他一手紐着鈕扣，回轉頭來向門內望望，遲疑了片刻，隨又轉身走去。

一同他說了，也只回一聲淡淡的，漠不關心的「唔，」有什麼意思呢？——唉！父親本來是怪慈愛的父親啊！只這幾年，就給債主同一家的活口壓榨得全失了光采，待我們竟變得如此地淡漠了！他一面走，一面想，同時鈕扣已紐好了。

他自己呢：前兩三年也是個活潑潑的孩子啊，受了幾年沈悶的環境的薰陶，竟變了相：走起路來老是低着頭，做起事來總是沒精打采地，隨便什麼時候都是像在沈想着！

鈕扣紐好，停下步來拍拍前襟：「啊！又是一陣懊惱上來！這一塊是油迹，這一塊將要破了。還是輟了學那一年做的呢，四年了，卻還是箱子裏頂新的一件衣服。同時，他又不自禁地怨恨起父親來了：「三年不曾給我們新做過一身衣服，還……」

父親愁苦的臉容在他腦子裏一現：——做父親的不是……這底下怎講呢？——

是一場四年前的舊事，無事時常在他腦子裏盤旋着的：學校裏剛放了暑假，他回到家裏才住上不多幾天，滿心以為下學期仍可以照舊到學校裏去的，每天仍照在學校裏的樣子溫習着舊課，那天，父親不知有了什麼心事，在他的房門前來回地踱着步，好一息時光，才狐疑地踏進房門，滿面愁容，欲說又止地好一回，才吞吞吐吐地說：「壞！你下學期不能再到學校裏去了，——唉！做父親的不是……」底下可沒有再說下去，其實不說也就夠明白了！就這樣，又似是懊悔地轉身踏出房門。

要不是脚下走得有些吃力了，他還會繼續着幻想下去呢。

這一段山路，算起來也不很短，卻是在不知覺間，不多幾步就要登上山頂了。

他略一停步，摸出手巾來揩一揩額角等處的汗，想到翻過山頂，就是平坦的火車路了，心裏頓時輕鬆了不少。

一登上山頂，第一展開在眼底的，就是一片平坦的廣闊的田野；火車路從山底下向田野的那一邊蜿蜒過去。

火車路在平坦的田野裏，枕木兩頭的人行道造得特別地闊，一走上這路，他心裏頓時又換了一種情景。



在他眼裏隱約地顯現出幾頁信紙，字一個個有機體地排列着，一……：只要你肯努力，有心上進，路是走不盡的……」其中的這幾個字，尤其是烏黑得放出光輝來。

「……照我的意思，原先就不想叫你停學，但是父親說，他實在沒有能力再擔負下去了；繼母又從中阻撓，我那時自己也還靠父親供養，實在沒法，也只好忍着眼淚袖起手，那曉得一耽擱就把你耽擱下這四五年呢！」

「論父親，他雖有許多地方不能盡滿我們的意，但無論怎樣說，總是不可多得的父親！他犧牲了小康的家培植了我，又過着以借債維持生活的日子給你讀上這七八年！就這一點上，就不該錯怨他了！繼母本來是無知識的女人，同她從何說起！」

「你是好孩子，你天資高，肯用功，更兼志向遠大！假使你生在我前，你的造就定可比我深不少。你今年已經十九歲了，再要給你蹉跎下去，暮氣一來，你的翅膀雖大，要飛怕也不能高了，做哥哥的心地裏怎忍呢？」

「你去年的來信說：『鄉間借不到一本可讀的書，父親連零用的錢也不給我一個，也莫說買書了；看一份報要跑五里路，還準不定有無！要是長此下去，我還有什麼指望呢？』」看着這信，我當時真想立刻請了假跑回來同你抱頭痛哭！我何嘗不也替你這樣想呢！力與願違是天地間頂無可如何的事啊！

「我以前的脾氣你是知道的，我何嘗願意跑到這裏來呢？爲着你，我才在這裏幹這嘔氣的營生

啊。卻不料在這裏才混了一年多點功夫，我竟被環境同化了；我鯁直的性格是沒有了。臉皮厚了，鑽營的功夫學會了；我常在夜深人靜時替自己哀惜，一想到你，卻又轉而喜悅起來：憑着這些本領，我可以加薪了吧？可以給我那遠方的弟弟一點安慰了吧？

「果然，在今年六月間，我的薪水竟由二十餘元一加而至五十餘元。當時喜悅的情狀是難以言諭的。我本想立刻就寫信通知你，叫你就去應秋季招生的考試；但是有許多事情攔阻了我的筆頭，只得咬了牙齒，忍心地再耽擱你一個學期，頃這隱衷，不同你說你也許會明白的。」

「寄來三四本書，很重要的書，希望你在年前讀完牠；我相信，以你的能力在三四個月內讀三四本書是不難的。」

「希望你努力，做哥哥的跟不了你一生世呢！此後也許會發生什麼意外，不過，只要你自己肯努力，有心上進，路卻是走不盡的！」

「還有三十塊錢是給父親的，連書一併寄在城內王先生家，信就托王先生交便人帶回家裏，錢和書都要你自己去拿。」

「祝你不要計較一些細碎的不如意的事，一心一意地放開脚步往前走！」

「哥雄」

這封信，就是昨天才接着，他化費去一個晚上的工夫，在菜油燈下流着眼泪讀過一遍又一遍，這時候，只要一想到就能全背出來。

這時候，在他心頭浮漾着的全是過去的一些學校裏生活的一片一段，溫和地愉快地溶成一片！

突然，好似看見哥哥在困苦地工作着，卻露着滿眼希望的又是信任的眼光死釘住了他！

「哥哥爲什麼要這樣辛苦地爲我打算？他單只爲要我去過那溫和的愉快的日子嗎……？」

一聲汽笛，他驚覺地擡一擡頭，啊！人影已伸長不少了，已看得見那一疊疊的屋瓦，古舊的城牆，同那屹立在東嶽山尖的塔了！

避過隆隆的火車，再低下頭接着想下去：「以前我爲什麼儘要求哥哥給我到學校裏去呢……？」

「雖然，那一半在學校裏還未曾讀過的學科，憑着愚笨的腦力已經呆呆地記下來了；不過，沒有文憑，有沒有學校能夠收受呢？」

他漸覺不能自信起來，腦子裏的印象是模糊了，身子有些搖盪。但是，尙未臨頭的事，總存着僥倖的心思，他又想了，「也許有學校可以進去吧？」又轉一念頭「就是不進學校，在家裏難道不能做出點成績來嗎？」

「無論怎樣，總要不使哥哥失望！」突然，這樣一句話在他喉嚨裏一轉，幾乎說出口來，他自信地又是堅決地，還無意中拍一拍胸膛。

「爲父親，爲哥哥，爲我自己，還要爲像我一樣的人們；我必須努力，必須奮鬥……！」

他捏緊了兩個拳頭，高舉在空中，擡起頭來看到天空的白雲，在飛駛着，像是同他賽跑。

## 血色的月亮

江蘇南通女師

胡 蓉

「啊呀！紅月亮！快來瞧呀，你們！」自修課完了，少女們輕盈的脚步，剛跨到樓上，就聽到這尖銳

的呼聲。

接着一陣蟋索和騷動。

「在那裏呀！我看不見……哦，多紅！像一盞紅燈似的。」

「呵，在這裏了！東方的樹梢頂上，不是那紅得怪可愛的月亮嗎？」玫瑰和琪的私語。

「快樂極了！我還是第一次看到的呢，呵！第一次，第一次！可貴的奇觀哪！」英雀躍着，一種得未曾有的欣悅的微笑現在她的臉上。

「有什麼希奇，這是太陽反射過來的光。」陳發出一個科學家的懂事的，頗有些輕蔑衆人過分驚喜的樣子。

「我說這一定是個不祥的兆頭，說不定今年是荒年，也許更有些不可知的災禍降臨到我們身上。雖然，我倒喜歡這美麗的顏色呢！」文卻迷信起來了。

外面是太冷了，寒風尖利地攻擊姑娘們的嫩臉，於是捧着臉，不再留戀地溜回了寢室。

話匣子依然開着，英老是嚷着：「呵！第一次，第一次……」和着大家的嬉笑聲。

玫瑰悄悄地又從寢室裏走了出來，憑着欄，仰着頭，呆望着天空。天空是陰沈沈的，沒有一顆星星。她不禁打了一個寒噤。再東看，血紅的月亮在她眼裏發光。她的唇顫動了，她憶起了以往，以往歡樂中的月色……她冰冷的心溫暖了。

她看着紅色的月亮在向她微笑，她又看見紅色的月亮在向她埋怨……不知間，一顆酸涼的淚滴在她灼熱的頰上，她不禁感動的吟道：

「呵，血紅的月亮！

你出現在鐵青的天上，

天上，沒有一顆明星，

你獨放着美麗驚人的光芒！

天邊的晚霞沒有這般豔麗，

將落的夕陽沒有這般莊嚴！

你紅得這麼熱烈！

失戀的少女興奮了！

但幻滅添增伊的惆悵。

血紅的月亮，

躲開吧，躲開！

伊脆弱的心弦，將要破碎了！

爲了你太象徵了『愛』！

她的聲音是這樣的感傷，淒涼，使她自己也莫名其妙的，好像做了個悲劇中的主角。待她用手去

抹留在頰際的淚痕時，不禁恨恨的打了一下自己的頭：

「蠢東西，你還在夢想着過去嗎？你太沒志氣，你太不長進了！」她再看看月亮，月亮更紅得利害

「呵！血紅的月亮！

你出現在黑暗的東方！

東方，有的是惡魔的手掌，

走獸吃人的嘴巴！

你見否？

燕趙兒女英勇的抗拒，

壯志衝上了摩天嶺，

熱血沸騰了鴨綠江！

他們的屍首暴露在疆場！

你聽否？

到處是災民飢餓的呻吟！

鐵蹄下無告者掙扎的呼喊！

血紅的月亮！

消沉吧，消沉。

他們的肝膽將要崩裂了，

爲了你燃燒了他們的靈魂！

玫瑰麗吟到這裏，不禁想到文剛才那番帶有幾分迷信色彩的話來，她緊緊地蹙了眉，她熱情地望

了望周遭，四圍是黑森森的，像蒙上一層魅影，她想像在這魅影中埋藏着的千萬顆將墮的人心，今晚看了這血色的月亮，也許會掀起胸中潛伏的烈火吧！她不禁又興奮得微笑了。臉兒紅紅地發燒。

「是玫瑰嗎？怎麼一個人躲在這裏，外面這麼冷，也不怕凍壞了身體，你又在想什麼心思？」一個怪熟的聲音從她背後傳來，同時她的肩受了一個輕輕的撫按。玫瑰的意識醒覺過來，她握住了那隻撫按在她肩上的手。

「哦，琪姊！我是在想……」

「唉，玫瑰，不癡孩子，我知道你又在瞎想心事，你怎麼老是這麼癡！是一付嗔怪的臉色。」

「……：……：……：……」

「你應該知道這是個什麼時代，你應該趕快的覺醒，玫瑰，你該負起你應負的使命！」

「我感謝你琪，你的意思，那血紅的月亮早已啓示了我了。琪，老實的說，世間可以給與我們安慰的事太多了，我是不會如你所想的那麼癡，我要努力地磨練自己，創造自己，我要捉得了整千萬人的熱情，像這血紅的月亮一樣！」

「是的，這樣的感情才是挺可寶貴的！」琪笑了，她滿意地握緊了玫瑰的手，玫瑰堅定地站得直直的！

寒風依然尖銳地吹着，吹動着她們的衣裳，她們忘了一切的痛苦，默然仰望着天空，紅色的月亮兒漸漸的上昇了。

# 猛火

香港西南中學

鴻

雪

前面走過來一個人，肩膀上托着十多條鐵，手塗滿了鐵銹和油污；衣服破得非常利害，同樣塗滿了鐵銹和油污；腳上穿着一雙舊的帆布鞋。但他走路的姿勢倒很雄壯，他的面上充滿了熱，充滿了神祕，看不透他底蘊藏這個面貌我是熟識的，然而匆忙間記不起他底名字。我注意着他，我開始慢慢地思索。

「呀！我忽然這樣大聲的叫了，似乎得到了珍貴的寶貝一般欣慰。我奔到他的面前。」

「呵！是你羣。」他站住了，說話淡淡地，毫不起勁，令我底熱心冷了一半。

「你現在幹甚麼？」我想問個明白。

「機器廠學徒。」他說得非常驕傲，我全身都震了一震。

「分離的一天，你不是堅決地說你一定升學嗎？」我對於他從前的說話，和現在的事實相對照，有點模糊了。

「沒有你這樣的福！」他的說話更加清淡和神祕，陰沈的面上飄過一陣笑容。他的笑好似刀刺着了我底心，我有點恐怖，有點憎恨。

我開始對他感覺到鄙視，一個高中畢業生而去當學徒！以他的聰明何以不去升學而當一個學徒呀！難道他家裏沒有錢嗎？不！他的家是很富有的。我愈想愈不能明白，覺得他傻，未免自甘下流，我吐喝他滾開，因為這樣卑賤的人，不配站在我漂亮的西裝面前。然而當我偶然注視到他的臉，我底心早



軟了，他的臉是多麼熱和神祕，吸住了我整個的心。

我的口像膠住了，默默地站在他面前。他沒有說話，他也站着。

「我還有我的工作，我先走了。」他先說了。

我沒有答話，祇看着他走。然而當他去遠了，我底心感到深痛，痛得它悲聲地叫：「你不要失掉他！」我聽懂了這句話，我如飛一樣追上去，把我的手抓住了他的肩膀。我想說許多話，但是我被他看得甚麼話都飛去了。

「你今晚到我家來。」我對他祇有說了這一句話，我把飛得最後的一句話拖回來。

他遲疑了，但終於答應我的要求。我非常欣慰，把我的住址詳細地告訴了他，講了好幾次，我恐怕他會忘記。

我站得像石像一樣，直到望不見了他，我才懷了一個異樣的感覺回家。

我沒有脫衣服就倒在牀上。敬的陰影常常壓住我的心。我愛他，同時又鄙夷他，我的心在自相爭鬥。

我慢慢地翻過從前的舊事。

我認識敬早在三年前了。我們同一間學校讀書，同時又是最要好的朋友，但是這時沒有哀，祇有樂。漸漸地長大了，敬的面上就不常見笑容，不常說話，他和我仍然一樣要好，但他的說話我常不懂，而我並不注意這些。我依然一樣樂，一樣無憂。

畢業後，我們曾經討論過我們的前程，敬說他一定升學，而我就不敢這樣說，我要得到家庭通過

才行。爲了這件事情，我着急過好幾天。家裏的信終於到來了，但裏面寫了一大篇，無非要我回家。

「羣！你何以一定要回家，你不顧慮到要受婚姻的壓迫嗎？羣！你就這樣拋棄靈嗎？」在我回家的船上，敬背着靈對我說。

誠然呀！我是非常愛靈的，並且我對於這次回家也有和敬一樣的感覺。但是我是一個懦弱的人，爲了我不敢和家庭決裂而嘗到飄蕩流離的滋味，使我愛靈的心打冷了一半。我不敢答敬的話，我祇默默地看着海水。敬頻頻地搖着他底頭，含了怒意看着我。

敬在船笛響後，他緊緊地握着我的手，又重對我說他一定升學的話，我也緊握着他的手，我誠心地恭祝他成功。到靈和我握手時，我貪婪地看她幾眼，然而我沒有悲哀，沒有流淚，我還有一個希冀的心，因爲信上沒有暗示過要我結婚的話。

但是我的悲哀終於來了，全家的人都強逼我和一個不相識的女子結婚。他們說：「假使你不聽教誨的話，就把你出族。」我怕出族，我怕挨苦的生活，我愛公子哥兒的快活，爲了這快活，我就把靈拋到九霄雲外了。並且我的悲哀祇延了一些時候就消滅了。

我離開了故鄉，又想起敬和靈。靈我想再愛她，但爲了害怕斷絕金錢的來路，終於鼓不起勇氣來。靈漸漸看破了我的假面具，大罵了我一頓，就不再見我。而我也沒有哀泣過，依然一樣快樂。至於敬，自從那一回分別以後，不會再見過，漸漸地這個從前脫不掉的朋友也把他忘記了。

世界上的事情是無常的，今天他突然闖入我的生活中，使我非常欣慰。同時使我對於他的生活，發生了一個不能解答的謎。我的記憶和思想混得模糊了。

我倒在牀上，非常困倦，非常煩悶，這五個月來我的生活，第一次受到搖動。時間過得很慢，我悔恨不要求敬，即刻來，但是悔恨也沒有用了。

門口起了一陣嘈雜的吵聲，僕人們似喝狗一樣喝罵着一個人，但這個人反抗的聲音更響亮，含滿了熱和神祕。我認識發出這個聲音的人，他是令我等得不耐煩的人，擾亂了我的生活的人，我愛而又鄙視的人。

我很快就跑到門口，喂住了僕人們，把我的朋友接進來。

「我比你的僕人還不如。」敬開口就說了這一句話，他的臉掛上了一個諷刺的笑，這像一把利刃刺了我的心。

「呀！我的朋友竟受僕人的奚落！」我的心說過這句說話，想向他道歉，然而當我見他那仍然穿着骯髒的衣服坐在這張貴重的沙發上，我又鄙視他了。但在我的眼瞟到他底面，我的心又像在路上的時候一樣軟下來了。

「羣，你底靈呢？」客人似乎不知道我心中的矛盾和混亂，又挖苦地問。

「呀！靈……」我祇說出這兩個字，我祇要求他不再問我這些事情，要求他不要更加擾亂我的心。我又想罵他不識趣，然而別了四個多月的靈的面影又掩映在眼前，我反而悔恨了，畏懼了，自鄙了。我想把我屈服的事情告訴了敬，我要求他不要放棄了我這個懦弱的朋友。

「哼……你這個人……你何以要害了一個熱情的女子？」他說話很忿怒，兩隻已經洗去了油污和鐵鏽的手，高高地舉起。我願意受他的罰，我祇要他不像我拋棄靈一樣的拋棄我，然而他的手收

回了，沒打下來。我再看他神秘的臉，不相信他是做學徒的，我以為他仍然是從前一樣的富家子弟，我猜度他是布了局來偵察我。

「你真的是學徒？」不自主地問。

「呀！你不信？你說我說謊？」他的面色非常詫異。

「你不是很堅決地說過你一定升學嗎？」我的確還有點不信，又把在路上問過的話，來問他。

他沒有回答我，臉色有些陰沈。

「你何必這樣呀！橫豎我這裏有多餘的地方，你和我像從前一樣住在一起不好嗎？」我祈求地說，我想恢復我們從前的友誼。

「你要我和你一樣過着隱痛藏在快樂後面的生活嗎？！這種生活祇有你才過得。」他底面發了紅，息了一些時候又說：「我有着一個比你更富有的家庭……」他的話忽然不再說下去了，頭垂到胸前，但我還聽到他忿怒的氣息。

敬的話句句都刺中了我的心，令我全身不舒服，但我卻非常願意聽，現在突然不說下去了，未免令我失望。

他的頭重復擡起來，似乎看穿了我的心，又繼續說道：「我有着一個比你更富有的家庭，我又說過一定升學，但如今是一個學徒，你會奇怪，你會鄙視。然而我問你，一個人可以受着種種的壓迫，隱受了萬般的痛苦，而接受一些金錢的娛樂嗎？！不！我決不願意這樣，因為我不是一個懦弱的人……」

我不大明白，但我的心已經痛了。

「我知道你這樣的人不會明白我的反抗，然而我有口可以講，講到你明白，羣，在一年前你不是常常勸我不要終日的想嗎？在船上我不是說過一句關於你回鄉的話嗎？這就是我終日想的事情，我有着同你一樣的命運，但我不能學你一樣屈服。當我們分別了，而我就受他們的壓逼，我還想慢慢去解除束縛，但他們縛得更緊，堅持他們的意見，要我出賣靈魂，害一個女子。呀！我受不起這種壓迫，於是決心反抗，脫離了家庭；但是生活問題壓迫着我，沒有錢來升學，也找不到較為舒服的職業，我寧可做一個機械廠的學徒，能夠自食其力，我終於是勝利的。我把那些痛苦隱藏在快樂後面的人看作敵人，我詛咒他們懦弱，我詛咒他們使魔鬼們愈增威勢。」

他的說話完了以後，面貌非常忿怒，我的身似壓上重的重量。呀！我就是把痛苦隱藏在快樂後面的人，我祇顧自己的幸福而違拂了一個女子純潔的愛。我又不是一个生產者，把快樂建築在他人的血汗上，我幾乎哭了，我要求他不要再說這樣的話。我的生似乎將要滅亡，而惟有他才能挽救我，我把鄙視他的心來鄙視自己，他是天上一顆明耀的星，我摸不到他，攀不到他，我跪在他的面前，任他底光來照耀。

「然而這不是一個人底過，是整個社會的過，我漸漸減輕了詛咒底心，我要用我的熱血來改造整個社會。我願意援救那些可救的人。」他的說話似乎對我說，我應當是一個可救的人。

「呀！羣，你怕我？你還許我們保持着從前的友誼嗎？」他柔和地說。「然而一個學徒就不應當坐在一個少爺面前。」他笑了，我不敢看他的笑聲刺痛我底心。

「不！不！我祇求你饒恕，我要做一個可救的人。」我想這樣說，但我的口沒動。

四面是沈靜的，我底心隱隱作痛。

「我走了。」敬這樣說，並且他很快地就走到門口。我不願意他走，然而他走得太突兀了，令我無從挽留，我跟他走到門口。

「你還是我的朋友。」僕人剛開了門，他對我說。

「我是你底敵人，你還當我是朋友？」他承認我是朋友，我過分的欣慰，但我卻不自主地問。

「我也不知道大概你還是有救的。」他苦笑說，但他的笑比哭還利害。

「不！不！我沒救了我沒……」他去遠了，不再聽到我底話。

我困倦地伏在被他滿了鐵鏽和油污的衣服弄髒了的沙發上，輕輕地吻着鐵鏽和油污。敬的說話重復地在我耳邊響，愈響愈熱，像一股猛火燃燒了我底心。

## 紫 薇

上海聖瑪利亞女學 張懷素

一整春，沒有得到薇的消息。自己因為出校的機會少，那短短的假期又有多少事纏着分不開身。再者知道她那孤僻的性情，往往會無緣無故的兩三個月沒有消息。因此，也不在意。

一天，得着雲的信。她是薇的同學，我和她祇見過一面。想不到她會寫信給我。拆開一看，這短短的一封信給我帶來了一個霹靂般的消息。

「懷素姊：

薇病危在吳氏醫院，速來一視，切切！

雲上四月十五日」

握着信，茫然地走向宿舍去，人是麻木了，只說這一次消息的隔絕也和往常一樣，誰知她病了！爲了自己的懶，一春間也只給了她兩封信呢。接着這信的那天正是星期四，無法出校門；我詛咒這監獄式的學校，這不顧人情的校規。我想不顧一切的出去，斥退就斥退了罷。但是桌上父親的像片向我微笑，不由得頹然地倒在椅中。兩日來，心驚膽戰地過日子，好像任何響聲都會給我帶來薇的惡耗。好不容易星期六到了，趕着出了校門，拎着往花店裏買了一捧花，奔到醫院中去。在上樓的時候，我的心跳到嘴邊來。到了房門口，我的呼吸幾乎閉塞住了。開門進去，牀給一羣女孩子圍着。看護低頭站在牀頭。看不見病人。趕了過去，人人擡起頭來又垂了下去。病人閉着眼靜靜地躺着。陽光照在她臉上。雖然瘦削，但那一股清秀的神氣，依然如舊。

「紫薇。」我的聲音是顫抖的。

「懷素，你來遲了！遲來了一個鐘點，一雲滴下了眼淚，其餘的人淚，眼中都顯着憎恨之光。她們怎知道我的難處？我何嘗不想早一天來看她！我何嘗不自悔花落薇的頭邊，薇好像微微地蹙着眉，又帶點兒微笑。」

「沒有救了？」我問看護，還發癡地存着萬一的希望。

她搖搖頭說：「祇等醫生來驗了，就要移到太平間去。」

太平間！這可怕的地方！

雲竟失聲哭了。我哭不出，心如刀割。我恨雲，我問她爲什麼早不給我信？

「紫薇不願給你知道。她說你太神經質，時常會想入非非的使自己痛苦。她自己也料不到會死。」

只說病好了再告訴你。」雲的眼淚滾滾而下。

「我的信她沒有收到？」

「收到信時她已進醫院了。因此她沒寫回信給你，也沒讓我們告訴你。她只打算就會好的。」

「我恨！但我那裏料得到！」

「前幾天我們來看她，她已糊塗了，她老是將我當作了你。大前天我們看看實在不對，所以決定寫那封信給你。趁她清醒時告訴了她。長久未見的笑容最後一次在她嘴角浮起。她實在是盼望你來。我們都猜想你第二天一定會來。那裏知道——」她不往下說了，眉間有無限怨氣。

「你和紫薇是七年之交，你竟不肯犧牲一天工夫來看她。她是永遠的失望了。」雲怒極眼淚反乾了。其餘的女孩子都怒目向我。我不認識她們，也許在我離開×中後她們再進去的。看看薇，眉頭似乎覺得更緊了。我不分辯，我願受她們的譴責。看護似見我可憐，說：「你們該少說話，讓死者安靜地躺着。」

房裏靜寂得可怕，那不可抑制的眼淚，默默的往下流。注視薇，躺在花旁，那樣的安閒，我覺得那一剎那間是她生平最美的一刻。在她枕下露出墨綠色的一角，認得這是日記簿。輕輕地抽了出來。

「哦，她說這是給你的，希望你好好地替她保存着。她不放心讓我們拿去。至死還在她枕下。」雲說。我默然無言，淚點如雨瀉。我想謝她，她已不會說話。我希望這是一個夢吧。我不忍再見她任人擺佈着擡到太平間去。

「我想回去。」



「怎麼不等她的事停當？」兩三個人同聲問。

「讓她去吧，她很忙哩！」雲說。這話深深地刺傷了我。她們怎知道我的意思？也許薇會知道。不做聲，默默地攜了日記簿，最後一瞥那臥在花旁的安靜的臉，悄然離了這醫院。

到家後，一口氣奔上了樓，不願見任何人。坐靜了，那哀思的縈繞，幾乎把我的腦子裂碎了——想起了過去的種種，想到了剛才的那一幕，又想到將來的再不能相見。不由得懊悔不該這樣匆匆地離開那永遠不得再見的薇。

含着愁翻開她的日記來看，這斷斷續續的日記明顯地告訴了我她當時的心境和病勢。

「二月三日——天寒。今天開始上課，許多同學都帶着離愁進校來。我根本沒有家，也不知道懷鄉。」

素的學校開學遲，她還可以玩幾天，她是一個離不開家的孩子，這幾天也許很惆悵着。」

「二月八日——頭痛，也許着了涼。芷的母親來看芷，承她勸我多穿些衣服，這樣更使我覺着無母的淒涼。」

「二月九日——昨晚燒得利害，校醫說是傷寒症，要我進醫院。本來這無家可歸的孩子，誰來看顧我？進醫院就進醫院，我也本不在乎。」

「二月十二日——雲等來看我，帶來了素的信。她說學校生活不快樂，她太會想，我不敢將我的消息告訴她。」

「二月二十八日——今天很暖和，人也精神好些。翻開日記看看，已半月未作了。這樣時作時輟，

能夠寫些什麼，雲說我有一次燒得說胡話，自己一點未覺得。如果死了，怎麼辦？我是一個無家的人。看護不許我多寫，只得放下了。」

「三月七日——雲帶來了一束紫羅蘭，難為她自己替我摘取的。素最喜歡紫羅蘭。如果她來了，給她帶一半回去。可是她根本不知道我病，怎麼會來呢？就是知道了，平時也不能輕易出校門。這樣我還是在瞞住她好，何必累她在籠子裏着急？」

「三月二十一日——熱度又加增了。醫生的臉色不好看，我不會死吧？其實死也沒有什麼牽掛。如果真是危險了，我卻希望我所有的友人都能來。」

「三月二十三日——雲又帶來了素的信，給我不少安慰。雲問我要寫回信不，我搖搖頭。」

「三月三十日——今天什麼人也沒來看我，只有看護輕燕般的來和去，使人感覺到寂寞。」

「三月三十一日——雲等都來了，今天可太熱鬧了。她們說昨天考書不能來。錦說：『今天是三月最後一天，我希望你的病和這一天一同離開你。』我含笑無言，當然我有一天會好的。」

「四月八日——幾天來糊糊塗塗的。她們都皺着眉做什麼？」

「四月九日——盼望素來，可是當雲問我時，我又搖搖頭。」

「四十一——我的靈魂好似飄在半空中——」

「四十一——我沒有家，我——」

這最後兩天日記是在她死前一個星期寫的，顯見那時已無力作日記了。我懊悔，去得太遲了，我對不住我的友人。這將成我終身的憾事，這永不能忘懷的悔恨！母親上來了，忍不住熱淚奔流，竟縱聲

大哭起來。

## 老 李

光 華

歡送一級同學畢業的茶話會，第二個游藝項目就是話劇活路。這劇描寫工人受××帝國的壓迫的罷工情形，李是劇中工人之一，非常英勇能幹。我便是化裝這個腳色的，演完以後滿頭是汗。因為演得太失敗了，不但沒有引起觀眾們的同情，反引起了他們的厭惡。本來我就不是個英勇能幹的人，所以根本就配不配幹這樣的腳色。

這劇以往曾經演過一次，那時的老李是于同學化裝的，演得非常成功。于同學的性格本來很英勇能幹，所以他那種慷慨的舉動，高亢的呼聲，和悲憤的表情，當時的觀眾沒有不感動不落淚的。因為這次的成功，于同學竟被人稱做老李，他自己也默認了。

二年前他爲了經濟的壓迫，就不得不離開學校而深入了鄉村。同學們沒有不感覺心痛的。

我和他已是二年不相見了，不過他那種英勇的氣概，以及演劇時高呼「偏偏活不下去，偏偏要活下去」的聲音，卻時常出現在我的眼前，響在我的耳朵裏。我的心頭上深深地印上了他的影子——英勇的影子。他真是一個英勇能幹的少年。

前天我在公共體育場裏玩，無意中遇見了他。我幾乎不敢相認，還是他先笑了，我才叫了聲老李。他變得多了，不但模樣兒變了，就是他那和悅的面孔，也變成憂鬱的了。我接着說：

「你來受檢定嗎？」因為那天正是檢定小學教員的一天。

「噢……」

「你幾時來的？」

「前天。」

「怎麼不到學校裏去玩？」

「……」

「老李，農村生活怎麼樣？」

「還說什麼……唉！」

「怎麼嘆氣？改造農村有相當的成績和經驗吧？」

「什麼成績不成績，還說什麼經驗……哼！有地方就好！」

「那末你一月多少報酬？」

「這個，不要提了。」

「那末到底是多少呢？」

「七……七十元。」

「哎！和中學教員同等身價，還……」

「哈！一年——飯錢在內。」他笑了，很不自然地笑了。他接着說：「去了吃的穿的，還有什麼頂多祇能剩下二十元上下。爹媽都在家等着。」

「老李！你不能因為這個就灰心，你在學校的時候，不是常說嗎：「挽救鄉村是我們唯一的任務，

我們應該貫徹到底！我們應當這樣啊！」

「他媽的！什麼幹不幹，那還不是一些騙人的話，請問你沒了吃的，你還幹什麼？喝西北風，老天爺才是天天刮的。」

老李真的變了！當他過着學校生活的時候，是怎樣一個熱心救國的青年啊！現在竟這樣頹唐。

「越是這樣，越得挽救啊！」

「哼！他沒精打采的說：『好，住回兒談吧！』」

「住回兒千萬要去啊！我等着你。」

他點了點頭，默然地走了。我呆望着他轉了牆角，深深地嘆了一口氣，耳邊又來了他的喊聲：「眼前又有他英勇地站着。可是如今的老李，不是以往的老李了。」

回到學校以後，等了兩個鐘頭，還沒有見他來，「老李不來了……他現在過的已不是學校生活了！」我這樣想着。

二年工夫，熱血澎湃的老李，竟變成一個頹廢消極的老李了；天真活潑的老李，竟變成一個多愁多感的老李了。受着經濟的壓迫，擔負着家庭的責任，就使他沒了勇氣，失了天真。整天喊着到鄉村去的老李，真的到了鄉村，結果卻使他自己也沒落了。

## 胖子

彭榮滋

胖子生活在愉快的霧中，他永沒有發過延續至四小時以上的愁。

胖子在高中裏唸書，他對於讀書是不求甚解的。要不是他的家庭逼着他上學時，他決不願意到學校裏來找罪受。考試的時候他抱「不在乎」主義，有六十分能「派司」就得，可是教師們常跟他過不去，六十分也不能很安穩地給他。

胖子功課雖不很高，體育倒有相當的成績，十二磅鉛球可以擲到近十三米遠，標鎗可以超過四十米。不過跑百米卻太使他難堪了，當他那肥胖的身軀由遠而近晃過來的時候，誰都要爲他費勁。開運動會時，胖子出了些風頭，爲他班裏掙得了唯一的一分，跟吳必顯下遠東運動會得分的光榮真差不多。同時女子百米、二百米賽時，無論預賽或是決賽，無論高級組或是初級組，總可以聽見胖子放開嗓子嚷着：「一五八加油！」或是「二五八衝啊！」結果，第二天回來，胖子因了擲鐵球和大聲嚷過分吃力的緣故，嗓子啞了四五天！

胖子是主張娶鄉下太太的，每逢討論及此的時候，胖子總有一篇「鄉下太太論」。他說：「娶了一個鄉下大姑娘，可以使她服服帖帖的順從着我，要怎麼樣就怎麼樣，多痛快！不像娶了個摩登密絲後，倒要當老爺的伺候她去。」其實，有一次胖子無意之中露出來的，他前兩年已經娶了太太了，恐怕不久的將來「小胖」也該快有了。

胖子自從在英文法裏唸過了 Comparison of Objectives 後，在形容詞「棒」(註：棒，校裏的俗語，作好字解)上加了 best 表示「最棒」。每當星期二或星期五(學校裏菜好的日子)，胖子準是殿軍，慢慢地從饕餮堂裏踱出來，一面用還塞滿了菜和飯的嘴，很滿足地嚷着：「今天這米粉肉真棒 best」或者是「今天這肘子真棒 best」！同樣的，大胖子看見了一個美麗的異性時也說：「這密絲長得

真是棒 [cut]

上個月，也許是胖子感覺到現在是非常時期了吧，立志每天早晨四點鐘就起來用功，第一天早晨當大家起來的時候，發現胖子把額部枕着英文法在打盹，第二天胖子確是起得更早，不幸，他發現牀上臭蟲太多了，於是翻被倒褥，整整地鬧一早晨，胖子手上的血痕，是他早起的唯一成績。第三天，第四天的早晨，也總有類似的事發生。這樣鬧了半個月，胖子說他受不了，感覺到睡眠不足。於是又恢復了原來晏起的方式。

上課對於他好像行催眠術，不過有幾門功課他是不會睡的；上英文時爲了英文教師太嚴，怕要挨罵，所以強掙着兩眼不敢睡。上音樂他捷足先登地佔了第一排靠着鋼琴的坐位，教師講樂理的時候，他靜靜地聽着；合唱的時候，他比誰都唱得響。但是去年他音樂成績祇有五十分，這可把大胖子氣壞了，可是他沒有灰心，這學期第一次上音樂的時候，他依舊早早地靠着鋼琴坐着，靜靜地聽着，響響地唱着。

待同學不能說不好，誰問他借東西，只要是他有的，都會很慷慨地應允。他曾爲同學抄考試的夾帶抄而放棄自己的溫習功課。他曾爲了同學借西服而冒雨步行到五里外的小村去。這種捨己爲人的精神在在的可以在他的小動作裏看出來。

他最忌諱人家說他壯，當然說他胖或肥更不願意，隨便誰無意中犯了他這忌諱，他竟會立刻真的急起來，但是誰見了他也不能違心地強說他是又弱又瘦。他自己常在訴說：「我這星期失眠，吃不下東西，比從前瘦多了。」在大家逼住的笑聲裏，他又認真地說：「真的，我這幾天看見飯就不想吃，吃

了三碗就飽了。晚上又每天都醒半個多鐘頭，這樣下去，我可真該病了。」接着又補充一句，「你看我不是比上星期瘦多了麼？」

老胖的食量是夠驚人的，大米飯對於他的胃口不大合適，所以每天只能吃三碗。但是他在家的時候，一頓午飯可吃自家包的大蔬餃子八十一個，下午出去游泳了一會，在四點鐘的時候，餓急了，又須找補一斤烙餅四個大饅頭。

胖子喜歡看報，每天都看，據說他最喜歡看大公報和小實報，他看小實報是真的，從第二版起一些也不遺漏地看到第四版的報屁股。至於看大公報，只看那八九個頭號鉛字的大標題。

胖子也喜歡看小說，最喜歡看的是言情小說，次之是神怪小說和武俠小說，胖子看小說時可真大有「手不釋卷」之氣概，休息時看，上課時看，上自修時也看，總之，除了吃飯睡覺時間之外，沒有一時不看的。他對於作者也有一個簡單的批評：「中國第一個文學家該數作啼笑姻緣的張恨水，作江湖奇俠傳的平江不肖生，第二作荒江女俠的顧明道也不錯。」哦還忘了一位作家，胖子是曹霈的信徒，紅樓夢他至少看過十遍，賈政賈赦他都爛熟，紅樓夢上的女子他最喜歡薛寶釵，因為薛寶釵比較胖些！

你別瞧胖子是運動員，胖子卻一些也沒有運動員的氣息，反而有些婆婆媽媽的，他會拿着木製的襪板子給新買的襪子做底，他會自己縫棉被，還能夠織補破制服，比校門口老太婆縫得還整齊！

胖子並不因縫襪子而消磨他的大志，他將來的志願是考上陸軍軍官學校，也許他爲了自己的身體太重，所以不願意考航空。他憧憬着美麗的將來，陸軍上將的呢制服，寬寬的斜皮帶，亮亮的馬靴；



祝福他，這未來的中國陸軍上將！

## 記余璧

長沙雅禮中學  
白 雨

先前見了面就得吵嘴打架的同學們，現在是時時刻刻地給我記念着。

今天，雄平跑到我這裏來了。這是一樁出乎意料之外的事情。別了整整一年，也沒有通過一次訊，此刻卻突然地跑來了。呵！我真不知道爲什麼有這樣多的歡喜，竟喜得跳了起來。我緊緊地握着他的手，談着兩人一年間所經過的大大小小的事兒，最值得提起的是我們的友情並不曾因離別而有些許疏隔呢！

談了好一會兒，他瞧了瞧腕上的錶，就站起來說要走了。

「喝！就走，忙什麼呢？坐下來再談啦。」我強着他不要就去。

「對不起，還有點小事情正等着我去弄清楚。」他似乎瞧出了我心裏不願意，聲音裏夾着抱歉的成分。「後天下午二點半鐘，一準再到你這兒來。」

「啊……」我低着頭送他出門，心頭蒙上一層悵惘。

他已經走出了門。忽然回轉頭來說：「喂！告訴你：我來這裏的當兒，在街頭碰見了余璧哩。」

待我擡起頭時，他卻走得遠了。我用眼睛送着他的背影，只見手是那麼地揚了一下，牆角遮住了他的影子。

獨個兒回進室內，躺在睡椅上，回味剛纔那一場談話，又想起他所提到的余璧。

余璧哪！是的，我記得，我不會忘了的。她是我們小學裏的同學，她的神氣我還想得起來。秀麗的面龐裏嵌着一雙清水樣的眼睛，卻又透着些倔強的氣分。

在小學裏唸書，男孩子和女孩子老是不對勁兒的，吵吵鬧鬧，活像前世派定了的對頭；我和其他的男孩子們，恨煞一切女孩子。當然，這是一種沒來由的恨。究竟爲什麼，自家也理會不清楚的。總之，當時我是恨着女孩子們——尤其恨着余璧。因爲她的功課做得好，常得着先生們的誇獎。除了這層嫉妬的心理以外，還有，就是她倔強的性兒，她敢和我們爭吵，愈增加了我們的惡感。

這正是我們畢業的那個學期中的事。

是春天裏的一個日子，我們教室裏忽然失了余璧。她是從來不缺課的，怎麼今天沒有來呢？一天兩天……還沒有她的影兒。這是怎麼一回事啦？我們私下猜議着，誰也不知道爲了什麼。後來，終於找出緣由來了，據一位和余璧有親戚關係的同學說，她做「新嫁娘」去了。

「嚇！到底是女孩子，書還不會唸完，就要做新嫁娘了！」我們心頭這樣地想着。過了一個星期，余璧回到學校裏來了。

這是一天的下午，一個同學闖進教室裏嚷着：「你們看余璧去呀！她在陶先生房裏坐着。」

大家馬上像一窩風似地跑到陶先生房裏去，走到那兒，只見門關着。從門隙裏望進去，很清楚地瞧見余璧在和陶先生談話。門外的履聲錯雜，使她知道我們都在看她，她感到不安似的將身兒扭了一扭，腦袋也隨着垂了下來。

「哈哈！你們看，新娘子怕羞哪！」不知是誰在說。

哄地一笑，大家就連蹦帶跳底跑開了。

以後，余璧仍和我們一道兒上課聽講，只是她不再和我們吵嘴了，她變得很沉默，一天到晚，老是自管自地做着功課。和從前那副愛說愛鬧的脾氣一比，如同換過一個人了。

畢業後，我抱着喜悅與新奇的心離開了家，來到長沙考取了一所中學校。在新的環境裏生活着，什麼都叫我感到生疏。對於那些廝混慣了的先生和同學——連被自己所恨着的女孩子也在內，都有一種說不出的懷戀。放了寒假，就趕忙跑往先生和同學們家裏去問好。在一個和余璧素來熟識的先生那兒，聽到了一串關於余璧的話。據說余璧沒有升學，也沒有蹲在家裏。在那兒呢？！在一座陰森的祠堂裏教小學生。我心裏着實感到奇怪，才從小學校畢業出來的余璧，怎麼會教起小學生來了呢？經過先生的說明，才知道是這麼一回事。

余璧是生長在鄉村裏的，當她還偎依在媽懷抱裏的時候，爸爸就死去了。那時她媽媽就爲她和一個陳姓的孩子訂了婚約。在她十歲那年，陳家要將她接作去童養媳，她媽媽自然是不願意的——於是說了：「這怎麼可以呢？且讓她唸幾年書再說吧！」

一年一年地過去，沒有好久，又經過了六個年頭。陳家一年年地催逼着，並說：「結婚後，仍然可以唸書的。」她媽媽找不出理由來拒絕，只有免強允許了。於是余璧就在小學畢業的那個學期結了婚。小學畢業了，余璧要求繼續升學，陳家卻一反從前的口吻說：「已經結了婚，還要讀什麼勞什子書哪！」後來有人想出一個比較折衷的方法，就是要陳家不要堅持着要她蹲在家裏的主張。余璧也要丟掉那升學的念頭。說妥了以後，余璧就充任鄉間那所陳氏族學的教師。這樣雖然不能升學，總算

遇有空間還可以自修。在那種無可奈何的境遇裏，她只有承認了。

「唉！你說：這是多麼可惜的哪。」那位先生說完了這些，輕輕地嘆息着：「一個聰明的女孩子，就這麼樣糟蹋了。」

我沒有作聲，心裏泛溢着一片傷感。

三年的日月像煙一樣底溜走了，三年來我一直不會看見過這位小學裏的可憐的女同學，就是在以她的故事告訴我的那位先生那兒，也未嘗有過其他的新訊息。今天雄平說在街頭看見了她，不禁令我又憶起了她。但是經過這長長的三年，不知她變得什麼樣子了？雄平沒有說給我聽，我也想像不出來。眼前惟有那麼恍惚地飄漾着一個秀麗的面龐上嵌着一雙清水樣的眼睛，又透着倔強氣性的女孩子。

## 瘋人

湖北灤縣師範

春

默

當我接到「文自唐山寄」這封信的時候，一個黑瘦沉毅的面孔，現到眼前，腦子即刻搬弄出過去關於文的事情，似電影般的演映着。

去年暑假後，我們這一羣被中學擠下來的「窮小子」到這公費的日師範上學的時候，我第一個認識的就是文！

因為這校中充滿了階級思想，班級界線分得極嚴，高年級生欺壓低年級生，低年級生又欺壓更低年級生，我們新生當然是最低的年級了，所以我們初到校中的時候，處處都受高年級生的欺侮。

大約是到校第三天吃晚飯的時候，一位新同學因為桌上沒有碗，叫道：「大師傅！這裏還沒碗呢！」於是老生們便怪聲四起，滿含着侮辱的意味，使人難堪！

「不要欺生！」文紅着臉說：「都是同學！」

「啊啊啊啊……」

「唔唔唔……」一陣猛浪似的，輕蔑而侮辱的聲音。

「叫喚什麼野蠻！」文氣得臉更紅了！

「罵誰呢？混蛋！」

「新生這麼膽大罵人！」

「打……」

空氣十分緊張，有些老生站了起來。

「什麼事？喫完飯再說！」訓育主任聞聲趕來，壓住了這沸騰的空氣。

第二天文就因「行爲粗暴，妨礙秩序」記了一次大過。人們都說文「多管閒事」「傻子」

我們對於閱報室的情形，十分不滿意，每天報先送入校長室。第二天傳到教員預備室，下午才送到閱報室。但是送到的報，又多被老生們拿走，因之，不但看不到當天的報，就連隔日的都看不到。各人的心裏都十分不滿，常集在一起說：「這不行，看着報還行！」不行又有什麼法子呢？大家又默然！

一個朝會上，校長發表：「接到同學文的意見書，關於報紙的事……但本校向來如此，沒法改進，不過同學們如有再偷報的，校中定須嚴格處罰。」

同學們聽了，有的暗罵，有的譏笑文的不見機。

「這小子甚麼事都管，真不自量！」

「來這校快三年了，沒見到這樣可惡的新生！」

「他真傻！這意見不是明明白白傷了老生們的感情。」

「又不是自己的事！管他什麼？真傻！」

文聽了這些話，反而增了一股勇氣！

當日下午，講堂上少了文一個人，大家覺得奇怪，但沒有人細心追問——在一般人腦中，文是個使人看不起的傻子！

下了課，大家都埋在臥室中，談那一班喜歡欺侮人，那一班比較好些，文懊喪地走進來。

「你上那裏去着？怎麼沒上課呢？」大家的眼都注視着他。

「在閱報室捉偷報的，沒有捉着，大半是時間不對！」文忠實地告訴大家。

「耽誤一點鐘的課！捉偷報的去哈哈……」

「哈哈……」大家哄笑了！東倒西歪的！

「真傻！老天也不長眼，白叫你在閱報室等半天！」一個同學很滑稽地對文說：

「哈哈……」又一陣大笑。

「這人有些瘋勁！瘋脾氣！」各人的心裏，對文都這麼暗念着。

晚飯桌上，又沒看見文，大家以為他又到閱報室去了，便去找他，意思是要去打趣他！

去！

「我願意不是你的，你管這幹麼？」還未走進閱報室的門，就聽見裏面有聲音，大家趕快跑了進去！

文正扯着一個偷報的老生。

「放開你扯我幹麼？」老生紅着臉氣憤憤地說。

「你偷報不行不行……」文也紅着臉。

「不行你把我怎樣？」

「見校長去！你偷報是害羣之馬！走！走！見校長去！走！」文扯着老生向外走。

「走！走！走！怕你？」老生在人羣前，裝英雄。

「這小子是瘋子吧？不然怎能作出這樣事來？」大家看着他倆進了校長室，這麼談論着文。

從此，「瘋人」就是大家稱他的外號了！

「瘋人你捉偷報的去吧！哈哈……」大家常打趣他！

「瘋人你……哈哈……」天天有人拿他開心了！

然而「瘋人」並不因大家戲弄而改變他的行爲。

後來「瘋人」由受大家戲弄而被厭棄了，因為他太愛管閒事，無論誰做錯了事，他總像應當管似的，去指責人家，有時還和人家爭辯，直到人家翻了臉說：「去去去！我的事，那要你瘋人管！」他才氣憤憤地走開！

「瘋人」爲什麼不上學了呢？我很快地拆開他的來信，開首就是「年假通知書，我是品行不良，被開除了！」

啊！「品行不良」從何說起？我忽然想到他曾做過這麼一件事：

在開學一個月後，有些課本學校還未買到，學生們又不知應買什麼書，都等校中來了書再買，但一天，二天……等了一個月了！還未買到，文有些着急，就寫了一封意見書。

教務長先生：

開學一個多月了，有些課本還未買到，我們如何上課呢？我想課本若是選定了，一定在最短時期就能買來，請你盡你的責任，快將課本買來。不然我們的損失太大了！

這封信不要叫同學們知道，因爲大家都愛玩，不想上課，現在我催課本，一定引起他們的不滿，於感情上恐怕是不好的。」

他寫完了！暗中投上去，教務長看完想「好這東西……非把這信在大家面前說說不可！」

教務長是教我們歷史的，第二天在歷史課上說：

「昨天接到一封信，是催課本，我本想再過四、五個星期叫往天津去的捎來，現在他一催，我只好叫郵局捎了這三、兩天裏就到，你們再舒服不着了！得好好地上課了！」說完假笑！

「誰這麼裝好學生去上意見書？」

「誰上的意見書裝……？」

「誰？」

大家像找賊似的互問，教務長十分得意。



「來信的那人沒有署名……沒人格！」教務長又拿出平日批評人的態度，希望大家信服。

「什麼？沒人格沒署名就沒人格？」文氣憤憤地站起來問。

「那是你寫的？」

「是我寫的！怎麼沒人格？」

「你爲什麼不署名呢？」面上現出狡滑的笑。

「那是正當的事，只要你去做好了！何必把我的名字呢！我又不是告那位先生！」

「那……這事……你沒人格！」教務長很不自然。

「你可有人格呢？我叫你不要把意見書發表，你偏偏發表，你明明是恨我上意見書，好使大家恨

我！」文氣得臉更紅了，毫無畏縮地指責教務長。

「我沒那心，你胡說！」

「你沒那心？方才你的言語行動都是鐵證！」

「我……」教務長臉上漲滿了血。

「你對師長這麼無禮……我看你像『什麼』的架子……那好……左傾！校中一封公函就送

你治罪！」教務長沒說的，說邪詞。

「你恨我，就把左傾的銜頭給我帶上……」

「噹！……下課鐘響了！」

「好！一封公函就送……」教務長說着已出了教室門。

「文！你太激烈了！叫他落不下面子……」

「你說中他的心了！他準恨你……」

「……………」

我們幾個人圍着文，最後我們勸文：「路背撐不過大腿，和他鬧氣不行……給他賠個罪吧！」

那天晚上文口頭上對教務長賠了罪，事情就平服了！

那知校中竟在假期中悄悄的將文開除了！啊！「品行不良！」

我忍着狂跳的心，往下看那「瘋人」的信，最後他說：「社會上容什麼樣人立足呢？學校要造就

那種人材？」我感到茫然！

現在我的眼前，出現了「瘋人」黑瘦沉毅的面孔。

## 何滿子

浙江杭州師範

王傳本

何滿子性情總和人家合不來，譬如說在開會的時候，對於大家贊成的一件事，他偏會站起來說：「我反對！」

於是大家喧嘩起來，對他下總攻擊。

「媽媽的，」他拍一拍檯子，怒冲冲地走了。

也許有人以爲何滿子是沒有腦子的，至少他的思想是非常胡亂的。其實他倒並不是這樣的一個人，不過他沒有懂得人情世故，不能了解繁複的人羣心理，所以他的思想非常單純，說話一味天真。

地傾吐着，有意見總要發表；有不平總要叫出來。

「有話不說，像小蟲豸在喉嚨裏爬，癢癢的！」他常常這樣說。

他對同學始終存着鄙視的心理，他以爲「這死沈沈的一羣」終幹不出好事來的。所以有時班裏要做一件很正當的事，他也會不管三七二十一地提出種種無足輕重的理由來阻撓的。

可是，假如某件事情的責任推上了他的肩，他卻能負起全責去幹，而且，別人不願幹的他也願幹；別人怕幹的他也高興幹。他不怕失敗，不怕遭人笑，也不會害臊，有人暗地罵他臉皮厚，他聽了，很憤怒地罵道：「媽的，你來幹好嗎？」接着他又說：「哼，你配！」因爲他只知道照着自己的意志去幹，絕不顧慮到身外的一切，以致變成一意孤行，難免要受同學們的責難。

何滿子雖是在受師範教育，但他心裏對於這種教育卻是老大不高興。他懷疑師範學校的科目爲什麼不跟普通高中一樣？他痛恨教育部改削師範學校的課程，縮小師範生的視野，祇能造出一些眼光短視的小學教師。

「哼！爲什麼要把師範學校中的人生哲學和論理學二科取消呢？媽的，不懂人生哲學和論理學做什麼人？」

他一聽到教師的「你們將來是要去當小學教師的……」這一類話，眉頭便會皺起來，暗自喃喃地說：「你怎知咱老子不升大學？」

因爲他不願使自己的智識單被課本封鎖，所以十分愛看課外讀物，哲學，社會，經濟方面的書籍，都看過一點，其中哲學書籍讀得較多，記得前年冬天，他還將一冊隨筆題作：「何氏哲學」同學們都

揶揄他說：「呵，何滿子哲學家，何滿子哲學家。」

他又愛批評，每當讀過一本書後，便開始批評了：評語很簡短，不是說「內容很好」便是說「狗屁」。有一次，他讀了李季的胡適哲學史大綱批判，便將胡適的哲學史大綱罵得一錢不值：「胡適有什麼了不得，這種書，我何滿子也可以寫！」

他不論對於甚麼人，只要有過一面之緣的，便會跑去拜訪，胡拉亂扯，至少要談上大半天，要是請他吃飯，他認為盛情難卻，決不推辭的。尤其對於女同學，十之四五，他都熟悉；平常魚雁往來的，也有三五位。他時常說：「女朋友要多，失了一個還有一個，這才不會苦悶哩！」

對於不認識的女同學，他也會藉故三言兩句地和她攀談；經過幾次，就熟悉了。記得有一次，一位女同學手裏拿着兩本婦女生活，他跑過去向她說：「借我一本看看好嗎？」

那位女同學的臉雖被他弄得很紅，但書畢竟是給他借來了。

對於運動，何滿子是十分愛好的，各種球類和田徑運動都能玩上幾手，在運動時，他是非常大膽的；不怕危險，不顧疲勞，拚着全力跑，跳，擲。所以他的進步，也是超人一級，要是當時有幾位女同學在旁靜觀他就更賣力了：譬如在比賽籃球時，他必定左突右衝，由後衛改做前鋒去投籃，徼倖地中了的時候，他非常得意地抬起頭來，瞧一瞧女同學，輕鬆地跳上幾跳。有時偶因失足仆倒，他起來決不摸一摸膝蓋。

「跌殺也勿管，」這綽號就是這樣產生的。

現在，何滿子是走了，南校裏似乎增加了許多寂寞。

## 體 驗

家 桂

太陽的淫威，雖已漸漸地消滅；而牠的餘威尚深深地藏在底底。

「老三，事情對不起，這一車貨色，要你押送了。」秉生揮着汗，笑容可掬地說。

「好的，好的。」我昂然地一口答應。

「車子由阿七來拉。大概六點過點吧。」

「好的，好的。」我又滿口的答應。

果然，六點鐘打過了不久，著着破汗衫和黑色短腳褲的阿七在弄堂中碎石砌成的路上轆轤的，車輪聲停止了後，站在我的面前。

「車什麼啦？宋先生。」阿七挪下攔在頸間的被汗所浸透的長方形的布條，用勁地揩着頭面和胸脯，喘喘地問。

「紙頭。就是這裏的一些。你搬上車去吧。」我回答着，就把覆在紙上以防灰塵的一張黃色的厚紙扯去。

阿七於是把那塊被汗浸透的長方形的布條圈在頸間，把紙一疊一疊的搬上車去。  
真巧！紙搬完了，正是滿滿的一車。

「那末跑吧。」他把黑色的粗粗的繩向車的四面攔住，燃起了燈籠說。

於是他把縛在車柄間的闊帶，放在肩上，擺動了一下臀部，身子曲成弓形，脚跟提了空，似乎很努

力。但是車輪卻一動也不動。

我見了他這副神情，就自不量力地捲起了長衫，跑上去幫他拖。

「拖沒用的，宋先生！」他很有經驗地說：「你既然要來幫我，那末請你到後面去推吧。」

我緘默着；同時很興奮地聽從他的話。跑到後面，也像他的樣子身體彎曲成弓形，脚跟不着地。用力地推。

於是車輪轉地旋轉了。我的手也隨着聲音的起落而顫動着。

出了弄，到了平坦的柏油路上，推起來比較得省力得多了。可是似乎有點泥濘，脚尖好像要陷下去似的。我幾疑爲不是柏油路。並且脚又覺得熱辣辣的很痛。

凡是我們車子拉過的地方，都很顯明的烙着車輪的印痕。

推着差不多半里路，占不上全程的五分之一，覺得再不能像起初那樣曲着身子，拼着全力推了。

「阿七我不行了。」我紅着臉放下了長衫，停止了推的工作。

「好，你不要推吧。」額上胸前汗像春日簷雨一般下着的阿七，俯着頭，急速地喘着氣回答。

他俯着頭拉，沒有聲響。穿橫馬路的時候，照着規矩，紅燈開了停，綠燈開了走。

我隨在車的旁邊，看着他像弓樣的體軀，像下雨一般的汗，我於是抱着：「這車的重量，我和他對分，他流一滴汗，我也流一滴。在此我也可體驗了苦力的味兒。」我又捲起了長衫，照着他的姿勢，用力地推。

「宋先生，我們從靜安寺路拉呢？還是從愛文義路聽說靜安寺路是不能拉老虎車的。可是從愛

文義路比較的要遠了。」拉到福州路和西藏路轉角的時候，阿七突然的向我問。聲音很低，好像被汽車，電車聲所吞滅了似的。

「笑話，凡是路當然什麼車都可以行的。不要緊，我們拉好了。」我自以為很有經驗的說。

「南京路的確是不能拉的。」他斷然的說。

我們穿過了南京路。又在白克路轉了彎。

我曲着身推，這時又覺得不興了。全身像着了火，汗衫，小衫，大衫都已被汗滲透了！頭上也綴着許多汗珠。我很高興，可是在腿肚的地方，覺得怪難過的酸痛。於是我又停止了。看着他俯着滴汗的頭，一步一步的前進。

白克路走完了，在靜安寺路和卡德路分路的時候，正好開着紅燈，我就再照樣的彎了身去幫助他，忽然「補~~~~」的一聲，我的長衫被我自己的脚尖踏住扯破了大襟。我不去顧牠，隨便的捲起了。用力的推。

「那個說這裏可以拉老虎車！」硬生生的中國話鑽進了我的耳鼓，同時是「弼」的一聲！

「爲什麼不可以拉？」我終於不會對那身軀龐大嘴邊滿生黑鬚的「紅頭阿三」說出來，跟着車子和阿七轉到另一條的馬路。

「我是說不可以的！」阿七停了車蹙着額，左手撫着腰間說。

「他打在你的腰裏嗎？痛嗎？」我內心起了一種很不寧的感覺，得了罪般的問。

「還好。」他強裝着笑容回答。

確實照形式看來，誠然是不能拉簡陋的老虎車的。這路上在駛行的，都是所謂「流線型式」的汽車，英商的電車。

「那末我們再要回轉到卡德路去？」我愁苦似的說。

「是的」

他回答着，絞了一下揩汗的長方形的布，套在頸間，俯下身子，拾起黑色的闊布帶，放在左肩上，又擺動了幾下臀部，作着起拉的姿勢。

於是我又捲起了已破的長衫，作着「弓」一樣的姿勢，更用力地推。

在卡德路轉了彎，我更努力地向目的地推去。

全身我又似覺得着了火，熱辣辣的怪難受！「他流一滴汗，我也流一滴！」可是不從心的腿，已酸軟得不克支持，尤其是腿肚酸痛得要命，再不能鼓舞起以前的興奮了。於是我不再紅着臉停止了推的工作！

目的地漸漸地近了，阿七俯着頭，用着全力，拼命的拉，不時地左手撫一撫腰間。

目的地到了，阿七一停車就去撫那被打的腰間！

「有痕跡嗎？」他哭笑皆非地對着我問。

「吓！一個很大的拳頭印子！」我驚惶地回答着，就替他去解攔在車上的繩。

「我自己來，宋先生！」他哭裏帶笑似的說：「明天要去買一個傷膏藥了！」

我一面解着被汗滲透的衣服，一面看着汗流浹背的他解着繩，不自覺地兩粒熱淚在左右的眼



眶裏溢了出來！

## 白洋河畔

王桐勳

白沙嶺的下面，蜿蜒地從原野的遠方，緩緩地爬過來的白洋河，閃着光，激拍着山崖的巨石，散出無數泡沫，把水面旋起美麗的旋渦；褶成鱗鱗的皺紋，又似疲乏了，默默地往遠方流去……

這河的南岸，便是一塊狹長的沙灘，沙灘的盡處緊銜着一片廣闊的草野。

空氣裏充溢了簡直使人要窒息似的鬱熱的水蒸氣。

時間是正午，草原上往日死氣沉沉的氣象，現在變得活躍而熱鬧了。人好像螞蟻似的，熙熙攘攘，排成兩個相對的彎弓形的隊伍，在烈日的淫威下，偃偻着身體，赤裸着上身，赤着腳，只戴着一頂圓形的箬笠，一隻一隻粗大的鐵一樣的硬臂膊，發狂似的一起一落揮着。

他們已經非常疲乏，頭腦被日光曬得暈眩，眼睛也有點昏花，額上淌着混雜塵土的汗，但大家都竭力想掩飾自己的軟弱和疲勞，深恐被別人嘲笑。他們要熬受這短時間的痛苦，去換得未來的較長時間的休息。

這廣大的羣衆中，有十幾歲的小學生，也有五六十歲的老翁，最占多數的是壯年人——他們是一些強壯的，膚色紫黑的大漢。在他們的臉上找不出一絲的憂慮，畏懼和煩燥的痕跡；他們只曉得熱烈地，勇猛地傾心於他們的工作。

休息的號令下了。

大家把工作交給幾個專守壕溝的人，離開了這個戰場，拖着遲鈍的脚步向草原南首清涼的林子裏休息。有人伸了伸懶腰，打着呵欠，有人在跳着，有人含着烟袋，他們蒙滿了塵土的臉上，顯然泛着輕鬆的笑容。——這就是白洋河畔漢橋村聯合白洋河南岸附近的七個村子組織起來的捕蝻隊。

蝻子的發生已經有十餘日了。原先在羣衆憂慮着旱災的心情中，都不大注意牠，牠就漸漸地蔓延開來了，山嶺上，河岸邊，怒潮似的，黑壓壓的一片，洶湧地趕來，遮蓋着田野，草地，不論有多少春苗，小草，立刻都被喫得精光。麥田的蕎麥只剩下幾根枯萎的瘦骨在熱風裏搖擺，喘息。

因此，捕蝻隊就組織起來了。

勞働的羣衆來到了林子裏，把緊張的情緒鬆了下來，隨意地在草地上偃臥着，互相談笑着，哼着小曲，疏朗斑駁的樹影落在他們的身上。

「大成，你到咱村南黃土嶺看來沒？」說話的是一個身體肥大膚色栗褐的青年，手裏握着一枝短短的烟袋。他想起昨天和王二伯伯爭辯，不禁向吳大這樣問。

「唔，沒有了，昨天小林子的娘到那裏看了看，說是一個都不見了呢。啊，到底沒白費力氣。」

「對啦，我也說牠決不是天上掉下來的，一出勁就沒有了。再說蝗蟲的卵縱然多，終究是有限的，而且……」

「怎麼你又和王二伯伯抬槓來嗎？」吳大知道大成常與王二伯伯抬槓。

「還不是嗎？昨天晚上他又在街上說蝻災是天意，只靠撲是不成的，他說，凡是成羣結夥的東西都不是平常的東西，就是說都有神的。他又說青年人該不信他的話，當時可把我氣極了，他媽的，有

神，有神，一羣蝻子若有了神，難道我們這一羣人就沒有神了嗎？

這時不提防驚動了旁邊豎着耳朵聽的汪有老頭，他皺了皺眉頭，氣憤憤地說：「怎麼？」他的叢鬚鬚接着翹起來了。

「我說的是昨天和王二伯伯抬槓的事……」

「咳！你們總是年輕，那裏知道一百年一大亂，六十年一大變，現在什麼都變了，當然有一場大劫。這是天師告訴我們的。」

「怎麼城南沒遭？」

「那是天意，唉！你們會知道？××年……」

「哈哈……老伯伯，你又重說你已經說過一千遍的舊事啦！」吳大和大成看了像煞有介事的滔滔地，顫動着下巴說話的汪有老頭，忍不住哄笑了。

「笑什麼真的呢！」老頭加重地說。

「哈哈……」越發引起他們的笑來了。

笑聲引起羣衆的好奇心，大家向這邊注視，但熱鬧的爭論就在這時截然而止了。

「什麼？拾了一隻燒死的兔子？」這時在林子西面一簇休息的人中，有人這樣問。

「是的，聽說王頓昨天拾了一隻。」

「在什麼地方拾的？」

「上林。」

所謂上林，就是在這林子西邊的一個林子，這個林子是陳家財主的。林子裏照常是禁止拾草放牛和放羊。樹木、蒿草和蘆葦都特別蔥蘢，因之也就成了兔子唯一滋養生息的所在。同時也就成了人們一個最大的隱憂了。「啊！怎麼辦呢？我們只是不敢進去撲，可是兔子一天一天地肥大起來，若是林子裏的草喫光了，跑到了田裏不是成爲一個大患了嗎？」許多人這樣歎息着，終於年輕人打出主意來了。

「燒掉牠！」

老人們反對着，最堅持的就是王二伯伯。

「唉！那可了不得！那陳老爺可不是好惹的，而且那是多麼不正當啊，好好的一片蘆葦……」

「那有什麼了不得！你要知道，他們財主把地租給我們，到了秋天我們須還糧給他們。地裏儘管遭什麼災害，那活該，反正他們不管。現在我們老婆孩子忍飢耐渴地給他們去撲，可是他們一個人不出，還講什麼給他們燒掉幾棵草都不成！王二伯伯放勇敢點！」大成這樣痛駁了一頓。當天晚上，大和（撲蟪總隊長）招集青年人開了一個會。於更深人靜的時候，就有一個長蛇似的隊伍，踏着靜美的月光向那個林子進發了。

就是在那天夜裏割倒那林子的草。

五月猛烈的日光，烤着林子裏割倒的亂草，加以吹着鬱熱的南風。陳財主知道了這件事，派管家來看的時候，草已曬得快乾了。

「怎麼樣？」一般青年互相探詢。

「我們去看看他說什麼？」

「一羣撲蝻人，向上林這邊集合，那時管家一見就咆哮起來了。」

「媽的！反了！你們誰割的草！」

「老爺，可憐我們一點吧，草是我們大家割的，因為——」

「放屁！」

「老爺，你消一消氣，你仔細想想，我們不割倒草，怎麼撲滅牠？撲不淨牠，莊稼不是就完了嗎？」漢橋村村長劉老頭向管家這樣哀告。

「胡說！」

「老爺，我們的莊稼若是完了，主家的糧也就完了！」

「呸！放屁！完了拉倒！」

「打這混蛋，你們拉倒得起，我們拉倒不起！」

「燒了牠！燒了牠！」

烈烈的紅光，熊熊的火焰，又加以熱風助着勢，火勢越來越兇；而且火又是從林子四面起的，一直延燒了四五點鐘，才把這林子燒光。

「牠一準是看見起了火，跑不及了而燒死的。」另一人又補充了這麼一句。

「那麼，他怎麼發現的？」

「他——」

「伙伴們！伙伴們！幹囉！幹囉！」正在他們談論拾兔子的新聞時候，突然起了這個高亢的喊聲。接着一枝白旗在一個青年手裏高高地舉起——這是表示工作又要開始了。

勞動的人羣聽到了這個號令，情緒立刻緊張起來，一剎那後，歸入隊伍，找到了自己工作的地段工作起來了。

這一個產蛹的區域，是一塊寬約四五里，長約十餘里的草原。他們從昨天早晨就來到這裏，四面包圍着向中央推進。現在只剩了二、三方里了。

剛剛休息過的人精神都很飽滿，他們像馬戲場周圍所圍的大繩似的，緊緊地圍着這塊草原，又掘了無數的溝。他們一面撲着，一面趕着，於是蛹子們惶急地向溝裏跳，一剎那溝裏就滿了。大家把溝迅速地掩平，再向前趕去。

撲蛹的武器非常簡單，祇用一隻破鞋底釘在一根短短的木柄或窄狹的木板上就算數了。這個廣大的人羣，好像走入了一種異樣的國度裏，發狂似的歡呼着，發狂似的揮着兩臂。只見一條一條的粗大的臂膊在閃着光。

太陽像對窮人有切齒之仇似的，把人們烤得簡直要命。每一個人的臉都好像變成一架蒸氣機。汗珠從臉上滾下來，褲子也快溼透了，但他們並不管這些……  
蛹子還是像黑潮似的向前奔去，滾爬。大概牠們是駭昏了？想繼續逃走。

「幹哪！幹哪！快啦！」

這時人們更興奮，更勇敢，更起勁。

人羣突然起了騷動，人們都向河的下游擁着，愈積愈多，漸漸把河岸遮住了，一切頓趨嚴重，喧囂和罵聲打成一片。

「什麼他媽的不成！」

所有的人都來了，睜睜的目光都向河的對岸注視：那是河北村的捕蝻隊，人數比這裏的少，四五天纔撲到這裏。他們想把蝻趕到河裏淹死，誰知牠們浮在水面，並沒有死，卻紛紛奔向南岸來了。

「他們爲什麼向我們這邊趕！」

「打過去！」

「抓過隊長來！」

「揍揍那些小子！他們想謀害我們！」

羣衆沸騰起來了。人們的眼睛射出憤怒的火花，個個都露出一付猙獰的面孔。

「大家安靜點！」隊長大和走了過來說。

但無效，人們好像沒有聽到這個。

「大家安靜一點，隊長要講話了！」忽然人羣裏又走出一個人來高聲地說。

這時隊長站在河邊的一個石崖上說：「大家現在我們改變方向，把我們的人分成兩大隊：一隊到河北岸白沙嶺，幫助河北村的捕蝻隊向這邊趕，一隊在這裏取夾攻的形勢。」

「胡說受賄賂的狗！」

「對啦！不成！」

但這時大和並沒有恐慌，依然繼續說下去。

「大家不要胡嚷，這裏要和大家商議，並沒有別的意思，大家安靜一點，聽我說一句。」

人羣中喧鬧稍微靜了一點。滿堆了怒容的臉都向隊長這兒注視。

「大家聽我問一句！我們到這裏來到底爲的什麼？」

廣場中沒有一個則聲的。

「好，我知道大家當然知道是捕蝻，那麼捕蝻是不是要有一個計劃？」

「當然囉！」

「好，大家既知道這個，那麼大家也就會明白我們以前各人管各人自己捕，失敗的原因並不是不肯出力，而是力量小，因此，大家纔想到兩個人的力量比一個人的強，兩村人的力量比一村人的大。好，大家可以想想，現在我們的隊中再加上一隊，是否可以使我們的力量更大起來？」

人們這時都面面相覷。

「好啦，大家現在也許以爲替別人出力，但大家仔細看看蝻是否能過河？我們現在若不幫助他們捕，就是他們不向這邊趕，一喫光了他們的莊稼後，蝻是否死挺挺地餓死而不向河這邊逃？而且……」

「對！」

「聯合起來！」人叢中發出一聲熱烈的狂叫。大家舉起手的林。

「聯合起來！」大家異口同聲地歡呼。



羣衆又迅速地移動着，各人去找找到各人在隊伍裏的位置。隊長，分隊長，在各處手忙腳亂地指揮着，一煞兒就分成兩個整齊的大隊。

遠遠地看去，萬頭攢動的草原上，人們彷彿更加了一種新的力量，更加起勁地揮着兩臂……睜大了眼睛，奮勇地向前推進……

天空起了變化，西北隅堆上了黑雲，不久雷聲響了，隨着豆大的雨點灑落下來。

「梁老三病了！」有一個人叫着。

「把他送回家去。」隊長吩咐。

這雖然是一件傷心的事，但大家都不大在意。在他們心頭，都有一個希望的心足以掩蓋一切恐懼和悲傷。

雨越下越大，他們幾乎連眼都睜不開，但還是用力地向前趕着。

「伙伴們！快幹！」

「快啦！」一陣歡呼聲風暴似地捲了過來，羣衆心裏光明起來啦。

不多時雲收雨歇。

血紅的夕陽漸漸吻着西山，蔚藍的長空點綴着朵朵絢爛的晚霞，燕子在唱歌，白楊在低語，田裏得救的小苗也都抬起日久低着的沉重的頭。

寥寥的村落蒙上了一層銀灰色輕紗似的炊烟。

「噢！……」從草原上送過來一片偉壯的歡聲。

河北的混合隊和河南的匯合在一起了。大家互相打招呼，拉手，緩緩地向各自的村莊進發。在回漢橋村的路，一個年輕的農民哼着不成調的小曲：

和大哥，

好心腸，

大嫂等你在綉房。

哦！

好一個美麗大嫂，

……

所有的人都充滿了歡欣，他們忘記了疲乏，痛苦和憂鬱。在他們滿佈着勞苦痕跡的，健壯黝黑的臉上，滿堆着微笑。在這種微笑中，我們可以看出含着的一種勝利的自傲。

## 半天的工作

山西太原師範

閻

英

我們總是早晨五點鐘就起牀了，精神恍惚，兩眼矇矓地露出沒有睡足的樣子來；捲了我們很簡單的行李，匆匆地到了所謂「市兒」上——這是買賣血汗的一個地方——時，已經有着許多和我們同運命的在那裏等待僱主的人了。

我們之中有幾個是愛吸煙的，等不到僱主時，他們便很有興地吸起煙來了，他們這樣或許是爲了免得打瞌睡吧！

曙光漫騰騰地散布到大地上了。但是夜的黑暗還在掙扎地阻止曙光的發展，並且又加了濛濛的晨霧，就把我們浸在灰暗的深淵中了；他們吸着的紅煙斗，好像一顆火星似的移動着，看起來十分顯明。

我們之中就是我一個人不能吸煙，我在這沒有事做的當兒，禁不住得要坐在行李上，一臂支起來托着頭。呼呼地睡了。可是決不能睡穩；每當我的伙計們看見一個僱主嚴肅地搖搖擺擺地快要走到我們跟前時，他們就要把我弄醒，好像看見什麼大人似的，不祇把煙斗藏起，並且都裝出一種強壯有力的態度。

有的僱主們叫我們站起後，他板板嘴，露出一種蔑視、失望的態度，匆匆地走了，有的走到我們跟前的時候，臉孔繃得緊緊地，像我們是他前世的仇人似的，推推拉拉地把我們仔細地察看一回，他這樣做，我想和我們買一頭牲畜時，要注意那頭牲畜有沒有毛病是一樣的吧。

我們這樣地被僱定以後，在路上好奇地，低低地向身旁的一個比我大五歲，——他廿歲了——的族兄說：

「哈！大哥，我們的僱主真怪呢！那樣的推拉咱們哩！」

族兄沒有說話，只用手觸了觸我正在恐怕笑出聲來掩在口上的一隻手，他像是在說：「靜些，不要說笑！」我就不再說什麼，於是我們一直跟那既可怕又可笑的僱主到了一塊綠蓬蓬的一望無垠的大地的一端。

僱主像個啞子似的，一言不發；一到地，回轉頭來點對了我們的數目，荷起他的鋤子一掬一拉地

鋤起來了，我們當然也要靜靜地跟他鋤了，鋤不到幾下，僱主如有所得似地回轉頭來說：

「喂！小心苗子——鋤得深些！」我們祇是擡起頭來看了看他的那雙睜大的眼珠。

太陽放光了，牠把包圍牠的那些雲霧由黑變灰，由灰轉白地消蝕掉了。光芒四射，把天和地都變成紫紅色。許多不知名的鳥兒，都像慶賀這陽光得了勢似的，成羣結隊地在天空唱着歌。

在這美麗的自然懷抱中，我不由得抬起頭來，想看一看太陽；但是太陽像怨恨我們這些軟弱的人似的，很快地把牠的強光射在我的眼中，使我再也不敢多看它一眼。

我們底僱主許是乏力了吧？早已坐在地畔吸煙去了。但是他仍然繃緊他底臉皮，像看見仇人似地兩隻眼睛死盯着我們，要使我们怕他，不會怠工，不會損傷他的苗子。

我的伙計們，關於賣血汗的事很有經驗，他們見僱主不做了，就有點怠工的樣子。漫漫地又鋤了一會，我們中的一個先看了僱主一眼，又前後左右向我們看了一周，然後對僱主說：

「喂！我們息息吧！」

「息息罷！你們……這……樣，」僱主的兩隻眼睛在我們每個人的臉上重重地看了一周，漫漫地不得已似的吞吞吐吐說着。

我們不等他說完，已丟開稼具坐在僱主旁邊談笑起來了：

「掌櫃，今天午上給我們吃什麼飯呢？」我們中的一個問。

「吃糕，」掌櫃把他繃緊的臉孔放鬆了說。

「好吃嗎？」

「好吃！」

「好吃！我想也是好吃的——有特殊的味哩。」另一個人幽默地笑嘻嘻地說。

「你說有什麼特殊的味呢？」僱主驚異地問。

「因為是掌櫃的太太做的啊，哈……」

「噫！噫！盡是胡說。」僱主難為情了，兩手搓了一搓，在他總以為是失了尊貴的吧？

我們大笑起來了，你一句我一句，亂說了一頓，僱主忍不下去，更繃緊了臉，發怒似地說：

「工作吧！不早了！」

我們為要吃飯，懶洋洋地，就大家又扶起了鋤子。

陽光更加熾熱，空中好似充滿了烈烈的火焰，地面是熱烘烘的，全身被汗水溼透了，口裏卻祇覺得渴。

「通！」一聲午砲，停工的時候到了，大家偷偷地不住地瞟着我們的僱主；可是他裝做聾子似的，依然工作着，我們之中的一個不能再耐了。

「掌櫃，回去罷？」

「噫！打午砲了！」

「是的罷！」我們譏諷似地回答他。

陽光更惡毒似地晒着我們這些不幸的人，我們又飢又渴，一路上羊羣似的跟着掌櫃吃飯去了。

## 一週年

遠 近

在校和不在校不是一樣可讀書求學嗎？沒錢買高中的進門票，當然只好找個事兒。我認爲同學們的替我惋惜是多餘的，年青青的人只要有服務的熱心，那有挨餓的道理，從沒把叔叔隔着鐵窗的叮囑放在心上。「社會是虛偽的、黑暗的、殘忍的，你這小小年紀當格外小心。」

脫離學校的遭遇是我早就預料到的。每個暑假，當我背着一個藍布包袱由城裏回到家去，一進門，白了鬍子的祖父總是笑吟吟地迎下台階。「家來啦！家來好，咱這回說什麼也不再去啦。」

接到學校開學的通知書後，我沒第二個辦法，只好還去請在祖父面前面子最大的二姑夫來說情：「岳父，你老人家常說什麼事情都不能半途而廢，你想，二年已經將就下來了，還只有一年，一年再這一年就可畢業，拿到中學畢業的文憑。文憑好，你老人家對於現在的事情還摸不大清，現在作事完全仗着那一張文憑呢。你說你有中學資格，人家誰信！有文憑呢，百話不說，什麼事情都能作，你老人家想想，看是那麼着上算。」二姑夫說得有條有理，又溫柔又親暱。說完眼睛往炕沿那邊一瞟，正纏着潤妹兩隻小手架着的一股棉線的祖母，先聽得落了心坎。

「是呢，還有一年，一年。」說着把用綫繩兒吊在鼻樑上的老花眼鏡正了正，更鄭重地說下去：「要說手頭上緊，今年可比那年也緊。潤她娘說了好幾次要給我做個新褂子，我說不做，不做，破就破吧，縫縫補補不露着肉就算啦，你說是不是過莊稼日子得省就省，省一個是一個……」可是老頭子這時卻顧不了愛塔的面子，不等老太婆囉嗦完，頸頸上的老筋就暴起來。

「文憑！文憑是吃得嚼得，還不如一張草紙，擦屁股都不值。」說着一拍桌子站起來。「畢業！畢業有什麼用？就說他叔叔吧，大學都畢了業，三年了，家裏見到他半個錢！結果還被人鎖在牢裏。果然，咱供給小人們讀書並不是專為掙錢，可是總得有吃呀！我問你，一年一年的錢從那兒來？以保恕堂的名子託人請客，跑遍一個縣城就借不到二十塊錢，你們還……還……那不是做夢嗎？」說完橫了老伴一眼，就又坐下，等目光轉到愛塔身上，又似乎覺得話說得太猛，於是把語氣緩了緩，半帶解釋的：「我就是肯賣地，有誰買呀？真是你們真……真真地……連這個賬都算不清。」

末了，終究是祖母心軟，不忍抓破愛塔的面子，拚命似的和祖父吵了整一夜，而祖父呢，卻爲了怕祖母又要氣得發病，就收了火氣，讓心痛在肚子裏悶着。

從那次回到學校後，我就決定畢業後不再妄想升學了。

畢業考，會考都很順利地過去，緊接着同班的同學們也都考上了各人所喜歡的學校，一顆顆輕鬆愉快的心都預備帶個勝利的消息給他們的父母。惟有我呢，連連地接到了祖父五六封酸辛得讓我流淚的信，可是我沒有回答半個字。

鬧哄哄的學校顯得特別寂靜而空虛了。自早到晚再聽不到那熟習的鐘聲「鏘鏘，鏘鏘……」也聽不到那少爺氣的喊聲「聽差，打開水來！」教室上了鎖，寢室裏亂紙滿地，全校只有那個老聽差不聲不響的在鋪板縫裏檢破襪子。

我每天把幾份大報都一一看過，仍然找不到一個合意的招生廣告時，就只好無聊地在學園裏閒溜。走到花室邊，那個不愛講話的老花匠正低着頭篩土，我故意咳嗽一聲，想趁他回頭望時，便走近

去談幾句話，可是他和聾子一樣，埋頭不理。信步又走到松林裏，哄！一羣鳥兒忽然嚇跑了，我打個寒噤，呆住了自己孤苦的影子。

好幾次隨着失業之羣去在考卷上畫希望，可是希望都在仰酸了頸頸時溜走了。等步着滿鞋黑土又回到寂寥的寢室時，桌上卻發現了一張很奇怪的條子：「茲因校內宿舍一律封鎖，乞早爲設法遷居爲盼——庶務處。」我足足瞪了半個鐘頭的天花板，又開始在屋裏踱圈子，直踱到肚子咕咕直叫，還沒想出個較清楚的頭緒。掀起褥子角，還有八個銅板，於是走出大門去嚼最後的四個乾燒餅。

走到胡同口正好碰着庶務主任。我們是同鄉，當我側過身子給他鞠了個躬，他就表示很親熱的樣子叫車夫停住，笑着問我：「你考上那個學校啦？」我說我因爲家境不好，只好就業。於是他立刻把笑臉一收，很關心的神氣：「啊，我說怎麼高中張榜的那天看了兩遍沒看到你的名子，他們都很奇怪，說本校初中畢業前十名的都有，就沒有你。」說到這裏略頓一頓：「那麼，你就什麼事呢？」我說：「什麼事都可以，只要有飯吃。」平綏路的練習生，大同中學的司書，電話局的銅匠我都考過，可是都沒考上。」他把眉皺了老半天才說：「唉！現在的事情真不容易，除了門子就是門子。」又略頓一頓，忽然像想起了件重要事：「還有件事，校長催了好幾次叫把寢室的門都封鎖起來，我說開着一間兩間沒什麼要緊，今天他又催了一次，所以我只好……你看到了吧。」我說高中也有幾個沒回家的同學都住在學校裏，爲什麼他們能住我不能住呢？他慌忙接了過去：「我也是那麼說呢，校長說他們下學期還是本校的學生，你這個呢……」唔。」我聽明白了意思。看他的三角眼向車夫一斜，我也就慌忙又鞠了個躬，向那個蠅子嗡嗡的小飯鋪走去。



抱着半餓的肚子去找胡君，恰好他剛從外面回來，並且帶回來個意外的好消息，那真是「天無絕人之路」啊！我一進門他就握緊了我的手。

「老遠，這會咱們窮小子也不用愁沒飯吃沒學上啦，南京有個軍用無線電學校招生，這消息是一個同學告訴我的，那招生的軍官是他父親的朋友，那軍官對他父親說，若有人想去，可以趕快去報名，因為用人急，考試很容易，幾天後就可南下去了以後，書籍，筆墨，衣服等等都是由公家發的，而且每月有十二元的津貼，學的功課是軍用無線電，學好後按照各人的成績任職發薪，每分鐘收發八十字的四十元，一百字的六十元，一百二十字的八十元，老遠，你說說，你說說，真是作夢也想不到有這麼個好機會啊！」

他那副興奮的臉是從來沒有看見過的。當然啦，這消息被將要露宿街頭的我聽到是要連跳三跳，簡直會不相信一個十五元的司書五百人爭的社會裏能有這樣便宜的事，可是當時夢一樣的興奮使我沒有半分心思去加以考慮，饑餓的火星逼得我再不敢有片刻的遲疑。

一星期後的一個下午，王君送我同胡君上車站，我鄭重地對王君說：

「好，車就開了，你回去吧，我們彼此互相勉勵的，就是勇猛精進，三年以後我們再來比較我們的成績。」

那時我是驕傲的，我覺得機會救了我，我鄙視那些拿了父母的血汗去進校門的人，我要憑着自己的力量踏進社會去體驗學校所學不到的學問。

隆隆隆的火車丟開了一望無際的華北平原，來到山坡迤邐的南國，童心猶在的我靠着窗口向

外望，在在都感到新鮮有趣：雖然車過山腰，兩旁紅鐵似的石壁隨着車頭衝散的熱風返射進來，會使清涼慣了的北方人像裝在蒸籠裏，而我終究是高興的。在一個昏黑的夜晚，望着條條閃耀的火龍，過了地理教員所大吹大擂的長江輪渡；在一個薄露的清晨，望到江南滿野油綠的水稻和秀麗如雲的遠山。那更使我沈醉於南國的風景美，心裏暗想着愉快而光明的日子。這將是個開端吧。

那知到達目的地的第二天，便使我由欣喜而懷疑了。招考的軍官領我們住在一個大破廟裏，早晨晚上，睜眼合眼都是怪難看的大泥佛。靠近的人呢，都是些穿着有惡臭的灰色軍衣的醬臉老粗。我很謙遜地想向舊兵們問個明白，那個大麻子臉兒的紫嘴唇撇了撇打着山東腔說：

「哼！還作夢呢。來到這裏就是當兵！」

這半點兒也不客氣的話，就好像一個晴天的霹靂，從那天起我同胡君吃也吃不下，睡也睡不安，夜深人靜，兩人常是坐在廊下對着明月傷心細語。一天，我們走過官長室的窗口，無意中聽到裏面吐責似的說：

「……你騙他們來幹什麼！你想，他們中學畢業就肯幹這個！開了小差還不是兩耽誤。」

天哪！遠離了家鄉，空着腰包，陌生生地投到這個黑暗角落裏的人兒，能不感到失羣的孤苦，迷途的恐懼嗎？雖然第三天就有個穿黑皮靴的人來安慰我們：

「你們不要看了這一身灰衣服而煩惱，而失望，有學問就有出路。機會多得很，今天先考試一下，成績較好的升一級。再過幾天通信××就要招考學兵了，你們也可以去考……總之，這裏決不埋沒人材。」

但是，「升一級」這從來未聽說過的名詞能給與我們多少安慰呢！等我們懷着個謎答了一張簡單而又簡單的卷子後，果然是「升一級」了。可是我們仍然穿着那身灰衣服，住在那蚊子吃人的黑角落裏。於是我又去請教那位誠實的麻子臉，那傢伙就又撇了撇紫黑的大嘴唇：

「哼！你還不知足，來了沒兩天就升個上等兵。我苦幹了二年，還是兩棵花呢。」

我瞪了瞪眼也沒話可說。

在優待我們幾個中學生的寬容下過了個把月還不算十分吃苦的老粗生活，理想中的「學兵」資格又抓到了。不容易哪，北平，杭州，南京，鎮江，四處招考，報名的一千七八百，高中的也有，初中的也有，都被報紙上「無線電」三個大字的誘惑跑了來。入伍的那天，穿西裝的，穿綢子大褂的，一個個的頭髮都是梳得亮光光，皮鞋擦得雪亮。可是第二天一百二十個卻都一色灰了，大家站在整容鏡前脫掉軍帽照一照自己禿而扁的頭頂，都自笑了。可是大家並不煩惱，心裏都這樣想：

「啊！變了，一切都變了，這是我們猛省的紀念日，這是我們踏上正軌的第一天。」

是的，大家都是懷了滿腔熱血而來的。

生活果然不使我們失望，起居行動都有一定的規律，每天鮮紅的朝陽在操場上照長了一排排整齊的影子，那是我們正在早操。夕陽剛爬下山頂，弘亮有力的歌聲反響於東山西谷，那是我們從野外歸來。啊！誰不是精神抖擻，壯志冲霄！

慢慢地，軍中的生活我們是熟習了，同時軍中的秘密與黑暗我們也洞悉了。官長們都是按資格升官，混的年數多就是資格老，資格老就權力大，不管他是個不會寫信的老粗，資格老了也一樣是你

的上官，是你的上官就要絕對服從，在這種狀況之下，一百二十個中學生便掉在頹廢的污泥坑裏了。排長們是照例行事混飯吃。輪到值星了，報報人數點點名，不值星了便家去守老婆，至於學兵的甘苦，根本就不曉得，你病得要死嗎？那活該！隊長呢，思想幼稚得很，上官一來那就不要命啦。踢正步，整內務，擦玻璃，抹桌子。他不管學兵們需要的是技術，是學問，只要怎樣能使上官看了說聲好就算啦。你不高興做嗎，他只會打，打斷了板子再製新的，再製大的，他把學兵們看成他的仇人，他說：

「中國非亡不可，現在的青年太不聽話了。」

一天晚上，熄燈號已經吹過好大半天了。勤務兵摸鬼似的摸到我牀邊輕輕地說

「隊長叫你。」

我愕然了，這半夜深更有什麼意外要緊的事呢。等我穿好衣服懷着一顆顫抖的心走到隊長室，隊長先叫我把門關牢才似笑非笑的問我：

「你爲什麼要考到這裏來？」

我說：「第一是因爲家境困難不能升學，第二是因爲我想學一種專門技術。」

他說：「除了這兩個原因以外，還有其他的原因沒有呢？」

我說：「沒有。」

他把我入伍時的履歷單翻來覆去地看了一會，臉色忽然變得很難看。

「以後你要給我注意！你要認識你的環境，軍隊裏只有服從，怎麼能夠隨便說話！你在×報上發表的文字我也看到了，不過原諒你是初次。你要知道軍隊裏的事情可大可小，要叫上面知道了馬上

可以犧牲了你的學業。以後說話要當心。」

第二天，我發現我抽屜裏的書籍翻了個亂七八糟。

從此以後，無論在操場上或課堂裏，隊上官長都很注意我，譬如一個動作稍慢一點，馬上就罰我跪下，眼睛向別處一瞟，馬上就罵我聽講不用心。尤其是應用體操的時候，鐵槓是我素來上不去的，於是官長們就好像和我有多大仇恨正好藉這個機會發洩似的，當場罵個面紅耳赤，雞犬不如。

後來，一個同鄉的通信員很懇切的勸告我：「你最好是趁機會到別處去尋出路，說來真是笑話，隊長把你猜成什麼嫌疑，他說抓到一點證據就要不客氣。這簡直是個埋人的深坑，有決心要趁早衝出去。」

是的，這環境使我不敢多留一日了。軍隊裏的事務的確可大可小，上官要想糟塌一個兵那真比碾個螞蟻還容易。

中央×校考期將近的那幾天，隊上託故請假的有二、三十個。隊長知道是人們是不滿現狀而想到外面去另找出路，當然這對於他的位置有着相當的關係。于是他不但為準，而且加以嚴重的懲罰。怎麼懲罰呢，當然不是打手心，打屁股，他想用那個三尺長的青竹板子打傷了人們的腿，打死了人們的心，那知人們並不像他理想中的馴服，對於這個無理的懲罰絕對不願接受。「好！你們敢反抗！」隊長那排大牙齒就咬得咯咯地響。辦公室裏的痛喊聲，使我們聽了又痛又憤。

星期日的晚上，寢室裏的牀位空了七個，大家以為一定是開小差了。可是隊部裏並不見得有甚麼異狀。這可奇怪啦，禁閉室裏也沒有。有人講，難道是送了陸軍監獄嗎？

直到第二天夜裏，有起來小便的聽到那邊儲藏室裏有着怪叫聲，跑去聽了聽，才知道失蹤的七個人鎖在那裏。有兩個衛兵上着刺刀把守門窗。

這幾天的日子都是在氣憤中過着。官長們像看守犯人似的監視着學兵，學兵們握緊了拳頭，急待最後的爆發。

明天就是×校的考期了。我早已報上名，誓死也要走的。

這天晚上，官長們看守得更加嚴緊。上自習的時候，隊長，值星官都瞪亮了眼珠子在教室裏來回巡視，察看各人的臉色，你的眼睛向旁處轉一轉，立刻就有一「眼睛看什麼」的呼叱聲。你輕輕地和鄰座講句話，咯咯的皮鞋聲就馬上走過來。屋裏的空氣簡直比牢獄裏還沉悶，比棺材裏還透不過氣來。我跳動的心像三天沒吃飯，又像炸破了血管。眼睛雖然看不清半個字，而身體還是得保持着端端正正，過一會兒還假裝着從第一頁翻到第二頁。

吹過熄燈號後，廊簷下不准站一個人，值星官的電筒隨着輾轉的牀聲亮東亮西。拍一個人的把掌打在大腿上，好像除了打蚊子外還有旁的意思。

唉——一聲暢氣，轉個身，鐵牀吱吱呀呀像鬼咬牙。

這週遭簡直是監獄呀！

我要衝出去，決心要衝出去！

外面很黑，隔一步遠就看不見有人沒人。我輕着步子先走到小便池。

提着褲子望了望週圍，像有人又像沒有人，呆了會兒，猛地腦瓜子像被鬼打了一把掌的昏迷起

來，我就頂着那股昏迷勁兒一直走向後操場那個平常沒有衛兵的崗樓。

身後老像有人在跟着，停一停脚步，奇怪，跟着我的脚步聲也沒有了，再走，就又跟來。

我也不知道那麼高的牆是怎麼跳下來的。當兩手猛扶在地上時，就慌忙站起來，拐着一隻腿走開了。

夜車是很空的。車箱裏只有跟車的夫役像個大蝦似的弓着個腰打呼盧。我剛睡醒一樣清醒的望着窗外什麼也望不到的黑。

第二天清晨，我穿着新換上的玉白色大褂迎着朝陽在往×校去的街上走着。和我同樣的人很多，有的說着，有的笑着，只有我總是把沉默的臉埋藏在一個大邊沿的草帽下。

一個冷顫，我終於在將近×校大門的地方被一個從牆角跑出來的人喊住了。聲音很熟習，是值星官。

蒙他優待，替我雇了一輛洋車跟他一同到了軍法處

判問我的法官很客氣，一見我就是笑臉，他說：

「軍隊裏開小差是很大的罪過，怎麼你入了一年的伍還不曉得？」

我說「我這並不算開小差，因為我的性情不適於軍事通信，兩隻手敲不來，當然我要找適合於我的職業，不然，國家為我花掉許多錢而我結果不能達到任務，無論在公在私都是一種損失。再說通信××是屬於國家，×校也是屬於國家，在那裏我是為公服務，在這裏也是為公服務，這又犯什麼罪呢？」

他說「你應該預先得上官的允可呀。」

我說「隊長概不準假，已經有例在先，請假的打屁股。」

他問到這裏想了想，卻好意的勸起我來。

「你年紀還青，遲一年再考也不晚。再說這裏面也並不怎樣苦，才只有兩個月，兩個月。只要有決心，自己將來努力，前途總是光明的，總是光明的。」

就這樣我又多認識了六個人，又知道一些在外面聽不到的事情。

六個人都是政治犯，有一年的，有五年的，也有幾個月的高興時大家談談，讀倦了就呆呆地坐着各想自己的事。

窗外一黑一亮的演變着，兩個月的時間很快就演變完了。我邁着好像有點生疏的步子又走出大門，重見了和暖的太陽，長的街道，飛馳的車馬，來往的行人……

……啊！一陣頭昏——我向那裏去呢？

## 一段藥鋪生活

河北正定師範

鄭友松

父親種了一輩子田，同時也吃了一輩子苦：在烈日下，汗和泥塗了一臉，喘着氣，握着鋤。忙來忙去，結果還是個偻着身子，填不滿肚子。他真討厭種田了，願意讓我讀書作官去，但那比上天還難；只好要我到一家藥店裏拉藥斗。

店主老頭子是城內聞名的醫生先生，頭上戴着瓜皮小帽，鬍子發青，馬褂和長衫比他的腰粗兩



倍，舉動很遲鈍。時時望望我說：

「傻傻地又在呆立着了！」

我不敢正視他，因為他的眼光時時凶凶地在我身上搜求可訓斥的資料。

「倒上水！」他摸着古磁水壺，喊着我的名字「小勤。」

我拿了開壺倒上水後，他又問：

「水開嗎？」

「開的，開得在火上嘶嘶地冒汽。」

「多話！」

他喝着水，同時又把長到二尺半的烟管攔在嘴裏；我又不知立在何處好了。最後兩肘曲着在櫃台上望街心賣糖人的擔子。

「勤，傻樣子！——我問你，你的爹娘時常打你麼？」

「是啊！不動就要打的。」

「那你想念他們嗎？」

「不想，我只想回家去種麥子；白麵饅頭最好吃。」

我不知道那時候竟常有這種怪想頭；因為好吃的白麵饅頭只有他和他的老婆能夠吃，我只能拿眼睛來看看。有時他的老婆在監視我，好似我私下在廚房裏偷吃了似的。

「你會偷麼？」

「什麼？」

「偷吃饅頭。」

「啊！你不要欺侮我。」我很感覺不安。

「和你玩的，看顧客去！」

我每天起得很早，開門板，掃地，提夜壺，隨後又是倒水，拉火，作早飯。要我去買菜的時候，那婆子很慎重地一個一個把銅板遞在我手心裏，嘴裏喊着：一個，兩個，三個……僅有一次上了十。

她很喜歡養雞，因為可以吃蛋。有一次，我從雞窩裏取蛋的時候，不慎打破了一個；她怒極了，拿鐵杓劈了來；我看勢頭不對，立刻抓起那個破蛋往她的臉上擲去，隨後一溜煙地跑了。他夫婦倆一心要辭退我，終歸我父親望子心切，好意向人家求饒，我總算不會被辭去。

從此他們輕視我的心理格外加強了。就是言語上，也簡直沒有好感。然而和我表同情的也不乏其人，最顯著的一人，就是主人的好朋友馬拐子。他常在主人面前說我是好孩子，樣子並不傻，只是太剛愎了一些；他又說他本來就喜歡這樣的孩子。

每天我早早地起來掃地之後，剛拔開門板，馬拐子就進來了。假若他立着不動，你絕對看不出他是缺一根腿和一隻臂膊的人。

他為什麼缺腿和臂膊的故事，我背得很熟。有時我卻故意地向他問：「馬伯伯，你的臂膊和腿怎樣失掉的？」他會不厭其詳地再重述一遍：

「那時，我和我的主人，在××手下當營長，和司務長，崖山之戰的時候，我在離戰線不遠的一個

小屋裏住着，砲彈飛過屋頂，比過年的爆竹要響千萬倍。窗紙上的灰塵都落下來。我卻鎮定得什麼似的，左手拿着書擱在左膝蓋上，靜靜地看着。終至於噙嚙一聲，砲彈穿壁進來，我的左臂和左腿就飛去了。」

隨後他做着「飛去了」的樣子給我看。

這天早晨他進來坐在桌旁，我替他倒上水，他慢慢地喝着。不一會主人也起來了。

「勤！給我打盆洗臉水，好孩子。」馬拐子向着我。

我把水盆放在他面前的凳上，又叫我給他挽上右手的袖子，洗了起來。洗過後用獨手把着手巾擦擦臉，再用嘴咬住手巾擦擦手。我看他很費力，說替他擦臉，他說：

「不用，不用。」又說：「有眼色的好孩子，你看我的好手藝罷。」

隨後又到裏屋照一照鏡子出來說：

「老朋友，我又漂亮起來了，」對着主人，「哼！這邊窗台上還有嫂子的花露水，使上點。」

獨手很費力地拔不開塞子，我剛要上前替他拔，他又說：

「不用，不用。」

末了，算是用嘴咬着拔開了，倒花露水在臉上亂塗。

「老朋友，你看怎樣。」

「多使點，哈哈，香味——香氣要濃。」主人臉上顯出笨樣的微笑，「哈哈！多使點，我不怪你。」

八點鐘過去了，馬拐子緩緩地走出店門，我望着他一躑一跛的影子漸漸地消失了。

顧客很少，輕易不見一個。一天，一位腿上長着多數小瘡的窮人一跛一跛地比馬拐子還起勁，來到門口；我迎上去，但他卻對向主人，好像凡人見了君王，說道：

「老先生，我是個作短工的，窮得很，買不起藥來治，你看，這腿上。望先生發點慈悲，可憐可憐，捨給點藥，不然，我好不起來，就不能作工，也就不能吃飯……」

我望一望那腿的瘡，再望一望主人，他的頭好像個西瓜歪放在肩膀中間。

「我店的藥，都這樣地捨下去，豈不將來要吃我的肉，錢呀！——你，你的名字？」

「名字麼？我叫馬斗，望你可憐可憐……」

他一再要求着，但是主人看樣子，只專在錢上打旋子，毫不動心，我很想說捨給他吧！但總沒有說出；要不然我可偷偷地把藥送給他，可是主人在面前，不能動手。

「我不能給人家作工了呀……」那人又說，最後哭了起來。

馬拐子恰在這時跛了進來，看見那人的腿，驚奇地說道：

「怎麼？怎麼？」

那人重新向他哭訴一回，他聽了，有點同病相憐的樣子，憤憤地說：

「朋友，看我的面子好麼？需要什麼藥，盡量捨給他，要什麼錢！」

說着坐在桌旁；主人一動不動地呆視着頂樑。

「少賺幾個錢，算不了什麼；多救幾個人纔是大事……」

「好了，」主人打斷了馬拐子的話：「看你的面子。」再轉向那人，「要知道，我可沒有第二次的！」

那人連忙點頭說道：

「謝謝，我將來好了，總要忘不了你們呢。」

一會兒生瘡的人拿着藥要走了；忽然主婦跑了出來，主人趕忙走到她的側面，嘴湊着耳說話，說些什麼？全聽不見。

「咳！藥是買來的呀！」她聽了之後大聲地嚷起來，「你以為做了什麼善事，我看你倒是做了傻事。藥舖的藥盡是這樣捨出去，有多少夠捨。你卻是看病的先生，連這點就算不清！」

主人低下了頭。

「嫂子不要這樣想，這樣想，只有富家才吃藥，難道藥店專為富人開的？」

她那裏聽見馬拐子的勸戒，口裏嚶嚶叨叨地連罵帶喊着。

主人實在憤不過，起來說：「我願意用不着你管！」偶然看見我正向他笑，他說：

「小雜種！」

「你纔是小雜種呢！」那婆子才到了自己身上。

直到那天晚上，她還怪她的丈夫道：

「藥舖不是你自己一個人的。」

那老頭子只噴着煙。

我在櫃台上只管打算盤，這是我每夜照例的工作，在昏黃的油盞燈下，搖動着我的笨重手指，口裏念着：「六上一去五進一，八退二進一……」

「要好好地練呀！算盤是做生意的基本工夫。」

他每每地這樣訓戒着我；然而今天晚上卻沒有，樣子只是靜聽着主婦的嘮叨，我拚命地要學習會打算盤，不管他們。

晚上睡定以後，我時時被他們叫起，尤其那婆子，偏偏在我睡得甜蜜的時候喊我。有時我卻裝着睡熟不應，她會走到我的窗前：

「睡死了的，死了嗎？」

用手敲着窗櫺震天響；不得已我纔「哼……哼……什麼？」的裝着醒來。

「怎麼叫不醒你？」

「什麼？」我問。

「後園的雞窩忘了關，你去關上；前夜東鄰吳婆的雞給黃狍拉了兩個，快去！我懊喪地披上上衣到後園裏，摸了摸雞窩的口，倒是關得好好的。

回來，她還掛心地問：

「關得牢嗎？」

「牢的！」

我躺倒便睡了。

早上，窗上剛有亮意時，照例不遠的陸公祠小學的鐘噹噹地響着，幽揚而且婉轉；街上漸漸地有人馬聲。我便也隨着起來。

我買菜時，時常在學校門前走過，聽見念書聲，非常羨慕。

一天，我在街上遇見小毛到校裏去。他是馬拐子唯一的兒子，鼻樑高高的，很像他的父親。他時常隨父親到店裏來，於是我倆不久便熟識了。

「買菜去麼？」他喊着我。

「是的，我很想念你。」

他曾拿一年級的課本給我讀，並勸我要竭力跟主人認識藥物的名字。

一天，當馬拐子走到店裏的時候，我正用下巴磕在櫃台上坐着，心知他要說什麼，趕忙立起來。他說：

「勤這孩子真有禮貌！」

「呆頭呆腦的那裏知禮貌！」

主人這樣地說；一面用煙管輕輕地敲着我的頭；我恨不得一把抓住，用盡平生之力，還擊他一下。

「劉桂堂的隊伍要來了！」一會兒，主人向着馬拐子，「真的？」

「不假，聽說到了陳莊，陳六家裏被搶了。」

我望着馬拐子的口。他又說：

「現在的官軍真沒用，土匪跑了纔敢追，不知國家養他們幹什麼？」

外面有轆轤的車馬聲；不一會，主人坐着轎車被請看病去了。

馬拐子和我談到土匪的厲害；到處殺人放火。我想我是不怕的，橫豎是我這塊肉，死了倒完事。

第二天主人又被請去了，第三天也同樣。晚上他垂頭喪氣地歸來，四肢無力地坐在椅上，我給他倒水，打塵土，他也完全不覺得。

「王老太太的病怎樣？」主婦從裏屋跑出來問。

他睜開眼皮遲疑了一下，說道：

「不，不濟世了。」

主婦臉上蒼白，著急；主人更厲害。

我兀自呆視着門外，不看他們。

忽然馬拐子跛了進來，他這天穿着明晃晃的馬褂，樣子也同樣著急，呼——呼——喘着氣。

「劉桂堂土匪離這裏祇二十里了，暫住在十里鋪。」

「呢呢？」主人沒聽見，又說：「老馬怎麼辦？」

「來了，我們迎接他們，怕嗎？」

「呢呢！怎麼辦？」王老太太不濟世了，他們準說吃我的藥吃死的。」

「哈哈……你說什麼死了？」

「哄你？」遲疑一下，「他們準說我害死的。」

「沒有價的事，他家陷害你不成！」

「反正是吃官司。」

我看了主人說話的神氣，恨不得說：活該！



突然太太跑出來，看見馬拐子，喊道：

「救命呀！馬兄弟！」

「我正在想……」略停，「你們怕他們怎的！」

「你總得給我們想個辦法。」

「真的，老兄怎麼這樣膽小！如果你們——不放心——不放心——我可給王先生寫一封信去勸一勸；況且，好在他也不會存心向你們尋事的。」

「難怪他……請寫好了，立刻——」傻勤把筆墨拿來！

我趕緊拿過來放在馬拐子的面前，嚙嚙地又硯着墨。

墨好了，主人預先展開紙，馬拐子右手拿起筆，用嘴咬着把筆套摘下，丟在桌上。

「哼，用這封信去擋他，和鐵砲一樣。」馬拐子寫起了以後說。

主婦倆呆視着桌上的信，末了，抽了一口氣。

馬拐子又用嘴咬住筆套，戰抖着手要插好筆；我想替他，他說：

「不用，不用——怕他怎的！」把筆往桌上一丟，嚙叮！」

正午後，忽然馬斗闖進店裏，我幾乎不認識他了，他的腿已經不跛。把手中的柳條籃子放在櫃台上，籃中青青的有些東西。

「先生在嗎？」

主人跑出來。

「先生」那人說：「先生，自從先生給我治好瘡，我能澆園，能拉糞，能耕地……我怎樣感謝你呢！前天我的老婆說：『你去吧！說窮人家，沒有什麼好禮物，望先生包涵。』先生，這是我們鄉下的土味，望你收下吧！」

主婦也跑了出來。

馬斗把籃中的東西，一一拿了出來：有蘿蔔，有白菜，有蕪菁，有雞子，有……擺滿了一桌。主人和主婦都咧開了嘴。

晚上傳來的消息是：劉匪離這裏祇有十里了。城中人家都著了慌，有的往城外逃，嘈嘈嚷嚷，滿城風雨。

第二天一早，我便看見父母了，父母比以往老邁多了，比以往填加了愁紋。匪退後，我也不再回到鋪裏去，從此起就開始了我的農田生活。

刊叢學文年少界世

譯尊可夏

愛的教育

亞米契斯著 七角

續愛的教育

孟德格查著 六角

店書明開



## 我研究無線電的經過

英 人

當我離開了學校生活，踏進這廣闊的社會，就覺得自己太渺小了，既不會受過完全的教育，又缺少一藝之長；沒有絲毫力量去應付眼前的生活環境。

後來仔細一想，與其盲目地將光陰虛度，不如借空閒的時間去讀些兒較有益於人生的書，以增加一點智識，也可以作正當的消遣。因想學校功課中許多學科，究竟是所讀非所用；學校既是營業性質，教師又大半是教死書餬口。學生正當天真爛漫的少年時代，教師既不能引起他們的興趣，自然不肯用心自學，因此也就失去讀書的機會了；離開了學校，才覺得後悔不及！

平常我對於物理學，特別覺得枯澀無味；教師捧着書本，一字一字地讀着，這種教授法，絕不能引起我的興趣。又因學校設備不完全，沒有實驗，許多理解力較弱的學生，怎能曉悟這些事實的深妙呢！

跑出了學校以後，眼見的、耳聞的、口傳的，以及日常生活所接觸的更多了，才覺得物理學的許許多多的用處。於是，我決心把物理學重新地攻讀起來！

一方面開始從簡易有趣的方面實驗起來。許多的儀器，都由自己動手

製作，更加使我領略出學理的趣味，並且養成了後來對於各種器具機械，都喜歡自己製作的習慣。在物理學中，我最感到趣味的，就是電學部分。因為我覺得它特別的有貢獻於人類；它底力量和變化使我像孩子看見魔術一樣的驚奇。我推想：它將來的發展和應用，是沒有限量的。

我將大部分的時間放在關於電學的實驗上了，先是玩電鈴、電池，後來就弄起小的電動機和發電機來。大半是買了材料來自己裝置的，也有拿現成的加以改良的。這樣對於電學漸漸地明瞭起來，正好做我研究無線電的基礎。

我平時又喜閱讀關於文學的書籍和雜誌。一天，想把幾年前所積下來的一箱東方雜誌，撕了開來，把關於文學的和科學的材料，分類裝訂。當我將這些雜誌扯得亂七八糟的時候，發現了一篇文章，叫做「礦石收音機的製造法」；據說這是美國某報館所徵求的最簡單、最經濟和最合用的收音機製造法。應徵的有幾百架之多！然而只有這一架最合條件。在這裏裝置起來，連美國電台的播音也可以收到的呢。

這使我像獲得什麼寶貝似的。趕忙把地下的亂紙迅速地收拾起來，隨即把材料的名字一抄，騎上了腳踏車，飛也似地馳到街上，才想起這些東西不知道在那兒買，好容易問到了，急急地買了回家。又把那篇文章讀了又讀，照樣裝置起來，直到晚上十二點鐘才完全裝好。那裏知道不但美國電台的播音沒有收到，連中國電台的播音也沒有收到一處。

失敗對於我常像扇子搗着爐火一樣；這番的失敗反而增加我達到成功的欲望。收音機裝好的第二天，第三天，我還不肯放手，整天掛着聽筒守候，但始終沒有聽到聲音終於祇好暫時擱下。

以後就買了不少的關於收音機製造法的書籍來看；又重新裝起較實用的收音機來了。因為是門外漢，瞎摸盲捉，吃了不少的虧才得了門徑。

但是無論如何，我不會輕易滿足的。後來聽見外國製造的收音機，不但聲音響，音質也異常的好；就盡力地把自己的收音機拆了又裝，裝了又拆，一步一步地把牠改良。

每看到雜誌上有講到新奇的綫路時，總喜歡去嘗試一下。才裝了長波，又想裝短波，後來又裝成長短波機。更進一步，又想研究外差式的裝置法，並且也做過幾架小電力的發音機和發報機。

然而知識的欲望時常增加，欲望常跑在實驗工作的前面，一種欲望達到，新的欲望又出現了。回想這幾個年頭，成功和失敗時時在置換着，失敗不會使我失望，成功也不能使我滿足，我總是繼續努力地前進。

## 南苑修綫記

遠千里

### 一 原起

從北平電報總局到南苑二十九軍的司令部，有一條電報綫，是沿北寧鐵路繞道豐台通過去的。電桿均已腐朽，恐不能禁風吹雨打了，於是部令整理：應換桿的換桿，應換綫的換綫，以免多生阻礙。

### 二 工人

這一件小工程，由一位工頭帶領四名大工和十名小工去做的。大工就是技工，凡上桿手藝和他的手藝，都是技工應做的事情。可是像這種零星工作，是非常辛苦的，比開闢新路的工程要賣力氣。

普通技工月薪都祇十數元，作工時，每天另給津貼四角。在都市裏，生活程度高，十個人有九個是不夠花的；所以都願意作工，越是常作工，也便常有工做；越是不常作工，有了工也不會輪到你。所以作工時非賣力氣不可，非傻幹不可，工人原來是應該如此，命定如此的！

### 三 趕到豐台

第一天清早五點鐘，被熟悉的聲音攪醒。睜眼一看，工頭和幾個同事都已經起來，我也便慌慌張張地穿好衣服，捆好一件小行李，裝在運料的騾車上。本來照規矩從豐台開工，應該發給我們車費；而且到豐台足有四十里路，步行是很夠累的。但現在我們祇能步行，也不敢去問一聲。因為問就是不守本分，不守本分就不能升級，不升級就是每年少得二十四元錢。於是隨着工頭，大步地，一氣趕到豐台，到時還不足九點鐘呢。

在豐台是有日軍住紮的，黃綠色制服，鮮紅色的肩章領章。兵營上高懸着一面簇新的太陽旗。我抽了一口冷氣，我的鼻子發酸，說真的，我想哭一回。

豐台也有二十九軍，灰色土布軍裝，看起來怪蠢笨的。但他們年紀好像都祇有二十上下，他們總是挺着胸脯現着一股特殊的神氣，意思是說：「你知道我是二十九軍嗎？」我不由得鼻酸，眼眶發溼，他們何嘗……唉，我希望我也到軍隊中去幹一下子。

### 四 喝涼水

夏天的熱怪叫人怕的。坐在樹蔭下，擺着茶壺茶碗，手裏不住地搖着大芭蕉扇，汗還是止不住的流。對呀，真是熱的很！可是我們卻沒有這福分，我們得在日光下作工，而且爬到電桿頂上去，這才不是

味兒呢！我們的工作，是永遠流動着的；想喝水也沒有辦法。幸虧一路上有許多菜園，於是涼井水便成爲我們唯一的甘露。每人每日所喝的涼水總有一、二十磅吧。這可不是說着玩的，這是實在的情形。我們的臉上總鋪着一層汗珠，我們的衣服老是像才從水缸裏撈出來。要在從前上學時，我決不肯喝涼水；喝涼水是不講衛生的，可是現在呢，我滿不在乎地每逢喝總要喝一個飽，什麼也不能顧慮了。

### 五 老王真危險

從豐台電話局分桿，到南苑電話局分桿，都附有河北省長途電話線一條。因爲我們要換桿子，他們也派人來隨同改綫。有一個名叫王起的，是個黑大個子，兩手腕上刺了許多花和他自己的名字。提起做活來，真算能幹，只是他太魯莽一些，恐怕容易發生危險。

已是南苑地界了，他正在桿上緊綫。忽然，「砰」的一聲，綫斷了，他就頭朝下倒掛在電桿上了。我們上電桿都靠着鐵鞋的力量。鐵鞋的製法很簡單，只是兩個半圓形，有着鐵牙齒，正好軋住電桿木。因爲他祇用一隻腳軋住，太大意了，才弄得這樣倒掛着，臉孔漲得通紅，只是嚷，一動也不敢動。幸喜離地不高，我們趕緊托住他的頭，又爬上一個人把鐵鞋的帶子解開，慢慢地將他鬆下來。又扶着他在野地裏溜溜脚步，不一會工夫就好了。因爲他幹活兒不偷懶，肯賣力氣，大家就說他是積了德。實在吃這一行飯，決不能把危險放在心上，危險是隨時可以遇着的。總宜謹慎，但也不可害怕。

### 六 露天睡溼地

從豐台到南苑，只有二十里路，幾天工夫就到了。我們夜裏住的地方，一天一換，工程做到什麼地方，便住在什麼地方。或住廟，或住店，都是不會舒服的。可是慣了，也便不覺甚苦。屋子裏面簡直不能睡，

又窄小，又骯髒，又多臭蟲，又有蚊子；所以我們總是在外面鋪一張蓆，露天而睡；有清風明月相伴，反覺有無限興味。到南苑的這一天，恰恰下了一場大雨，地上溼的很。我們想今晚不能在外邊睡了。可是當我們剛一走到屋裏，便有一陣怪不好聞的氣味把我們趕出來。還是在外面睡吧，下雨再說，生了病吃帖藥就好啦，哪裏一準會生病呢？於是又把蓆子鋪在溼漉漉的地上，鋪上兩層被褥便睡起來。幸喜這夜沒有下雨，也沒有睡出毛病來；只是無風蚊子多，腿上給叮了些紅腫的疙瘩。

### 七 南苑風光

在河北省有幾個養兵的地方，如馬廠、保定、大名……但都不如南苑偉大寬闊。南苑在永定門南二十里，是歷代帝王狩獵的圍場，有土牆圍着，方圓一百六十餘里。這裏最令人注意的一點，是樹木很多，四面一望，盡是些高大茂盛的樹木，越顯得此地的雄壯。

從北平到南苑有汽車可通，從永定門到南苑更有輕便鐵路，駛着四輪平車，可坐六人，每人票價六分。這不是火車，而是用人力推行的簡單的平車。

現今南苑有停機場，歐亞航空公司停機場也在這裏。二十九軍司令部也在這裏。

關於南苑還有一段傳說：乾隆皇帝下江南，有個鄉下人不認識他，同他談天，他說我有一塊田，甚為肥沃，周圍有一百六十餘里大。這便是指着南苑說的。南苑土質確很肥美，當此大旱之時，別地方的農作物都已枯萎了，這裏卻還是很好。這裏還有許多花廠，種着名花異草，多半是由人力挑到北平去賣的。價錢很便宜。

### 八 坐騾車回平



工竣之後，立刻返回北平。因有運料單套騾車一輛，我們也便乘着回去。北方的騾車，實在頗簸的利害，把心都給搖得發慌。臀部坐得發酸，用這邊吃一回力，忙換另一邊。我雖是北方人，也不能吃這苦頭呢。北方的灰塵也是南方所沒有的，大路上，常是飛塵蔽天，把太陽光遮得昏沉沉地。

回到北平局裏，把一身又酸又臭又骯髒的衣服換下來，跑到澡堂裏泡一個澡，真覺得輕爽，痛快極了。

## 十七自述

河北天津女師

佳 軍

十六年前一個十一月底的夜裏，我被降生在一個極小的村落裏，那個小村子只六七十戶人家，那個時候，那小村子裏的人都有飯吃，都有工作。

在我五個月的時候，我的祖父因癆病死去了。這便是一家不幸的開始，本來在我們家裏如果生了一個女孩子，這個母親在產後的十數日便須含淚被迫到廚房裏去煮飯的，何況在我入世的五個月就死去了祖父，這不幸當然是我帶來的；從此我和母親得到了歧視和不堪的待遇，原是很自然的事。

十二歲的那年夏天，我的曾祖母死了，在棺材沒有抬出家的時候，祖母便很活躍地整理曾祖母的遺物了。她的活躍自有理由，因為從此她可以得到大大的自由的呼吸了，從此她便是這一家的主人了，她有管束廿多個人的權力，她可以支配全家金融的活動，自然對於她自己的升級是該慶賀的。這個高大的婦人——我的祖母，她是喜歡浪費的，喜歡打牌的，她很喜歡吃瘦牛肉，差不多每頓

飯桌上都要擺着一碗瘦牛肉。她對於兒女是毫不加管束的，她總說什麼都任其自然好了，確是盧梭的忠誠的信徒。她又有一顆慈善的心，常常自己餓着肚子，把食物給了比她更餓的人。假如她喜歡了這人，至死會喜歡他，假如恨了這人，也是始終恨着的。她不喜歡我的父親，因為我父親有一個比她更強的個性；她不喜歡我的母親，因為我母親沒有一雙靈巧的手；她不喜我，因為我帶來了全家的不幸。這一家，這個從前的小地主，就因為這個愛吃瘦牛肉的高大的婦人沒有合理的管理，漸漸衰敗了，一直到他們所得的食物剛剛祇能糊口。

在我四個月時候，就被斷了乳。母親沒有錢給我買牛奶，僱奶媽，我就一直被喂着不放糖的白麵粥，一直到我能咀嚼飯粒的時候。據母親說，我會說話比平常的孩子都早，可是我在三歲時才會走路。在冬天，我母親把我抱到太陽地上曬暖，給我一個很乾的燒餅或饅頭吃吃，爲了要消磨這很長的時間；有時把我放到屋裏冰冷的坑上。有一次，母親給我一個油條吃，我吃的不耐煩了，睡着了，老鼠把我的手咬的流了許多血，因此我又生了凍瘡。一直到現在，這紀念，這深深的疤痕，還明晰地留在我的手上。在夏天，母親把我放到樹陰下，叫我玩着小姨姨做的布猴子，有時端給我一小碗涼的雜麵條，叫我用自己的小手指代替筷子；所有的時間，都是我獨自一人過的。祇偶然小咪咪搖着尾巴和我做做伴，分我一點食物而已。母親有時在祖母屋裏做活計，大部分的時光都消磨在籠下。

父親對於我們這個大家庭是沒有感情的，他在官費的師範大學畢了業，就在外邊做事，在我四歲的那年，我向娘要我的爹爹，會惹起母親午夜的一場沉痛的哭泣。

五歲那年夏天，爹爹由河南回家了，我帶着滿心的好奇被一位堂兄領到客廳去看我的爹爹。呵！

原來我的爹爹是那麼一個可怕的人，短小的身材，穿着一身白的衣服，帶着一付眼鏡，一圈一圈的，幾乎看不出他的眼珠來。幸虧說話還和氣。

這個陌生人——這個爹爹，來到我娘的屋裏，對於我是件很可怕的事，嚇得我不敢發一聲，跑到院子裏坐在階沿上哭，情願和伯母屋裏的京京玩，連塊糖都不要。

在父親臨走的時候，母親才告訴我爹爹給我帶來了一雙粉紅的洋襪子和一個葫蘆樣的一瓶糖，我起始知道了爹爹是個好爹爹，是個可親的人，竟因此引起了我一場很痛的哭泣。

我的外祖母家很窮，舅母是不許我們母女倆在他們家住過三天的。母親是外祖母的末一個女兒，每次我們從外祖母家回家的時候，外祖母總在前一天到後街的點心鋪裏買許多點心和洋糖，到深夜，人們都睡了，於是外祖母輕輕地把點心包在包袱裏，點心的上下面都放上棉衣或夾衣。有一次舅母坐在旁邊，我一按包袱，包袱裏包裹點心的紙嘩嘩地響，我忽然想起裏面有花花糖球，立刻想解開包袱來吃。外祖母瞪了我一眼，後來舅母走了，我又挨了母親的一頓打。我們回家的時候，外祖母總是站在胡同口望着，一直到我們入了大道，被荒塚邊的古柏遮住了我們的背影。這時候，母親停止了脚步，把肩上的包袱放在地上，把一包可愛的點心拿出來；那花花糖球也拿了出來，讓我提着。只可憐，當我很費力地提到家時，母親卻把那包很重的，很香的，累得我手起了紅印的點心交給了兇惡的祖母，把糖球分給總欺負我的堂兄弟妹，我是多麼的難過啊。

嬸嬸對伯母說：「看二嫂娘家多給爭臉，每次回來都有禮物給娘，給孩子們，」母親聽了，祇是似哭地笑着。我也奇怪，每次由外祖家回來後的幾天，祖母總會變成一個和藹的人了。

祖母很喜歡三叔屋裏的孩子，把我外祖母家帶來的點心都給他們吃了。有一次，伯父趕集回來，帶回來好多燻肉和燻腸，伯父屋裏的小坦子、庭庭，三叔屋裏的小筠和小蘭都很熱鬧地吃着。我走到院子裏，看見她們吃，趕快跑去，他們卻把我關在門外，在裏面大笑，我氣得大聲哭了，母親拿了一個胡蘿蔔把我哄到自己房裏。

這個帶來全家不幸的女孩子，所有孩提時代的時光都是在當街的廟臺上，村後的小溪邊，人們的歧視下過去了。我從小怕大聲喊，怕打架，別人打我我不敢動一動。因此我常常自己在院子裏玩螞蟻，我最愛黑的、小的螞蟻，在他們戰爭的時候，我總要設法解散他們的糾紛。

在我七歲那年的春天，伯父得到父親的信，叫我同堂兄弟一齊學認字，我真害怕，伯父竟用過他笨重的手掌打在我背上。後來我帶着滿身的戰慄進了書房，起始讀第一冊千字課，覺得很好玩，很喜歡念，我的記憶力使他們在不經意中起了重視，從此我在這個家庭裏也得到一個位置，我起始抬起頭來生活了。

九歲那年，我的父親又回來了，他盤問我的功課，出乎意外的我竟對答如流，我告訴父親小筠他們總欺負我，我要求他把我帶到外邊去，我討厭這個家庭，竟落了淚，父親帶着滿心的好奇把我帶到天津。

我梳着兩個小紅辮子，穿着一件花洋布棉袍，一雙黑緞子繡花棉鞋，我的心裏真高興呵。穿了一身嶄新的衣服，走路連頭都抬不起來了。老強說車備好了，我急忙跑到場院去，坐到車上，家裏的人都出來送我們，母親帶着淚，連話都說不出了。我卻覺得很快活，離別這個小村子，離別這個家，離別母親，

沒有流一滴留戀的淚。

到了天津，父親把我送到女師附小的三年級，那時父親還在女師做事，我同父親睡在一個大牀上，這時候，這黃金的時候僅僅半年。

我邁進這學校裏充滿了畏懼，因為那羣穿着裙子的小孩子對於這個穿着肥大的花布袍子的異鄉孩子是很歧視的。我不懂她們的話，我也永不敢發言。我沒有學過算術，連阿拉伯字碼的九與六都分不清，我的圖畫總得丙下，竟有時得了，有時先生舉着我得了的圖畫給人看，我覺得這是莫大的侮辱，祇好咬着牙，把淚嚥下去。我是常常被一羣可怕的孩子們取笑的，他們常常問我，你知道二減一等于多少？他們常常偷偷地打我一下，瞪我一下。我說話他們不懂，他們故意說我罵他們，氣得我鑽到被裏偷哭。漸漸地我的大字和作文成績貼在教室後牆上的玻璃框裏了，我的心裏才開始有了笑意。這些小孩子漸漸地和我玩，和我要好起來了。要我和他們跳繩，踢毽子，他們還送我糖吃。我漸漸的對這學校有了感情，每天很早就去上學。

十歲那年，父親離開了天津，叫我寄宿在學校裏，他很放心，因為我素極健康，又不愛哭，不想家。

呵！這時候沒有人照管我了，我必須自己洗大褂，洗小牀單，真討厭，這牀鋪是又高又窄的，我常常滾到地上一直睡到天明。同屋的同學都十四五歲了，有的更大，她們有的脾氣很壞，故意欺負我，常常着說：「你們鄉下人是一輩子不洗澡的嗎？」有的很好，她們還肯教給我算術。但是，無論如何，她們星期六是必需回家的，這一夜祇有我一個人睡在這間大房子裏，我把頭縮到被裏，恐怕那紅眼睛綠頭髮沒有下巴的人來抓我，我起始想家了，想娘了。我娘總是叫我睡在裏牀的。忽的我又想起祖母的狠

心和堂兄弟們的欺負，家有什麼可戀呢？

漸漸的我在班裏有了地位，我也做了班長，這三年就這樣過去了。但是逢上算術時，總是不能抬起頭來的。在高一的那一年，曾向大公報投稿，得了滿滿的一口袋糖和一本嶄新的小字典。以後遇有空閒，總是鑽到圖書館裏去看小朋友，又漸漸成爲少年雜誌的忠實讀者，我漸漸地對於作文有了很濃厚的興趣。

十九年的暑天，我起始入了中學，這五年的中學生活沒有什麼特殊的事情可以敘述，像是在生活在平靜的湖裏，沒有什麼事足以戀戀，也沒有什麼事足以詛咒。

我的性情太不近理科，所以沒有做科學家的奢望。但說我可以研究文學爲專業的嗎？那也未必。人最好是各種滋味都嘗一嘗，沒有動盪沒有波紋的生活，是會使人厭倦的。我恨這學校有一個門，四周繞着高大的牆，把我的視線遮住了，不許吸一口異樣的空氣，終有一天，我會逃出這塚牆，改變我的生活，擴充我的視線。我們是生活在火山爆發，洪水氾濫，羣獸怒吼的時代裏，那裏好住在小圈子裏而不自覺呢？

刊叢學文年少界世

## 風柳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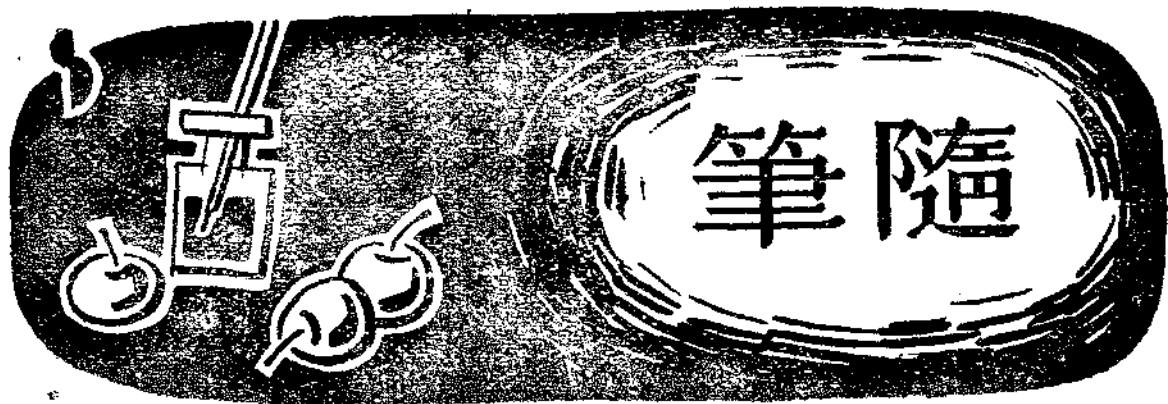
著亨萊格

譯圻炳尤

分五角六

本書是第一部用大衆語翻譯的童話。生動，談諧。內附有豐子愷先生「翻譯」的插畫十二幅。

開明書店



## 修路

小農

午覺睡得正舒服，幾聲尖銳刺耳的哨音，把我們從夢中吵醒。爬了起來，拿着工作器具，趕快排隊：仍舊繼續去修上午未修完的汽車路。

鋤頭、鐵鍬都放在右肩上，整整齊齊，太陽光照着，反射出耀眼的金光。我們打破了初夏晌午的靜穆空氣，唱起雄壯的開路先鋒：

「轟，轟，轟，我們是開路的先鋒……」

二

一個老農半披着破舊的褂子，灰褐色的臉上刻着幾條很深的皺紋，像一頭將要被殺的耕牛，向屠夫哀鳴求饒似地說：

「先生們，發發善心吧，我們全憑這幾畝地養活一家的，不要再掘我們的地吧，唉，麥苗好容易長到這麼大……」

「這不是我們的意思呀，校長的命令，那個敢不掘？」一位小同學着急地說。

紫醬色面孔的×主任走過來，指手劃腳像在講書似地對老農解釋：

「用了地還給你們錢哩！再說是爲大家修路啊，修了路你們一定不走嗎！」

「走是大家都要走的，」老農勉強做了個笑容，「可是我們只有這塊地，多打幾升糧食就能夠多吃幾天，少挨幾天餓呀！先生們，可憐可憐吧！」

我們都停止了工作，有的替老農發出不平之鳴，有的和老農問答着，亂哄哄地，夾雜着一兩句謾罵聲。

三

×| 校長倒背着手，挺着胸腹，正在監工；大踏步的走過來啦。——他曾經當過軍官，體魄很魁梧，有一種令人敬畏的氣概。

怒： 他滿面帶着怒容，臉上的肌肉微微地顫動着。顯然地，方才老農和同學們的話觸動了他雷霆之

「你姓什麼，叫什麼？你真混蛋！我們學校裏化錢出工，給你們修路，並不是爲我們自己啊！縣長規定過汽車路寬是三丈六，這一段還不到三丈，你知道不知道？」臉孔往下一沈，接着聲音更大起來：

「你們早就犯着法呢！你不服，咱們到縣政府去打官司，老這麼嘮嘮叨叨地！」

×| 校長常說，老百姓吃硬不吃軟，辦教育非用「政教合一」的力量不可。

果然靈驗，老農一聲也不敢再響了，——他已經知道不論怎麼說總是不濟事的。他默默地，慢慢地走開啦。

同學們還在小聲地談論着，沒有一個在工作。



「開工！」×校長又怒吼起來，「你們想搗亂嗎？我看，那個不工作，我就開除誰！」  
同學們也不敢再響了，有的俯下身子拔麥苗，那聲音很清脆「悅耳」；有的掘土往路上拋，那聲音卻怪沉重的。

一會兒，老農的女人出現在地頭上了，她坐在地下一動也不動，有幾根頭髮散亂着，臉上掛滿了淚痕。

我們知道，拔麥苗比拔她的頭髮還難受，掘土塊就像割她們的心肝！  
然而，這是×校長的命令，又是爲「公家」服務，誰敢說不掘不拔？

## 四

汽車路墊高了許多，路面穹起成弧形，像都市裏柏油馬路的樣式，雖然用土築的。我們工作完畢，拖着塗滿爛泥的身體，整隊歸校了。

×主任又唱開路先鋒歌，這次的聲音微弱得很，再也不那麼雄壯啦，簡直像在唱着一喪歌：「轟轟，轟轟，我們是開路的先鋒……」

回頭一看，老農不見啦，那個老婦人還坐在地頭上，她一動不動地，像在深思着，兩眼死盯住一簇已經拔下來的麥苗，不知她在想些什麼。

同學們的心像壓着萬斤重的一塊鉛，胸中的火在燃燒着。  
以後汽車可以很平穩的駛過，坐汽車的人再也不會受顛簸的罪了。

## 待 車

陝西西安高中  
柳 青

隴海綫的西安站上，午前十一點鐘的慢車快要東開了。

長長的一列車箱，一輛二輛，不是鐵門子，便是材料車。一輛客車也沒有，一個旅客的影子也不見。車站上寂寞得要死。

頑皮的春風太不知趣了。牠不應該到這充滿了秋意的車站上來佻健。正給它拂掃着的站台，骯髒的塵土不住地飛揚起來。

中正門外，在這令人窒息的空氣裏，一羣人的形體顯現了。他們朝着火車站走來，說不定是趕這一次車走的。可是，車站上怎麼竟忘了這十一點鐘東開的車，不預備一輛客車呢？

近了，更近了。漸漸地要進車站了。他們走得萬分的慢。

他們終於進站了。

呵，一羣傷兵！

他們有的拄着兩根拐棍，有的拄着一根拐棍，有的缺了腿，有的缺了胳膊，都跟在一個軍官的屁股後邊進站來了。

他們幾十個人，聚在一塊兒。在這四月天仍然不十分暖和的站台下，依次地坐下，依次地吹出一口鬱氣：

——啞……

這，大概是疲乏的音符吧！

一個個面色蒼白，這是自然的事。因為他們像是新近才帶了傷的。現在，他們上那兒去？局外人一點兒也不曉得。要曉得，只有諦聽他們和那長官的對話吧。

——報告副官，副總司令給我們多少錢？

一個傷兵謙恭地問。自然，此時不用立正了。

——現在別問，車開時就會給你們的。

這是軍官簡截的回答。

「服從」二字在他們的腦子裏烙了一個深深的印痕——永遠磨滅不了的印痕。

於是，這問題便不再問下去了。然而，別的問題還多着呢。

——報告副官，給我們的護照呢？

另一個問了。

——沒有護照。洛陽、鄭州都有總部的通信處。你們的名字已經都通知他們啦。

這，又是軍官簡截的回答。

——不，我要回家……

又一個這樣急促地問。苦痛的呻吟扯長了「家」字的尾音。

——你那兒人？

——山東。

——那你到了北平，進了東北軍殘廢軍人院再說吧。  
——不，北平，我不去。我要直接回家……

山東籍的傷兵固執着。他和副官這樣的對話，把他的大部分伙伴都怔住了。有的哭了，年紀較小的哭得更傷心。

——副官，我們的家，白山黑水間的家呢？

——要我們的家哩……副官我們的……

——誰教我們從東北跑到這塞上來，把一塊骨頭也幾乎送了。若是和敵人作戰，我們還可以死在家鄉。爲什麼不讓我們爭回我們的東北呢？

——要我們的家……

……

因着這樣的感慨激起了更傷心、更高的哭聲。

這許多哭求的問題，若不是給機關車的一聲汽笛的呼嘯截斷了，那可憐的小副官將如何作答呢？

現在好了。副官站在鐵門子的門口，手執一本點名冊。另外，一個護兵站在對面。他叫一個名字，一個傷兵應一聲：「有！」然後，護兵將那傷兵的手指捉住，在印色盒子裏黏了一下，又在他自己的名字底下撒上一個手印。這樣，一塊錢到手了，上車去吧！

——一塊錢夠幹些什麼？

車篷口不時地傳出這樣的怨言。可是，車終於開了。大地在打圈子，一列車上載着些不健全的、傷的靈魂離開西安，橫過了關中平原走了！

## 馬纓樹

北平中國大學

夢芬

學校花園裏的環香亭前，並列着一行枝葉扶疎、亭亭如蓋的馬纓樹，大約是五棵吧。樹的高度，和我家的那兩棵差不多，祇是學校裏的這幾棵枝幹略粗些。每天晚飯後我和娟如姐到花園裏去散步的時候，必要從這幾棵馬纓樹下經過；因此，我的荏弱的心裏，每天都要染上一層懷鄉之感，濃厚的，沉重的。

前天，一夜喜雨，把校園裏的馬纓樹催開了幾朵鮮麗的紅花，我在無意中瞥見時，莫名的鄉愁，襲上心來，我不得不憮然地把頭轉向別處，再也沒有去欣賞的勇氣了。

這，提起來已是十年前的事了。

記得也是一個初夏吧，二哥從嶺南旋里，帶回一小包馬纓樹的種子，交給我，我就在母親和嫂子的院子裏各種了四粒，在自己的臥室前種了兩粒。過了六、七天的光景，不曉得什麼緣故，除了我臥室窗前的那兩粒外，其餘的八粒都沒有生芽。自己雖然暗暗地在欣喜，但同時又覺着有點怪不好意思的。

一天，家人都正在院子裏吃晚飯，我悄悄地又走去看我那初生芽的馬纓樹，嫂子眼快，看見了，就打趣地說：

「光說不算，到底還是三姑窗前有風水，種兩粒，出兩粒……」

「恁院裏都種了四粒，牠不出，那我有什麼辦法？誰還……」

母親笑了，忙又搖着手，叫我不再說下去，我的臉立刻覺着熱的厲害。

這兩棵小樹，由種子發芽，到長大開花，委實費了我不少的精神和工夫。

記得種子剛發芽露出地面時，因為天氣熱，怕太陽晒，所以白天澆水後，必要用破蓆來為牠遮蔽陽光。有一天，因為學校考試，沒有把牠遮好，便匆匆地到學校裏去了；及至午時散學回家，中途忽然想到這件事，於是飛也似的往家裏跑，經過二門時，因為走得太急，腳根不穩，撲通一下被門檻絆倒，幸虧兩手先着了地，沒有摔破鼻子，趕快爬起身來，拂了拂身上的塵土，又走了沒有兩步，覺着膝蓋子痛得很，及至捲起褲管一看，纔知道皮跌破了，並且滲出些血絲來。這時自己也顧不得這些，仍是三步併兩步地走去，到得臥室前一看，白嫩的樹苗，早被炙熱的太陽晒得垂首枯萎了。這還了得，登時怒氣冲天，一蹦三跳地和母親、嫂子哭鬧，口口聲聲埋怨她們不使好心眼兒，故意不拿蓆來替我把樹遮好。

幾經殷勤栽培，辛苦扶植，兩棵馬櫻樹，總算漸漸地長大了。

小學畢業那年的夏天，一個早晨，兩棵馬櫻樹開了有十來朵嬌豔的紅花。我剛起身時就看見了，喜得手舞足蹈，到院子裏高聲喚母親、嫂子來看。連早飯也沒有心去吃，就拉着小姪女到東街把頂要好的同學李淑真和徐素雲找來，大家共同觀賞，說着，笑着。

「夢芬姐這花到秋天要是結種子時，給我一點好不好？」淑真像望大赦似地要求我，並且兩眼緊緊地覷着我，要我回答。

「好好怎麼不好！到秋天結了種子的時候，給你幾粒，也給素雲姐幾粒。」我驕傲而慷慨地應允了。

真的，這末美麗悅目的花，怎能不叫她們欣羨呢？

進中學後，祇能在寒暑假回家，看見馬櫻樹的機會很少了。平常在校，要是春天的時候，不由的便會想到家中的馬櫻樹該如何抽芽，如何生葉。最令我高興，難以忘懷的，就是每年暑假開始的時候，正是馬櫻花初放的當兒；當我這千里歸客，提着行囊旋抵家門，看見自己手植的樹開着鮮明的花兒在歡迎我時，真如逢着了久別的好友，心中有難以言喻的欣悅和快慰。

兩棵馬櫻樹長得又高又大。比牙齒還小的綠葉片，密密地整齊地對生着。微風過處，那細碎的葉片，都閃閃地一齊顫動；再加上那紅茸茸的花朵開滿了樹，紅綠掩映，清芬四溢，那真嫵媚動人哩。

離家來北國後，轉眼又是一年了，除了記掛白髮蕭蕭的雙親外，最使我縈念着的，便是這兩棵馬櫻樹。前天小姪女來信說：

「……姑姑暑假快到了，你什麼時候能回來呢……你的馬櫻樹已生了許多花蕾，聽祖母說，等姑姑來家時就可開了呢……」

讀完信，我默默地望着樓窗外的遠處出神。

## 蝌蚪的劫運

河北寧晉簡師

季 素

三天多沒有斷的雨聲，忽而漸漸地遠了。人們都從昏暗而沉悶的屋裏鑽出來，走到門口，望一望

天空中殘留着的雲影，覺得幾天來窒塞的胸臆，突然變得輕鬆了。

我走到村邊來，望一望甦醒的宇宙，絢爛的虹橋，還架在雲間。斜陽的光照着葉間的殘滴，像一顆顆的真珠。細弱的小草，曲着背迎風而舞，像慶賀着過去了的兩難。極目天際，無邊的宇宙，無處不是清新，覺得天地格外闊大了似的。真是「天似穹廬，籠罩四野。」

轉過林邊，看見幾個小孩子在水邊嗅着捉蝌蚪。兩個沒有嘴的土瓶，一隻有缺口的破碗，一邊還有用泥條築成的小水池，都作為他們的蝌蚪儲蓄所。其中已有幾十個蝌蚪了。兩個小孩子滿身污泥，在水中喊叫着捕捉。每捉到一個，必大笑一陣。笑窩裏顯現着勝利的愉快。另外有兩個更小的小孩，在岸上看守着那已經捉上來的蝌蚪，不時地把小手伸到土瓶中去摸索，把蝌蚪摸到手裏，捉出來，在手裏中捧着仔細地觀察一回，然後又放到瓶裏去。也有時把土瓶捧在手裏，搖一搖，瓶內的水打着漩窩，蝌蚪便混亂起來，像酒後的醉人，昏迷地在瓶中東倒西歪，亂衝亂撞，兩個小孩便哈哈地笑一陣。

這個說：「死了一個呀！拿出來吧！」於是拿出來拋到地上。

那個說：「這個的尾巴掉了，拿出來吧！」也拿出來拋到地上。

這樣不斷地向外拿，地上便有不少的死蝌蚪了。

沒有多久，水中的兩個小孩起了衝突，互打起來。打了一陣之後，一個憤憤然走上來，喃喃地說：「咱們誰也玩不成！咱們誰也玩不成……」說着把瓶和碗都踢翻了。兩個小水池也用腳踏毀。滿地蝌蚪都搖着尾巴亂跳。但只跳了幾下，都漸漸地涸死了。兩個小孩撇着嘴，各拿起各人的土瓶走回家去。



兩個小小孩，在旁邊默默地不敢作聲。看着他們走了，又興奮起來。

「咱們自己捉吧！」

「好！先砌個水池呀！」

四隻小手忙亂了一陣，把破了的水池又重新築好，嗒嗒地笑着走下水去，暮色的村邊，又散滿了噴笑的聲浪。但沒有捉到幾十個，已是晚飯的時候了，急忙走出水來。一個說：

「身上這樣溼怎麼好？我媽不讓我玩水，這樣回去，媽要罵我的呀！」

「不要緊，你在廣場上去跑一跑就乾了。」

兩個人在廣場上跑起來。果然，身上的泥水漸漸地乾了。他們沒有覺到背上的泥痕，一條一條更顯得真切，唧唧噥噥地走回家去了。

我呆呆地看着，滿地都是蝌蚪的殘尸，覺得有點可憐，可憐這小生命無罪而遭劫運。活潑潑地游泳着的蝌蚪，剎那間，都僵死了。

「天有不測風雲，人有旦夕禍福。」豈惟人，連這小小的蝌蚪，也逃不了鬼手的玩弄的喇！」

我慢慢的走過去，把小池中囚禁的蝌蚪，都捉到他們留下的破碗裏，也走回家來。把我的筆洗拿出來，注滿清水，把破碗中的蝌蚪都放進去。我想：「蝌蚪！蝌蚪！你們可以安心地在這裏游泳了。雖然這裏很狹小，談不上逍遙自在，但總沒有水鴨吞食和孩子們捕捉之禍了。」

我剛在看牠們游泳，突然，有兩個小朋友走到我屋裏。看見筆洗中的蝌蚪，都喜得跳起來。把筆洗捧在手裏，指着蝌蚪亂嚷。

「只許看，不許用手摸！」我囑咐他們。但沒有幾分鐘，他們因為要看得更清楚一點，爭着把筆洗捧在自己手裏。我想，這樣蝌蚪又要危險了。果然，還沒等我向他們調解，筆洗便溜在地上打碎了。滿地蝌蚪都搖着尾巴掙扎。我急忙跑到廚房裏，擎一杯清水來，把牠們拾起，但只有一個大的還能微微地動着，不久也就死了。兩個小朋友覺得沒趣，都咕訕着溜開。只留下我守着蝌蚪的殘尸長聲嘆息。

小小的蝌蚪劫運何其多呢？

## 夏 蟬

廣西鬱林中學

龍傑吾

這幾天，我又聽到軋軋的蟬聲了。

我每聽到這軋軋的蟬聲，從庭前的槐樹上透過來，在我寂寂的緊閉的心扉裏，就異樣地會觸起了一種莫名的沉悶和悲哀。

記得是八、九年前的事了。我那時候大概是九歲的樣子，是一個天真活潑而又頑皮的兒童。

可愛的蟬兒就是我們那時候頂喜歡頂喜歡的玩弄品，不是我們頂好頂好的好朋友。是快活的端午節，軋軋的清脆自得的歌聲，唱開了我們小小的、欣快的心兒。

我們在家裏要了只把糉子，拖了長長的竹竿，滿抱了愉快和希望，跑到園裏，把糉子在石頭上一摔，再用石子用勁的在上面磨，磨，等到糉子糜爛了，成功很黏很黏的膠糊，把牠放一些兒在竿頂上，哈哈，我們唯一的武器便成功了。

放輕了脚步，慢慢地走到樹根下。

想捉住一隻蟬，並不是十分困難的事。牠們似乎太貪快樂，不很機警，我們把長長的竹竿高伸上去，對準了牠的背部，只須這麼一揪，膠糊便黏住了牠的翅膀，哈哈！牠就變做我們的俘虜了，雖然有時候也會意外地使我們失望，牠們一聽到足音，便戛然飛開。假使牠們停留在很高很高的枝椏上，那我們便須爬到樹上去。

記得有一次我從樹上撲通跌了下來，一隻左手幾乎跌斷。因此還被父親打了一頓，這之後，因為父親看守得很嚴，幾個月之內，只好靜靜地坐在階沿上望着園裏幾枝高高的碧綠的龍眼樹，呆呆地出神。軋軋的蟬聲仍舊一樣地清脆得意，我撫着創傷的手，一顆小小的心裏，得到的是一種諷刺、悲哀和憤懣，我只有靜靜地坐在階沿上望着那高高的碧綠的龍眼樹，呆呆地出神。

這時候狗兒也常常給我帶隻蟬兒來，或者把他所僅有的一隻來和我一起玩。然而，我需要的是自由，叫我這樣呆坐着，我是始終不能快活的呀！

第二個夏天的端午節，我的手已老早痊癒，父親也返到廣州去了，我們又興高采烈地拖了竹竿，帶了糲子跑到園裏，走進了我們極樂的世界。

我能夠比以前爬得更高，我更能夠常常捉到停留在高處的青青的唱得更清澈的小蟬。

捕得的蟬，如果要牠們唱，是很容易的，只須用兩個手指在牠們的肚子上一壓，便會隨即唱起來了。仍舊是清脆的軋軋的聲音，但比棲在樹上的，卻勉強得多了。

一天，多的時候，我們可以捉到二、三十隻，但是我們並不會滿足，這個數目，在我們看來是多麼的渺小呀！

這些小生物的生命，在我們當然沒有愛惜的必要，牠們一個個從我們的手中死去，剩下來的幾個或者生生地餓死在紙匣子裏，或者被摔死在地上。

可憐的蟬兒啊！可憐的弱小民族啊！

這些這些，是可快的呢？還是可悲的呢？

現在，這軋軋的清脆的歌聲，每次衝進了我纖弱的心坎裏，就像一塊重重的鉛塊沉入我悲悶的胸懷中。

這許多許多過去的罪惡的影子，不斷地在我腦際打滾，我的罪惡啊！

我懺悔，我要迴避去這些罪惡的回憶，我緊緊地緊閉了眼睛。

軋軋的清脆的歌聲從樹頂透過來：

「你殺害了我們無辜的同類，你這萬惡的殘酷的人類。」

一塊重重的鉛塊沉入我悲悶的胸懷中。

## 祖母的臥室

卜明

我家的屋子有三進。祖母在世的時候，她的臥房在第一進偏左一間的後半間。她去世已十二年了吧？她就是死在那房間裏的。

鄉村的舊式屋子，窗戶很少；祖母的房間真黑暗，一個窗子也沒有。

我不知道祖母住在那房間裏有多少年，只知道我出世時，祖母就住在那裏了。

祖父是個窮措大，白地起家。比祖母大十多歲。娶祖母的時候已經三十五、六歲了。是新建了第一進屋子才娶祖母的。我不清楚他一生怎樣勤勞？因為不等我出世，他早已去世了。

祖母的一隻右腳是跛的，病跛了的。嫁給祖父沒有幾年右大腿上患了個大毒瘡。祖母常常對我說，那大毒瘡，完全是幾年間操勞過度的結果。——祖父因為新造了屋子又結了婚，所有幾個血汗錢都化光了。祖母的于歸，等於買了一個奴隸。

然而，跛了以後的祖母，工作卻更爲勤苦，第二、第三兩進的大屋子都是祖母經手建造起來的。待我出世時，祖母已經六十向外了。

她的臥房只有一扇狹小的側門。清早她從那側門出來，夜晚她從那側門進去。我沒有看見她病過一天，停止工作過一天。

當我懂得一點人事的時候，我就常常建議要把祖母的房間開一個窗，裏面實在太黑暗了。

但祖母只是搖頭，說是在黑暗中摸索慣了的；已經在黑暗中摸索了幾十年了，光亮的窗子待你們以後再開吧。

我沒有哥哥，我來到這人間父母親都快近四十歲了，給合家帶來無限的快樂與欣慰。但我這小生命並不吉祥，出世不到幾年父親就死了。

父親死後，接着幾個姐姐出閣，家裏的景況就一天不如一天了。

我不敢說祖母愛我的多呢？還是母親愛我的多？母親似乎總是太忙了一點。當我使性哭着的時候，總是祖母來撫抱我的。祖母對着不懂事的我說，不要太吵了媽媽的工作啊。

我小學畢業的那一年，祖母死了。她愛孫心切，彌留時逼着家人把我從城中學校裏叫回來。見了我的面，已經不能答應我的呼喚，才咽了最後一口氣。——時光真快，忽忽十二年了，因為竟年流浪，近年來對於祖母的印象也顯得異常淡薄了。

五、六年來，爲了生活的掙扎，我在外漂流着，漂流着。甚至連母親也丟棄了。

去年，弟弟結婚。老母幾次來信催我回去。但我沒有回去，不能回去。

弟弟是難得給我信的。上月偶然寄我一信。並沒有重要事情，卻附帶告訴我說，母親今年六十四歲了。

我有了回家一看的動機。我竟於前天回去了。

進門就找母親。很熟習地跑到住過多年的房間——母親的房間。房間變了樣，原來是弟弟的新房了。母親不在那裏。

弟弟的妻對我說，母親因爲頭痛腰酸，睡在前面房裏。好久才問明白，就是睡在祖母睡過的那房裏。弟弟結婚後，那房間做了母親的房間了。

自從祖母死後，那房間就空着。後來做了儲藏室。現在又是母親的房間了！

我在黑暗中摸索着，摸索到牀邊喚着母親。驀地一種悠悠的哀愁兜上心頭，記起了祖母臨終的一天。

這房間還是這樣黑暗的。

母親淚眼望着我，不說話。我卻不淌淚，我也不習慣淌淚；幾年來眼淚給生活榨乾了。但我立即低

下了頭，好久好久。

似乎有了一個絕大的決心，是誰是誰把這房間造得這樣黑暗的？

不願意，也不應該再讓母親像祖母一樣在這黑暗的房間裏死去，我對母親說，這房間太黑暗了，急需開個窗放些光亮進來，也透點新鮮空氣進來。

母親突然笑着說：你弟弟也一再說要開個窗，我們老年人黑暗慣了，因此沒有開成。近來不知怎的，自己也覺得老了，眼睛一點也看不見，我想就開個窗也好。

爲了生活，三天後我就離家了。

這次回家，好像是專爲替老母的房間開窗子才回去的。其餘什麼也沒有做。

但至今還是每天默念着：老母「六十四」歲了！

## 亡 叔

曉 霧

這次我回到故鄉，使我想起了逝世二年的四叔。

門前的幾枝柳樹更加長大了，柳絲一條條垂下來，拂着地面的泥土，燕子正在忙着建築她們的新居，阿花（貓）在階前日光下跳來跑去玩着柴果果……這一切留在我的印象裏快近三年了！到現在似乎還沒有什麼兩樣。

母親一見到我那苗長的瘦影，又驚又喜：

「耀兒！你回來了。」

「是，母親！」我低下頭來。

「你瘦了！」

母親輕輕地揩去我身上的雨點，觸到我那柴根一樣的手，她老人家說我瘦了。我也驚奇母親老的這樣快，滿頭的烏髮，已經一根根變成蒼白色，慈祥的兩眼也凹了進去。

我永遠記得：三年前剛離家時一幕難堪的景象，滿面淚痕的弟弟和母親三番四次的叮囑……他們期望我的心，像宇宙一般的廣闊，海底一樣的深遠。

可是：三年來我在怎樣的環境下過活呢！這樣的生活，這樣的所謂「前途」，掙扎苦鬥流盡汗和血的代價是一個「零」……

晚上，我們談起別後的情況，母親告訴我：當四叔斷氣時，不住地喊着我的名字，父親和二叔問他：有沒有什麼話要說，他祇裝裝手勢，很吃力地張開口，「嗚嗚嗚」地說些聽不清的話，四叔就悄悄地離開人間了！

四叔要對我說些什麼呢？這個謎家裏沒有一個人知道。

壁上掛着四叔的遺像，穿上一身漂亮的西裝，留着兩面分開的長髮，清癯的臉上，微露柔和的笑容。

夜已經很深了！屋外傳來了一陣悽慘的風嘯聲，吹動着屋面上的瓦片「格格」地作響，我接連打了五、六個寒噤，憧憬着活着時的四叔，對着這螢火似的一縷燈光，和久別了的母親，一個蒼老的影子，眼淚突然滴下來了。



在叔父們中間：四叔最愛我，期望我也最深。

我自從踏進那家古老的染織廠以後，生活從來沒有平靜地過過一日，像處在四面沒有窗戶的鐵屋子裏，真的快要悶死了。

正如魯迅先生所說：我沒有忘記翅子的振動，一個偶然而且難得的機會到來時，經過三、四次慎重的考慮，我決定離開鐵屋子，進一個免費的中學校了。

這企圖，父親、二叔和三叔都竭力反對，我自己也知道讀書並不是一件「有出息」的事，況且，父親失去了我的一筆固定收入，家庭的重担，要他一個人孤另另地支撐了。每次想到這裏，未嘗不深深地對父親懺悔。然而，我愛父親，我更愛我的「理想」。

終於，因我的意志萬分堅決，父親等拗不過我，聽憑我走自己的路。

然而，那是多麼勉強……

當寂寞和苦悶襲來時，我常常想起我那死去的四叔。

「假使四叔活著的話呢？」

我知道四叔要偉大得多了，他沒有父親那樣地染上商人的習氣，這，我可以從四叔的遺著上看出來的。他是如何地追求光明，和四面楚歌的環境肉搏掙扎！

「然而，四叔死了！」

現在，重又見到四叔的遺像，一種莫名的悲哀湧上心頭，我像失了靈魂一樣的糊塗起來！

一隻剝落了皮的箱子內，安放着四叔的遺物，我一看到四叔和芹女士合攝的照片時就一陣心痛！痛含着眼淚默誦着他們的通信，許多深情密意的話，現在都變成滿紙的淚跡和永留宇宙間的悲哀了。

在四叔的日記簿上，題着這樣的一首舊詩：

孤月殘雲了一身 無情天地恨何平

傷心往事終難復 血染杜鵑淚有聲

關東烽煙連天起 特爲國事留殘身

一片冰心成何用 拚將熱血矢丹忱

日記是「九一八」時寫成的。四叔離世時只有二十五歲，沒有結過婚，「孤月殘雲了一身」五年前的四叔，已經爲他自身寫下了懺言了。

四叔活着時，是一個剛毅熱情的青年，九一八事變後，好幾次加入過義勇軍，是年老的祖母苦苦勸回來的。

我不能想像四叔當時心裏有着怎樣的兩種相反的「愛」交戰着，過後，他就病了。四、五年來，國難依舊，而四叔的坟頭上，已經長滿了蓬蓬的青草了。

## 回 家

廣州體專

余惠明

前天接到麗姊的一封信，說不論功課怎樣忙碌，也須請三兩天假回家去一趟。她說後三天就是

母親離開這人間，離開我們兄弟姊妹的一週年忌日，休說鄉俗上照例要爲母親圓坟，在我們兒女本身也該對逝去的愛母作個深長的紀念。

麗姊的信，祇是簡單地寫上這一些，大概她憶起這忌日的一週年，分明在無限的悲鬱中，不能再多說關於母親的事了。我呢，由於麗姊的簡單的說話，更撩起千重萬疊的愁思。去年就在這個時候，當母親死後的第十七日，我便離去一向是充滿着融和愉快的家庭，足足有一年之長，我從未回去過一次。回憶去年離家的時候，天是清明的天，也正是他人所感覺着的春光撩人的時節，我單獨地一個人，於麗姊的流淚送別之下，拭乾了淚珠，強自微笑着，和麗姊握別。時日催人，春去復來，這別離的情景，恍如昨日，卻已是足足一週年了。

「天涯的孤女，」這悲愁的思念，時常在我腦海中回旋着。自我離開家庭，離開唯一的安慰者麗姊以來，我無日不思念她，我又把麗姊和母親并排在一起，一想到麗姊，立刻就聯想到死去的母親。事實上，麗姊也和母親很相似，相似在她們的容貌上，相似在她們的言談上，我猶憶我離家之日，麗姊送我上船，她叮囑我要怎樣地在途中小心，到校之後又要怎樣地自愛，我敬聽着她諄諄的吩咐，竟當她就是生前的母親。

我和母親所照的一張相，便是我所最爲珍惜的一件東西，雖說身穿的長衫尙是母親縫的，牀上的棉被也還留着母親的手澤，但我總覺得及不來那張照片的逼真，因爲我一看見了她，便如看見她生前的音容笑貌，如看見她的舉止言談。於是我常常沉默在過去的回憶中，竟可以一連幾個鐘頭不發一聲，不講一句話。那幅照相是十五年前隨意拍下的，萬想不到在今日看來會這樣可貴。那時我年

紀還很小，完完全全是個小女孩，我站在母親的身邊，睜大眼睛，注視着前方，那時還留有一條髮辮，穿的是母親自製的唐鞋，母親呢，卻在一張椅子上坐着，坐得十分端正，合着唇，右手扶住我的肩頭，耳邊垂着耳環，手指上戴着三只戒子。

聽母親說，我除了麗姊之外，實在還有兩位姊姊，但都在牙牙學語的時候就夭亡了。我時常想，假如那兩位姊姊能長大，她們也必像麗姊一般的十分愛我，麗姊比我大三歲，當我們都在孩子之時，母親總是疼愛着我的，有時我爲不適意的事件哭起來了，明明與麗姊無關，母親也要低聲地罵着麗姊，說她不知道愛護自己的妹妹。麗姊抿着嘴，心裏分明十分委屈，必須等到我攙着她的手要我陪我玩耍的時候，才能把她憂苦的面容改了。記得有一天，在中午散學的時候，我拉着她到市場上去看木偶戲，她起初不肯，說母親正在家裏等我們喫飯，但我堅決地要她去，否則，我就獨自一人去，於是她祇好答應了。學校離市場原是很近，不久就到了那兒，戲臺的鑼鼓激動着我倆的心房，在人叢中左擠右碰，終給我們站到一個好好的位置。我倆都看得十分入神，直到煞了臺，才想起回家的事。在回家的歸途上，碰着幾個喫了午飯去上學的鄰家孩子，心裏才着急起來，我和麗姊走得喘不過氣來，遠遠就可以望見母親站在大門口。母親見了我們，不說一句話，顯然是十分生氣了。過了好一會，母親指着麗姊大聲地說：「你真是一個不中用的人，校裏放了學，卻領着妹妹到市場去看戲！」麗姊聽了不中用三個字，竟嗚嗚咽咽地哭起來了。我恐怕母親會轉頭罵到我，也便預先哭了。我倆哭得很傷心，母親忍受不過，反來誘騙我們了，麗姊很快就停止哭聲，拭乾眼淚；我可不那樣，一直哭着，連飯也不喫，母親用最溫柔的聲調，使盡各種的方法來安慰我，哄騙我，終不能把我騙好。母親急得沒法，也陪着我一同流淚。

了。

記得又有一次，那時我年紀已經比較的長大，已是少女期了。我常常和一般男教員共同練習籃球和排球，而且每次總要到薄暮才回家。有一次，母親以教訓的口吻對我說：「順！你年紀大了，成天和先生在球場裏玩得汗水淋頭，會給人以不好的口實的！」我聽了她的話，心裏很不服氣，停了一會，她見我沒有話說，更進而以比較莊重的口氣說：「你要記住媽媽的話，你要自重一點，不要再和他們在一起玩耍了。」我沉默了好幾分鐘，便把頭伏在案上，偷流眼淚了。直到晚飯的時候，還在抽噎着；雖經母親多方的安慰，我終不聽從。後來聽見母親的顫抖的聲音，我才知道她又對我流淚了。

母親疼愛我，不願我有失意的時候；順從我，從未違拗過我所有的要求，所以嬌養成我固執的習性。這兩次母親爲我而傷心洒淚，變成我今日不能泯滅的唯一的罪愆。我是罪人，而且我的罪永遠沒有填償與赦免之一日了。回想在母親愛護中的時候，我真是世間最足驕傲的一個人。社會的黑暗逼不近我的心靈，人們的擠軋不致波及到我的身上。我生活於愉悅的氛圍中，不知尚有別的世界！母親啊，你怎好離我而去的呢。當我接到母親逝世的驚耗時，真如晴天的霹靂，把我的靈魂抓去了，我哭得不能成聲，握着麗姊打來的電報，我一字也不能看了。當我在迷茫的歸途中，我疑心是在夢中，我強自安慰，希望這惡耗是訛傳，可是啊，當我踏進廳堂，親眼看見母親已安靜地躺在木棺上時，我的心兒碎了。千萬想不到，入學時的送行，竟成了永別，母親的死，直把我由天堂之上擲到地獄中來，念及一年來所受社會的凌辱，更不能自己地會涔涔淚下。一年來社會的淘鍊，改變了我執拗的習性，固定了我奮鬥的人生觀。

母親啊！假如你死而有知，我真不敢告訴你自你死後家庭間所發生的變故。父親聽了你逝世的惡訊，立刻從海外歸來，到家才一星期，追着你的足跡離開人間了。幾個年長的哥哥，於你倆死後，便在家庭中爭吵起來。你知道，大嫂是氣量最爲狹小的人，二嫂四嫂看了情有不甘，要她們喫虧一點但誰也不願意。她們常常爲一件毛髮小事就會爭吵。麗姊看不慣他們的舉動，唯有暗自流淚，我呢，爲免觸景情傷，便自你和父親的喪事料理完全之後離開家庭，直到如今尙未回去過一次。

啊！我的愛母，後三天就是你離開我們的一週年了，我怎樣纔能表示我紀念的真誠呢。

## 還鄉日記

河北保定師範 端 之

四月六日

家中屢次來信說，無論如何，應該在春假期間回家去看一看。「……孩子大了雖然便想不到家，但大人是時刻在想着孩子的！」信說得這樣懇切，真使我慚愧到流淚。爲什麼一個多月的寒假裏，就不回去看看呢？在舊曆的新年節回到家中，當然會增加家庭的樂趣；然而那時我卻想着：「大的國家將亡了，小的家庭也決不會有着快樂！」所以在那時，學校方面，雖然板起了面孔，提前放假，不準在校住宿，我卻絲毫沒有想到回家。熱烈的救國運動，使人沈迷了，雖然明晃晃的大刀，有落到頭上的危險，水龍會使人凍僵！我卻總被未來的光明迷惑着，絕對沒有想到回家這一件事。那時家信也是三番五次的催我回去，但一想到它，心，立刻便會重甸甸的，憤怒的火焰便會登時升起。我的家啊，已是籠罩在難聞的氣息裏，「你已是殷國的人民了！」同學們常拿這話來取笑我，這樣的家啊，我是再也不想回

去！

現在熱烈的舉動完全死去了，所得到的，只是空虛、失望和一些莫名的悲哀，何處會再有新鮮的空氣！趁這當兒到故鄉去看一看，也好臭一臭亡國的氣息，或許更能激發我自新的勇氣呢！

四月七日

太陽還沒有出山，一輛擠滿客人的汽車，開足了馬力，順着平通道向東馳去。

乘客們多半是商人，還有兩位「特警」。並沒有多少話要談，但大家總是哈哈着。「冀東」的新事故，有時也輕輕地談一點，好壞他們也不加批評。倒是兩位警察來得爽快：「我們自治了，其他媽自治的沒意思！」微笑着高聲地說，帶有自嘲的神氣。哈哈聲擠滿了全車廂，我才凝神地望着他們，思索着這句話的意義，很希望再能聽他們點這種議論。

太陽沒有出來，躲在陰雲中。車抵通縣，也不知是什麼時候，大概將近正午了。天空陰沈沈地，不冷也不熱，好痛快的天氣！

通縣自成了偽自治的中心，情形嚴重得多。進城須受搜查，衣服、鞋襪、包裹、行李，都要仔細看過。只有兩位同車的客人，安靜地坐在車廂裏，說一聲「韓國人」一點不受驚動。「我們還不如亡國奴呢！」我在這樣思索着，心中漸漸地置上一層暗影，憤怒、怨恨、慚愧，一起都襲上心來。

在通縣雖逗留了約有半小時的光景，什麼也沒有領略到。只是城門上張滿了告示，「冀東防共自治委員會委員長殷汝耕」時時飛進我的眼臉，想到去年這時，這街上正滿貼着「歡迎殷專員」的標語，真不勝有滄桑之感。

太陽下山時，趕到了家裏，想到家鄉這幾年來的變化，心上深積的陰影愈大了，加着一天來的疲倦，心異常沉重，隱約地感到悲意。家人雖面帶笑容的接待，我卻總提不起興趣來。

四月八日

太陽出來了，天氣怪暖和的，早飯後，我先到街上去溜溜，看看一年多來，究竟改變了些什麼。

街道平坦多了，真與往日大不相同。街上時常來往着紅領章綠制服的丘八，這就所謂「滿洲國」的邊防軍（家鄉人叫做「滿洲隊」）身邊沒有槍，不扎皮帶和裹腿，綠色制服漸漸變白，滿罩着油膩，頭戴長毛狗皮帽，脚穿老頭鞋，這樣的裝束，誰認得是位軍人！真不知爲什麼要養這些人，吃的卻怪胖！街上的店鋪有幾家歇了業，未歇業的門前均張着「貨樣新奇」「減價甩賣」的廣告牌，陳列的盡是些精巧豔麗的友邦「國貨」。旅店業倒興盛，「日本中和旅館」的廣告，到處都有，「代售特貨，特別優待，花錢少，舒服多！」這是特貨的世界。

下午在家裏，章哥事情不忙，便和他談談，由此我才知道，街道的平整，是在去年嚴冬，每家硬派一人修平的。街上不只日本人開了一個中和旅館，其餘還多的很，祇有這行生意最興隆，設備也最完全。據常去的人說，有說不出的舒服，還有高麗人開設的特貨店有五、六處，中西藥鋪、雜貨店等均代售，滿洲隊、警察、商人等都是常川顧客，做這行生意的，也很發財呢！……

章哥說的很多，可是沒有過分的表情，祇雜着嘆惜，卻見不到憤怒，聽不到咀咒。這是環境把他磨練成這個樣子的。他充分知道：動感情不但於事無濟，而且會有不測的命運！隱忍是合理的。處世哲學我給低氣壓征服了，越聽心越沉重，沉默着，沉默着，最終不會說一句話。真的，我有什麼話好說呢！



四月九日

一年多沒有回家來，親族鄰人當然須見一見面，他們樂得笑嘻嘻的，我總覺得他們太可悲了。早飯後走出去遇到了四叔，誠摯地招呼我到他開設的一月雜貨店裏。

四叔的第一句話就是：「也該到家來看看啦，一年了。爲什麼年節沒來呢？」

「那時候沒有空，不能回家。」我有什麼話能夠回答呢，只得這樣支吾過去。

顯然，他知道這是敷衍的話。「聽說你們那裏在鬧學潮，你也鬧了吧？」他慢吞吞地說了這兩句話，帶着不屑提起的神氣。

我不管他聽不聽，反正找着話題了：「這次鬧學潮並不是胡鬧！你不見東三省熱河，叫人家佔去了嗎？咱們這兒也不是名存實亡了嗎？滿洲隊，高麗人……這樣橫行霸道，我們能過太平日子麼？現在當局們爲講親善，又要把河北察哈爾等省送給友邦了！此後我們便永遠做人的奴隸，受人踐踏，我們願意麼？學生們就是爲的這個才起來啦，關係國家存亡，能說是胡鬧麼！所以大刀落到頭上，水龍噴到身上也不怕，因爲認清了與其得一時的苟安而終生做奴隸，倒不如犧牲自己的性命而爲大多數人求得永生的光明……」

他聽得發呆了，表現出半信半疑的神情，沉默着一聲不響。

我想打破這沉悶的空氣，便問他所謂「自治」的事情。

「誰作官給誰納糧，官換了人，名目換了新奇的，捐稅依然有增無減！好處麼，在這年頭找不到……」他的牢騷來了，骨梗橫在喉嚨裏，不能不說個痛快。他說到市面的蕭條，更是痛心，這月小雜貨

店，也是朝不保夕的。東洋貨一批批從唐山運來，本地貨不能再賣了。日本人開的鋪子，不必納營業稅，牌照費……定價低，賺的卻多，中國人那裏比得上，倒閉最終也只倒閉完事……

「滿洲隊在這裏雖說買賣多了，但他們用的盡是些滿洲票，你說不好花，說破了嘴脣，他們也不理會。遇到壞東西，定會打你耳光子，最終還得接受下來。批貨時卻不能用，只得以很大的折扣送到兌換局裏去！小商人處處喫虧！還有在去年，中國中央銀行的鈔票，竟成廢紙了。滿洲中央銀行的票強迫着使用，要用中國中央銀行的票子，須以很大的折扣，向他們去兌換，我們不知吃了多少虧！賺錢，真是一個夢，說不定那時倒閉！唉……」張開了口便止不住，也真是實情啊！但是處在這種境地，訴苦也是無用的。

悶氣，包圍我的只是些悶的氣，唉！我的家鄉啊，再也不會見到晴明的天日了！

四月十日

早晨剛起來，章哥便從外面回來，帶着不尋常的神氣，向伯父說：「福盛伯又被捉去了！」

「人到命窮的時候，強使力氣也歸白費！」伯父言下頗有些惋惜。

我的印象裏，知道福盛伯向以採金爲業，家道殷實，怎會談到「窮」呢？

章哥告訴我，自從「滿洲隊」開了來，附近的一切都給把持住，說是「皇帝陵寢所在，不准隨便動土伐木。」福盛伯的礦開不成了，然而雄心不死，偷着採，事不湊巧，被發覺了，捉了去，打的死去活來，最後罰了八百元才得出來，家產精光了一家人不能餓着肚皮呀，只得作工來維持生計。但是這樣也不得安靖下去，說是又有採金的嫌疑，所以這次又被捉了去，也真冤枉哩！最後章哥也下了這樣的結

語：「命裏窮，是不能強求的！」

下午又使我親歷了一件事：

一個高麗人扭住一個鞋店的學徒，拚命地打，學徒在地上亂滾，怪叫，老闆竭力和那位高麗人說好話，但仍不放鬆。旁觀的人，只在出神地看，沒有什麼表情。我的心在跳，也不能像古代的俠客那樣代鳴不平，一場惡打散了，那位高麗人遠遠走去，人們纔悄悄地議論。原來他先買了一雙鞋，事後覺得不合適，回來換，學徒說話倔強了一點，才引起了這場毒打。「這種顧客總得要好好照應！」最後人們給了挨打者這麼一個教訓。

回來與伯父談起，「何只這一次呢！」伯父這樣說，我真不知道他們怎樣過日子！

四月十一日

反正沒有事情做，上午又走到野外去。

路過縣政府，門前冷落的很，附近牆上商主席與「殷委員長」的告示並列着，但是顯然商主席的告示，已是半年前的！國旗也改了，人民早已見不到青天白日，見到的是黑地白日。

東陵被滿洲隊駐守着，我當然不敢驟然前去，祇在附近悠悠漫步。遊散之間，遇到了本街的長生，乍見直不敢和他招呼，他居然也變成一位紅領章綠制服的滿洲軍。見了我也並沒有什麼慚愧的表情。無知識的青年，是不知道這種恥辱的！

我問他這種生活過的怎樣，他表示非常的滿意：

「這飯碗倒牢靠，月底餉便來，一回不缺，聽老兵油子說，餉比中國兵還多呢！像我當一個普通兵，

也有八、九塊，衣服鞋襪全不用買，到時就給你發下來，並且又很輕閒，一天一遍操，有時一遍也不上呢，吃了睡，玩，再沒有別的事！」

我掉在深沉的思索裏，這樣的青年，是無望的了。

吃午飯時，伯父很擔心地告訴我：「遊散不該到遠處去，現在咱們這地方，已不似前二年的太平，雖在白天，出去七、八里路，就會鬧人命；前半月間，就在城東道溝裏發現了一個屍體；你別以為有滿洲隊駐到這裏，地面就會安靖，反是從他們來了，這裏才不太平的！你在家住不了三、五天，還是少到遠處去。」

我真有些毛骨悚然，幸而這次沒有遇到意外，常年生活在這裏的人，將怎樣應付呢？真使我想像不出。

下午不出門了，躲在家裏總覺妥當些！

四月十二日

早飯時，母親說：「你一年多，來家只住這末幾天，明天又要走了，今兒應該到姥姥家和姑母家看看去，她們也是一年多沒有見你，很掛念的。」在家無事，看看去也好，飯後便去了。

傍晚時回來，章哥已為我買好了汽車票。

我是沒有一點留戀，雖然母親等有着難捨的表情，家鄉裏是永遠沒有好空氣了，永遠掉在深淵裏！何時重見天日呢？我希望那種日子趕快到來，那纔值得留戀哩！

## 慈母心

成都華美中學 鄧述高

船上的兩天日記

船啓旋後，慧便裹着一張白線毯，上船頂去玩了。我兩手交在背後，扶在房門框上，盯着那岸上的灌木林，五月的原野似罩上一層鮮綠的輕綃。

房門上的銅環擊出很勻巧的聲音，就像兒時睡在搖籃裏聽那細小的銀鈴所發出來的一樣。南風從船頭溜了過來，一些姑娘們晾在船弦上的紅綠衣裳，使都蝴蝶似地飛舞起來當風掠過我額前的髮時，也給我帶來了一些睡意，混身好似溶在酒精裏，酥軟得難過，我便進房裏來睡了。

同房的兩夫婦正在尋找甚麼東西，行篋都解開來，什物攤了滿地，我的鋪上也被堆着。我不好意思要他們搬開，便在慧的鋪上躺下。——瞌睡卻又沒有了，眼睜睜望着他們收拾物事。

想起庸送我們的那隻水果，在鋪底下摸索了一會，掏出一隻蘋果來，淺黃淡紅，非常好看。及至再掏第二隻時，不防一根細篋簾刺入指頭，痛澈心肺，我幾乎哭了出來。用刀尖挑時，篋卻愈刺愈深，鮮紅的血，不斷地從小孔裏淌了出來。

那對夫婦倆已將什物收拾清楚，并肩坐在長椅上，不時望我一眼。我指頭上的血仍然流個不歇，而且越來越多，我用剪刀剪下一塊布，緊緊裹着創口，一會，布也染紅。那夫婦倆顯着詫異，皺緊了眉頭問我說：

「怎麼着？怎麼着？」

「簾籤刺入我的指頭了。」我苦笑地說。

「可撥出來？」那太太問。

「沒有。」

「就心生膽，來，快來，我同你挑。」說着，那太太從手提箱裏取出一瓶酒精，用棉花蘸在我指頭上；又用一口花針將我指頭的表皮劃破，一壁問我：

「可痛？……你貴姓？……上那兒去？……在那個學堂裏念書？……」

我一一告訴她，她說他們姓張，這次是從北平回四川去的。——他們是四川人，但她卻操着極純粹的北平口音，向我說話時，滿溢着母姓的慈愛。

三四分鐘光景，簾籤撥了出來，血卻流得更兇了。張先生爲我塗上一層黃色粉末，隔一層油紙用兩條橡皮膏十字形交叉貼緊，血便不再流了。我說不出的感激，注視了他倆一會，我說：

「真麻煩呢！」

「那裏，這有多要緊，出門可別太客氣啦。」

張先生也說：「別客氣，得啦——你們學校幾時起假？」

「前天。」

「哦，同北平都差不了多少。——你們幹嗎不上北平去念書啦？橫直是出門，北平可比內地強得多啦。」

「年紀小，家裏放不了心啦。」我說着，想起每次離家時，媽媽的眼淚，爸爸的絮語來。

張太太拿出兩個高脚玻璃碟子，盛滿葡萄同餅乾，放在我的面前。

「是呀做上人總是念記孩子們的。——這次我們把孩子一個人留在北平，雖說我們不久就回去，但總……」兩顆淚珠滾到張太太的頰上。「……我那孩子也同你差不多一個高個兒，長長臉，舉止便同你一樣哪——從今天早晨你上船起，我就念起他來——」語音突然截斷，淚珠卻更多了。我想安慰她幾句，但不知怎樣說好，便僅陪她抹了幾滴眼淚。

慧從外面進來，把線毯扔到鋪上，便又向外走了，我問他到那裏去，他站在房門那兒向我招手，我便同他一起出來。站在鐵欄前，他指着房裏問我：

「你原來認識他們麼？」

「原來倒不認識，剛才那太太幫我撥過一根簾籤就認識了。」我將手指伸給他看，他沉默了一會，又說：

「我說，不知道根底的人，少來往好。」

「你疑心真大。——人家正因為離開了兒子在傷心呢。我們爲着自己母親的那樣愛我們，就不該安慰別人的母親一下嗎？」我覺得慧太狹隘了。

慧不言語，只低頭望着灘上船來的浪花。——我陡地想起一件事，覺得很對不起慧來：「慧不是沒有母親的麼？他只有繼母，繼母可不是母親呀。」我想向他懺悔說我說錯了話，又恐引起他更不快活，我也不言語了，低首向着那灘上船來的浪花。

晚飯時候張太太送我同慧一柄小摺扇，一聽鳳尾魚，張先生送慧一部「花間集」送我一部「楚

詞——從題名上，我們才知道他是P大學的教授——我們真不好意思收，但終於逼我們收了下來。

夜間，張先生爲我們講一些大學裏的故事，張太太則講些北平居住、飲食和遊戲場所的話，都非常使我們感到興趣，慧也忘掉他的成見了。一直到一兩點鐘時我們才睡。

黎明，天氣轉涼，張太太起來把線毯加在我身上，我驚醒來，正要說一句感激的話時，她用手撫上我的前額說：「安靜地睡吧，孩子！」我便閉上眼皮，心想：「可憐慈母心，她愛她自己的兒子，便愛上天做兒子的人了。」

早上起來，慧一個，我一個，張先生一個，張太太一個，我們往船頂上去透新鮮空氣，正值船上的廚子將一些空酒瓶擲到江水裏去，逗得沿江住着的小孩子們都撲到江心裏來搶取。在洶湧的起伏的波濤裏，那些醬色的小肢體，做出種種花樣來，我們都看得目瞪口呆了。張先生問我同慧說：

「你們會游泳麼？」

「不會。」

「我那孩子倒會的，」張太太接着說。「在北平學習的機會原比內地多些——就是他不大聽話，在夏天裏，總喜歡同同學們到一些沒有設備的處兒去玩，我就耽心——」她不說了，眼眶裏又很潮溼。

我用別的話支吾開去，又一會，才下樓來。

回到房裏，我打開皮箱，笑着問張先生同張太太說：「送一點甚麼給你們做紀念品好啦？」



「有照片送一張給我們，我們再歡喜不過了。」張太太說。

「好。」我馬上清出一張倚在竹籬前的全身照給她，慧也送了一張作投球姿勢的。他倆夫婦都很歡喜，「回頭寄給我們的兒子，叫他同你們做朋友，你們可情願嗎？」

「有甚麼不情願啦。」我說。

「只怕他不肯同我們做朋友……」慧沒說完，便給從統艙傳來的嘈雜吆喝聲打斷，我同慧出房看時，卻又靜悄無聲了。問茶房什麼事，他氣憤憤地說道：

「他媽的，錢袋掉了，自個兒不當心，怪誰他媽的。」

我同慧互視着笑了一下，踱回房來，還沒坐定，那統艙的茶房又在嚷了：

「到囉，打鋪蓋囉。」果然，從紗窗眼裏望得到土窖了。我不禁歡呼着「到了。」

「那兒？」

「宜昌。」

「有人來接麼？」張太太問。

「沒有，昨天我打電報告訴過我爸爸，說是今天下午才動身，他今天不會來接的。——我不情願他來接，早到一天，他更歡喜呢。」我說。

不一會，茶房替我們把行李背出去了，我們仍留在房裏閒談。

汽笛拉長了聲音到第三次時，船已靜在江心。茶房來催上岸，我們才向張太太同張先生告辭出來，張太太的眼淚又糊在睫毛上了呢。

我同慧跨上渡江的划子，翹首望那站在二層樓上的一對夫婦時，他們正向我們在搖手示意，我說：

「假使船不就開的話，你們上岸，就到我家裏來玩。」

## 仲夏之游

北平師大附中

何國樑

雖然戴了大草帽，但是惡狠狠的太陽依舊晒在鼻子上。汗從額角上流下來，掛在眼皮上，用手巾擦了擦，又加快了自行車的速度。車輪在路上跑着跳着。

老玉米的莖子長得這樣高，葉子向外面伸張着，把這一條綠帶子似的小徑遮住，我們在葉子底下穿來穿去。

熱得連鳥都懶得飛出來了，躲在樹蔭下的窠裏安息着。樹上不斷地叫着的蟬，也許它是站在樹梢上，浴在涼風裏，很自在地唱歌，然而在我們聽起來，卻覺得多少嘈雜啊。

這時候，世界上像是埋藏着一種不可思議的汹涌澎湃的力量，把人世都弄得活躍起來。樹上結了果子。農人的笑臉，眼看着他未來的收穫。草底下昆蟲也覺得是牠們的時候了！……樹木還不斷地粉飾她的盛妝。

天永遠是一塊蔚藍色的玉，幾筆淡雲。

越是熱，我越想在太陽下面跑，因為要是能夠在滿頭淋汗的酷熱下找到清涼的所在，便會覺得異常舒適。

路上祇有赤着背捲着褲脚的漁夫，踏着水車慢慢地唱着的村姑，藍布的頭巾幾乎遮着眼，許是怕太陽晒着的緣故吧。

啊！水是漲了！溢滿了河身。也流得急了！

綠色像要罩着這整個的人間。地上長滿了青草，河上也盡是浮萍，連白色的牆上也塗滿了苔蘚，螳螂與蜻蜓都像掉在綠的染缸裏。

岸上幾個小孩，他們有時候捉蝗蟲，撲蝴蝶，也有時候釣一釣蝦蟆，太陽照在他們的臉上發亮，背膀是樹幹樣的黑褐。把三尺的瘦軀埋在燦爛的景色裏面，他們倒真像是藝術家，大自然的賞識者。

風吹送給我涼爽和遠處近處的花香。

拐了幾道灣，走到一條土路上，道旁是兩排垂柳，枝葉叢生，樹蔭鋪了整個的路。我們下來推着車子走。前面一丈多遠的地方是一個斜坡，下面接着一條長堤，把一個水池分成兩半，四邊有樹木圍着，好像一座天然的綠色的牆。

北邊的池裏種滿了白蓮，荷葉蓋在河面上，有的立起來，半掩着荷花。幾個蜻蜓在荷葉下鑽來鑽去。

偶然青蛙從水裏跳出來，忽然又掉下去！被激動了的水一環一環地波動着，濺起的水珠兒落在荷葉上，成功一顆顆的珍珠，滾來滾去。

池子的南邊是一塘清水，幾個打魚的站在水裏面。被草帽遮着的更顯得憂鬱，深陷的眼睛凝視着水面，像是正在期待魚兒游近。三個人拉着一個網，彎着腰，慢慢的拖着。被他們攪過的水，成功一個

一個的漩渦。

空氣是新鮮的，充溢着荷花的清香。湖水蒸發着，看起來像是一片霧，又像是春雨後的輕煙。我們坐下來，拿大草帽當作扇子揮着，解下水壺來喝着水。打漁的走過來，跟我們談天。

「今天摸了不少魚吧？」

「誰說才摸了一會，不大好摸呢！」

「有大的嗎？」

漁夫搖了搖頭，像是有點失意……長滿了長毛的腿，凸起的胸，像是個魁梧的樣子。我讓他坐在地上。

他揪下池子邊上的葦葉子，在手裏捲着，作成一個哨子，放在嘴裏吹。「嗚嗚……」招得大家都笑了。

「今年荷花總算是不壞吧？」

「種蓮蓬太費工夫，也沒有多大利益！」

大家都靜了下來。在這寂寞中垂下了頭。連青蛙都覺得有點煩悶，張大了嘴叫了兩聲。

「附近有深大些的池子嗎？」

「先生們要游泳吧！」

「對！我們想洗澡。」

「您請由這坡向西走，到頤和園那兒許有。」

「好謝謝！」

我們沿着河岸的小路向前進，看看路旁，老玉米也晒得垂了頭，風吹着牠，搖擺着。樹葉子都垂着，背面向陽，遠看起來，像是褪了色。

溯着高亮河，直至頤和園，水從園牆裏面流出來，拐彎的地方積了一個水池。水是這樣的清澈，像流動着的玻璃。能夠清楚地看見水裏游動着的魚，太陽把牠的影子照在河底上。

跳到水裏去，水是這樣涼得痛快。柔和的水波蕩漾在我的胸前。有時候捉弄着游魚；有時候追逐着鴨子；有時候讓自己慢慢地沉下去；這清涼的環境使我陶醉了。有時仰臥着，眼睛看着青蔚的天。……我又憶起了夏日漱石之歌：

「下起雨來要淋溼吧！

降起霜來要覺得冷吧！

鑽到土裏，更覺得暗吧！

浮浮在波上；

沉沉在波上；

若是春水沒有什麼苦吧！」

——土左衛門贊

嘴裏輕輕地背誦着，覺得作者寫詩的時候，也許是爲了贊頌我的這樣環境吧！

## 銀魚潭之夜

梅 絮

蒼茫的暮靄，縹渺的炊煙，像一團霧，也像重重的幕，籠罩住湖口。那湖濱整齊地排列着的垂柳，在微風裏沙沙地響着。我們的小艇在湖面上划着，看不清柳樹外的山峯與茅舍了。宇宙間異常靜謐，除了槳聲像在低訴以外，一點聲音也沒有了。

我們屏息着，默默地，領略那種大自然的幽妙的滋味。

船靠了岸，我們，一共四個人，都跳上去了。讓小艇子扣繫在一株柳樹上。

到了竹林內。竹林內更外淒清，從稀朗的葉隙中，透下來一點微微的黃昏的光。風從外邊吹來，翠竹就款款地歌吟起來，像情侶的私語，使人的脚步變得謹慎地小了。怕攪亂這天然神妙的節奏。我們坐了下來，坐在青石製的長櫂上。

「天冷了呢。」朗忽然起來帶着感傷的神情說，說着交擦着他的雙手。

「是的，現在有點冷了。」翰握緊了朗安慰地說：「划船的時候很興奮，所以我們便不知道什麼叫冷，但是既然到了這裏……我希望你快活地等着，我們看滿月出現的奇蹟吧。」

「好」於是四個人就跳跳蹦蹦地唱着漁光曲，跑出竹林，歌聲在穩靜的空氣裏流動着。

「朋友，你看，」翰用着高度快樂的聲音喊：「東邊，你看，松柏山的山腰那邊，不是紅的月亮嗎？起來了，月亮朗，還冷麼？不會的，是不是有走出黑暗的狹的湖的力量，才得有福享受這美妙自然的月夜啊，朗，不要那樣太多感啊！」

的確，朗是憂鬱型的青年，多感是他的特色；但是他卻是最令人愛憐的朋友。這時在尙未十分明亮的月光下，他清癯的臉更白得多了，他的長髮在風中跳舞，他不說什麼，像在苦悶地深思着，像已遺忘了友人。

「南，朗的病又發了。我們得換個地方去舉行我們的野餐吧。」冷拍着我的肩頭說。

「好冷，我們到銀魚潭去吧。——冷，把水瓶帶子扣緊了啦。」

於是四個人就在月光下走動起來。月兒呢，這時已漸漸地昇高了，珊瑚地在碧藍的太空中踱着，渡過了那耿耿的銀河，跨過了那黑越的竹林。我們在銀一般的光輝下，輕快地走着，沙沙的落葉譜着我們的進行曲。不久我們便到了銀魚潭了。

美麗的銀魚潭，在銀月的照耀下，微微波動的潭面卻像一面顯着奇彩的鏡子。一個波紋緊貼着一個波紋，隨着西風起伏。潭的西方是一方方的草地，我們躺了下來，把大衣裹得緊緊的。那些草叢中的秋蟲便奏出各種不同的曲子來了。

除了月，除了秋蟲，除了寂靜的潭和活躍的我們，大千世界似乎都已睡熟了，在淒麗柔美的秋之搖籃內。

我們躺着，海闊天空地談；我們站着，抑揚高低地唱。我們太活潑了，太歡樂了，在草地上亂跑起來。

「但是」翰忽然追着我問：「南，朗亂跑到那裏去了？」

真的朗不見了，冷獨自一個人在潭的邊沿坐着，正低低地吹奏他的破口琴。

翰和我呼喚着朗，可是沒有回響。

我們走上那冷落的小徑，轉向那陰慘的墓地去。在一個高大的墓壙裏，找到了朗了。他低頭長跪在那裏，好像忘記了一切似的，只反覆地呻吟着，頻頻啜泣。我們喊他，他不理睬；拉他起來，他不服從，但是也不拒絕。翰終於扶持着他，跟他熱情地說：

「也許是今夕的景物，太傷動了你的哀思吧。但，往事總似一顆流星啊！往事是一顆流星！像一顆流星緊追着的現實，一剎那間就毀滅了；自然人生不過如此而已。然而就人生的真義來說，即使生命如『流』，還得要如後浪逐前浪似的不顧一切地向前爭鬥的啊。朗啊，我們不要太悲觀了。」

我們夾扶着朗，在路上走着，遠遠隱約地聽到口琴的嘎音。

走着走着，已到了銀魚潭，冷的口琴不奏了，他坐下去，仰望天空，長嘯起來。那顆老樹上的棲鴉飛起來了，盤旋在空中，不住喳喳地叫。朗也坐下去，取了餅乾和開水吃着說：

「謝謝你們熱烈的同情與誠摯的鼓勵，但是我並不悲觀，我很積極；然而除去你們偉大的友情外，我的熱情隨處都祇有淋着冷水。希望過殷，失望就愈深了。何況這裏又勾起了我一樁傷心的舊事了呢？」

「那是一個中秋的月夜啊，比今天的更明朗，是的，是更明朗的月夜啊！」

「也是在這裏，銀魚潭。我和我的姊姊，還有另外一個的人……就像這個時候，我們飲了最後一杯酒，說了最後的一聲再會，接了最後的一個吻。她和他走了，終於不會再回來的走了啊！」

「姊姊撫着我的頭，差不多啜泣代替了語言，她說：『弟弟走吧，努力創造你自己的前途吧！家庭



遺棄了……我，但是，』她望着那個人，『我得同他走了，這是時候了。弟弟，珍重，回去吧，不要常記住我；不，記住我吧，你還年幼……不過有個時候會到來，我們會再在這裏會晤啊！』

「可是她是一去不返了，而且消息一點也沒有留給我的，只有這殘片的回憶了。」

「他們堅決地走上了他們的路。在那偉大的民族解放的戰爭裏，那個姊姊的人，卻受傷了。他是前線最英武的一員戰士……從傳聞中，得到了姊姊尚在人間掙扎的消息；可是在那裏呢，我不能詢問到更正確的消息……後來輾轉地收到了他的最後的肖像了，他穿着為民族而戰鬥的血衣死去了。至於姊姊的消息，也從此杳然了。」

「他在肖像上寫着一句話：『弟弟，踏上人生的道路吧，勇敢地，愉快地，我同你的姊姊祝福你，』這是他最後的留言。」

「想起了這樣離我而去的姊姊，怎能不悲傷呢？」

靜聽朗的敘述，大家都同情地感到一陣陣悽惻的悲哀，那是說不出的悲哀啊。就連對於人生最表現得不動心的冷，在這當兒也低低地垂下頭了。朗在說完以後，像已撇開了重重陰霾的晴天一樣，現出沒有苦痛的表情；只是手在顫顫地動着。

一陣的沈默，夜氣更寒涼了一些。

那時，日子已漸漸西斜了，露水也越過越重了，不時西風吹來一陣落葉，落在潭裏，隨着碎細的銀波盪漾，秋蟲的鳴聲卻慢慢的少了，而且也更微細了。我們呢，卻像沈浸在春光裏一樣，剛才的感傷與太息，消逝了；我們走着，又充滿了來的時候的歡樂。

到了那株柳樹旁邊，小艇子卻不知何時自動地橫躺在那裏了，我們踏上去。小艇子在水波裏緩緩前進，滿載着秋天裏之春天的我們充滿了愛與光與力的青春，月兒跟着我們走，送着我們走，它破涕的笑臉皺起在淺鬢的水上。

夜已深了，但是我們依然撥着槳，唱着歌。

## 北平之秋

北平市立一中  
彬如

秋，伴着枯黃的落葉，隨着涼爽的金風，偷偷地降臨到人間了。

古人說：「一葉落而天下秋。」北平過着秋，我的故鄉過着秋，其他的地方也在過着秋；但是北平之秋和其他地方之秋畢竟是不同的。

我在北平過了兩次秋，一個是去年，一個是現在還沒有過完。記得去年的秋天，溫和的陽光照着龐大的古城，房屋，樹木……都靜靜地矗立在秋光裏。開足了馬力的汽車，猛虎似的，衝破了凝結的死亡空氣向前飛跑，小姐太太們在早晨是不常露面的。商店的門前掛着「秋季大減價」的大招牌，摩登青年脫了單的西裝，換上了夾的西裝；叫化子在清晨的冷空氣裏，鍛鍊身體，預備好過冬。遊藝場裏正在打算如何裝置火爐。去年是如此，今年也是如此。

小的時候，在初級小學校裏念書，到了秋天學校還放幾天假，以便幫着家裏的人收莊稼，辛苦地忙幾天，收下糧食好來過那嚴寒的冬天，這是故鄉的秋。

前幾天我的弟弟給我來信說：今年的秋和往年的秋可大大地不同了，往年的秋是喜的秋，今年

的秋是悲的秋；收的穀麥，除變賣納稅外還不夠食用，棉花摘的很少，而且換不上錢來；再加上長期的駐兵，人民真不堪其苦了。最後他要我報告他北平的秋是怎樣，我在覆他的信裏簡單地說：「北平的秋，還是依然如故。」

的確，世界是大大的改變了，北平的秋也顯着特殊。

在這微寒的秋天裏，我們的詩人在酒醉興發的時候，放開喉嚨大吟其詩：

感慨的詩人說：「古臺搖落後，秋入望鄉心。」

浪漫的詩人說：「空山新雨後，天氣晚來秋。」

悲傷的詞人也要說：「寂寞梧桐深院鎖清秋」了。

但是，這有什麼用呢？

# 西線無戰事

譯祥彥馬·深洪

角七

## 戰後

譯之叔沈

元一

雷

馬

克

著

作者憑自己親身參與世界大戰的經驗與閱歷，寫成這兩部超越了一切作品的最偉大最有力的非戰小說。文筆忠實簡樸，毫不虛飾，也不誇張，却讓每一頁中都浸透着戰爭的恐怖與慘酷。出版後，即被譯成各國文字，不僅為開拓作者人望之作，且為富於人情的大膽的作品。法國湯馬新聞評為德國戰後悲痛之壁畫，列強黷武主義者之素描。洪馬沈三先生譯筆忠實流利，將原作的風格和情感曲曲傳出，尤為難能。

### 開明書店印行

# 遊記·地方印象記



## 幽燕行

北平國民大學

鍾鈺

翻與歸鴻共北征，登山臨水黯愁生，  
江南草長鶯飛日，遊子離邦去里情；  
五夜壯心悲伏櫪，百年左計負躬耕，  
自嫌詩少幽燕氣，故向冰天躍馬行。

黃仲則——將之京師離別

在蕭颯的秋聲，歸雁的哀鳴，慈母的淚光中，我離開故園的懷抱，踏上了古幽燕的征途。

我的離邦去里，不同於黃詩人的壯志思飛，而同於親老家貧的掙扎；我更不是個爲了詩少幽燕氣，而向冰天躍馬的騷人，卻是戀故園，不爲故園所容，於是不得不離開故園的亡鄉者！

誰人不願在家鄉的溫和日光下徘徊？誰願作四海無家的流浪者？是爲了生活，如何能株守家園？你能不把脚一蹶，喊聲「別了！」而向他處去另開一條生路嗎？

從中學卒業後，爲了家道中落，就作了高小教員。我雖然失了學，但對於文藝的興趣，卻有增無減。在事變前，凡是新出版書，都很快的傳到吉林。

當時遇有文學書，我差不多是每見必買的事。變一來，什末東西都被捲走了；不但失掉了自由與光明，就是在精神上要得一點消極的填補與安慰，也像夢一般渺茫了。商務印書館，中華書局關了門，新書最多的世界文化書局也載書南返，剩下的幾家小書局，只餘下些經史與教科書。這變成一個多末荒涼枯寂的環境呵！

在這樣荒涼的環境中，並且還有幾位朋友，因為不願歌頌「王道」竟先後入獄了。我恐怕有同作楚仇的危險，於是在秋雨瀟瀟的十月，就離開了二十餘年未曾離過的母親和田園，奔向這素所嚮往的幽燕。

衰年的老母，怎忍捨開她的孤兒？當我每次談起赴北平的希望時，她總是這末說：「你走我就該快死了。有點事先將就着吧，等我死後……」一聽這話，再也不敢說了。後來我真把事情辭掉了，向媽媽哀求着：「媽，我非走不可了，北平還有幾位師友可以幫助我，如果沒有事，我就升學，北平已有青年救濟處。沒錢也許不要緊的。」這回，媽媽就不像從前那末說了：「不叫你走又怎樣，沒有事，難道在家裏坐吃嗎？我也覺得你在家是不相宜的，我如果總是把你留住，也許會害了你的前途和性命。走吧，我的孩子，但是你從小沒有離開過我呀！」明明白白的，我出來的力量，不在於我的哀求，而在於我的辭去職務；把我從母親手裏拉開的，不是我意志的堅決，而是生活的鞭子在驅策。唉！人間最偉大的不就是母愛嗎？怎末臨到生死關頭，竟變得這般渺小呢？

離家的前晚，母親短吁長嘆地終夜未眠。我醒來幾次，她總是伏在枕上吸煙。一星兒的煙火，明亮地在牀前閃耀着，黑黯黯的屋內，充滿着現在痛別和將來思子的愁氛。那一星煙火，竟象徵着母親

的心，或許母親的心比這煙火燃燒得更強烈呢。當時我真想說：「媽，兒不願離開你了。」但終於抑住了，祇說：「媽，你還沒睡嗎？」

「剛醒。」聲音還和平常一樣，但是我不得不設法來安慰她：「媽，你不必愁。兒這回出去，沒有事定能讀書，爹爹在世時，不是常說：『一輩子不出馬，小駒。』假如爹爹活着的話，也許早叫我到外面求學去了。」

「媽願意叫你出去，媽一點也沒發愁！」媽一定想起爹爹來了，爹爹臨死時，握着媽媽和叔叔的手：「即使窮，也得供孩子讀書。」除此而外，並沒有囑咐第二件事，就閉目長逝了。現在一提起爹爹，媽一定更加愁苦了：「媽願意叫你出去的，不過你從小也沒有離開過我，日子長了，我怕要想你的好，走吧，你要給媽常來信……」媽媽剛剛安穩入睡，晨鷄已啼過兩次了。在旭日乍升的清早，我就和故園分手。臨行時，媽媽把我送到門外，呆呆地瞧着我，像有許多話要說似的，我只向她行個鞠躬禮，就匆匆的跑了。我狠心？我不情？——不！良心也敢呼這個「不」！因為我不忍親衰年慈母的腮邊之淚！

從家走出來，并非立刻西行，我必得先赴省城，攜帶行李，辭別友人，盤桓一次龍山與松水。

清冷清的秋朝，遍地凝着濃霜，我一步步的踏出了屯前的柳林，登上高河的小橋，回頭瞻望一下高樹叢中炊烟下的故居，當時我竟成爲一個失掉一切憑藉的飄流的人了。

到省城只留連了一天，那山，那水，那些朋友，那些相識和不相識的鄉人，我對他們雖不會像別媽那樣苦楚，可是同情的意識，擴大在惜別的情感中，較之親子的別情，更有不可言喻的辛味。「饒恕我這自私的人吧，留下你們飽受得凌辱和壓迫，我卻離你們而遠去了。」第二天上午，登上西行的車，

當車將開時，U君緊緊地握着我的手：「祝你在漂泊的途中，永遠是高高興興的奔馳着。」當時我只用含淚的微笑來回答他。

到長春換車，停一小時，爲了時間短促和心緒不寧，我只在車站附近走了一遭。長春已經什末都變了，甚至連空氣都不是從前那樣了，當時我起了無名的嫌惡的心情，恨不得把它整個地一腳踏碎！冒雨登進「大連行」的車中，偶然遇見了兩個同赴北平的熟人。我們剛一握手，我腋下夾着的一本陶詩，忽然脫落。後面的旅客，走得很匆忙，當書剛和地板接觸時，他一脚就把它踢到左側一個八九歲的日本女孩的凳下。她急忙跳下凳去拾起來，雙手捧着，帶着微笑還給我。在她那微笑內，我瞥見了人類的天國，在那裏，無人我之別，無貴賤之分，無國界種族的畛域，只有一片無涯涘的真摯，歡樂與和平——呵，爲什末這種至高無上的美德，竟因年齡和知識的增加而逐漸消失呢。

車開後，浙瀝的冷雨還在繼續下着，車窗像離人的臉兒一樣，流着一行行的清淚。灰色的心對着灰色的天，無情的車，拖着萬鈞的愁。雨越下越大，一層灰迷迷的霧籠，掩住了相識的家山，這卻省得我許多瞻顧惆悵了。

約經一小時，天放晴了，遠處的景色都從模糊的迷霧中露了出來：那蒼茫的雲樹，那沉沉的暮靄，都陸續向眼簾映入。緋紅的霜葉，三簇五簇地在路旁的小山上點綴着，「君不見滿川紅葉，盡是離人眼中血，」又未免陷入愁思中了。

路旁所見最多的，除了電線杆外，就是汽車公路，公路是強迫農民無代價修成的：每家要出一個人，每有幾畝地要多出幾個人。家裏沒有男人，或有人而在外鄉做事的，必得僱人代做。公路修成，洋貨



就可以流入窮鄉僻壤。公路像網絡般在四處縱橫交錯着，它像一條長線，把所有的村、鎮、縣、驛，魚一樣穿在一起，掛在都市的身上！

過了朝陽鎮，就是雙軌鐵路。車行非常快，響聲也非常大。在轉灣處，伸首向車窗探望，四根鐵軌，閃着明亮亮的白光，長迢迢望不見盡頭。它們是一道永不能毀的鐵箍，箍在大地上，鎖住了我們地下的富源和心頭的生氣。這種震耳欲聾的機輪聲，是它們勝利的歌聲吧。

晚八時到了遼寧，車只停十五分鐘就開行了。在紅霧朦朧下的遼寧，比長春更覺得紊亂黑暗些。經過幾站以後，人們愈下愈少，我就用皮包當枕頭，睡在坐椅上。當我正睡得熟的時候，忽然我放在坐椅上的腿被人從上面攀下，因為他用力過猛，整個身子幾乎給他攀下坐椅，猛然醒來，在昏迷的燈光中，已看清他是那國人了，唉，能說什麼？只好坐在一邊生悶氣了。

一夜工夫，飛過了遼寧和大連中間的道路，到天明時，窗外的景色，就煥然一新。近處是草木青青，並未透露出殘秋の色相，遠處是淼淼茫茫的海影，日光在明滅的烟波上動蕩着。因為不久就要跨入一個新奇偉大的世界，所以當時很覺得興奮。

下車到中華棧候船，因為母親告訴我：到大連登船時，須給她寫信。於是我就利用這時間把一路的經過報告給她，當我的筆在紙上只劃出「媽媽」兩字，不知為什麼末眼淚竟止不住的流了。當時對坐的客人很驚訝，我只好裝作構思般把頭伏在袖上，潤去眼上的淚痕。

大連倚山傍海，商業非常繁榮。伸入海內的埠頭，莊嚴整齊，層樓般矗立在海波上。港內各色各樣的汽船，在啓碇，入港，停泊，叫囂而紛亂。目觀那壯麗的埠頭，我認識了人類建設的本能；同時卻加深了

國恥的慘痛

我趁的這隻船叫長平丸。當那龐大的船身一點點離開碼頭的時候，我用力瞅着那將離的海岸，恨不把它抱住，伏在它上面親親地吻着；同時又來了一種莫名的憤恨，這憤恨更使我增加矛盾的痛苦。

滿腹辛酸，幸被壯闊的海景漸漸地把他緩和下去。綠水鋪就的光明無際的道路，船兒到處，激起數尺高的泡沫。沫下的水色，翠玉般的翻騰着。藍色的水鳥，飛行在泡沫上面，翩翩然隨波上下。向晚的海風，漸漸的吹得有力了，無邊無際的盪盪激激的金色鱗波上，浮着一輪欲沉的夕陽，無數魚帆，浮沉在殘照之間：兩帆的船，一帆的船，海波起處只有帆頂留在我的眼前，波兒一落，才又全身湧現。這是多末危險的生活呀。

海風凜冽，透骨生寒，站在甲板上面，只有我們四個人。兩個是在長春同車來的熟人，一個是我，另一個是一個美國青年。他很愛談話，說得一口很好的中國話。上船不久，我們已知道他是天津的青年會的學生，到大連來看他的叔父。這時，他指着漁船，向兩位同來的長春人問道：「你們會駛船嗎？」「不會。」「會游泳嗎？」他倆還是搖頭說：「不會。」你道他又說個什末，「你們只會吃，只會拉，只會伺候奉×人！」聽了這話，連我也臉紅了。

在海中的夜之世界，是怎樣一個不可思議，不能描寫的東西呀！四周只有冷酷的黑，深邃的黑，空虛而神祕的黑，若不是聽覺中有水聲，感覺中有海風，我真以為自己是消沒在黑暗之內了。

臥在艙中，身子隨着船的振蕩而動搖着，閉目假寐，長時間不能入睡。偶然一個意識闖入：「哦，今

晚竟在海中度夜了，」當時覺得「人生」實如落葉般，被狂風任意飄拂着；兩年之前，并沒想到會有今日的海行，兩年以後，又不知將飄泊到何處。同時，就聯想起四、五年來的生活，思兒的老母，惡濁的故鄉中的種種遭遇，將來的低昂難測的前路，已死未死的受難的朋友和落日前美國青年的嘲罵……最後想到快到故國的懷抱了，聽人說，一切抗敵的計劃都已預備得很充實，政治已相當的上了軌道；希望故國吧，相信故國吧，皈依故國吧，只要故國抬起頭，什末問題都解決了。有了這種希望的安慰就不知不覺的入夢了。

海上的日出，比陸地要早些，當我五時半披着大衣走上甲板時，隱隱約約的一片淡色朝霞，已佈在東面的海天盡處了。空洞洞的四周，只有天和水，還賸着一顆孤星在閃閃放光。夜風已息，波平如鏡，船像一隻極細小的蟲兒，在一張寬大無邊的灰紙上面爬行。

奇麗而多變的彩色，呈露在天海之間。當初的一片淡色朝霞，剎那間現出了難於分辨的五光十色，像大自然運着美妙手腕，精心織就的一層面幙；來故意遮住那紅日的嬌顏。與海面相接處是絳紫，高一些是緋紅，再高一些是藕色。和紅霞相聯的南北兩側，靠近處是嬌豔豔的粉紅色，稍遠些是亮淨淨的銀灰色，再遠些是冷怯怯肚魚肚白色。一會兒，變了，在緋紅絳紫的中間，突然破出一道如火的明霞，海面和四週的顏色也頃刻萬變。那道明霞一點點的向兩旁擴張，一點點的向海上湧來，最後，從海底湧出一個璨爛的紅球。

「到渾水了。」看見塘沾了！大家全愉快地呼着，走出艙外一看，可不是，在西面的海岸線上，已露出一條朦朧的地影。「要到故國的懷抱了，要到故國的懷抱了！」我當時的歡喜，恰像受了長時間

虐待的孩子，猛然看見了慈愛的母親一樣！

在未入埠以前，我預料着，一定有着一個像大連那樣的埠頭在等待我們的，不料經過了許多鹽灘，繞進一條小港，竟停在一個木造的黑而且朽的碼頭旁面。如果船攏得猛一些，就會把它立刻撞得粉碎的。

那兩個碼頭，恰恰表現出兩個國家的物質與精神的差異。而且塘沽，也與我的想像相反，那灰頹，齷齪的現象，和我那新離開的日趨破落的家庭很相像。

這一點輕微的失望，尚不至把我整個的喜悅完全消失。當我到車站買了一份大公報時，像見了知友般緊緊地握着：「長時不見的故國的面目喲！」但是，看到報紙上的幾個標題，我驚訝了，什末水災呀，剿匪呀，暴動呀……滿紙都是我深深地失望了。

在塘沽上車，天就起了大風，在風中經過黃沙蔽天，動亂四伏的天津。過天津後，車又行了約末二十分鐘的水程：小屋在水中浸着，農人們有的牽着驢涉水而行，有的坐着小船，但是還得用人來拉攏。我看見一個老人坐在小船頭的蓬草上，一個小姑娘背着擡繩，瘦瘦的腿兒，已凍成了醬紫色……

「長時間盼望的祖國，依然還是這樣呵！長時間……」心內酸酸的，只反覆着這句話。就在這樣的風雨聲中，我跑到了素所嚮往的幽燕，當火車停在前門車站時，已經是滿街燈火了。

## 北遊寄××

紫  
紋

X |  
X :

跳動的車子拖着跳動的心駛出了鄭州。

到黃河了。把頭探出車窗，看着這一望無際的混濁濁的水，遠處反射着陽光，幻成一片銀色；也有地方淤淺了，是一個平平的灘。近處，水涵湧地飽孕了白的泡沫滾着滾着，發出「花花」的音響。車子像老牛樣地爬；似乎永遠爬不出這黃河鐵橋了。突然，一個懼怕的心理抓住了我：這橋不是早已超過保險期了麼？怕那可怕的濁水！

黃河終究拋在我們的身後了。喂！偉大的黃河——在歷史上扮演過重要角色的黃河——我祝福你，祝福你永遠地流動着，別那麼輕易地讓我們的敵人捏住你的咽喉！

車廂顛着，顛着；在大平原上晃動着。鐵道兩面長得高高的糧食，還是很潔淨的，沒有受到敵人一些污辱的地方呢。然而，我們現在是向着黑暗前進。是的，我們要發現那黑暗的真象，我們要把生活在黑暗圈子裏的人們的消息告訴你。

「這裏不准上！」

這麼一句話吸引了我的注意。

「我買票爲什麼不准上？」一個短小精悍的傢伙，歪戴着帽，態度倔強地回答。他眼睛裏佈滿了紅絲，射出毒惡的光來。

「這是專車，先生！請到旁的車去吧！」

「去去！」

那傢伙看見我們人多，大搖大擺地走到我們車子的後一節去了。

外面的景物很少變動。一個村落一個村落被我們留在後面了，一個碉堡，一個碉堡，在眼前溜了過去。碉堡，像城牆樣的建築，高高的，直直的。在每個村落裏都可以發現幾個。從這些東西可以使我們知道這古舊的農村是在多麼動盪的狀態中生活着呵！

到石家莊已是深夜。就在車廂中休息了。人多，興緻高，誰有心緒睡覺呢？

第二天早上，我們走上了旅程的第二段。

「這是專車，不能上！」

上來的一個人穿着不襯身的黃色大衣，光頭。我一眼看見他就大大地驚異！就是昨天那個人，他換了裝束又跟我們來啦。沒有錯，還是那人，看他眼睛中仍舊佈滿了紅絲呢。

「車裏不准去，車外也不讓站！」那傢伙的口氣真硬。

「好！隨他去吧！」我說了一句。

就這樣，他站在車子外面了。吸着烟，烟霧夾着一種烈性的麻醉味兒刺激着我們的鼻腔。並且，他不時斜乜着眼偷窺着我們的動作。

這人，大概就是所謂浪人吧。

傍晚到北平。北平，這帶着淒愴意味的古城！這曾經印上我淺淺腳印的古城！如今我又投到她懷抱中了。仍是那灰色的高大的城牆，仍是那寬寬的街道，仍是那耀眼的燈光。一切不是和從前一樣麼？怎麼偏有人說她變了呢？

× |  
× :

二

在北平住了兩夜，第三天起了個絕早，坐平綏車到青龍橋去。

我們在國人自己修建的鐵道上行駛了。心中湧現出無限驕傲和滿足。車行得多穩呵！比外國人經手築的鐵道強多呢。

地勢逐漸陡，氣溫也逐漸降低，穿在身上的衣服已不足抵禦北國的寒氣了。前面，灰灰的山在灰灰的天空中淡淡地畫出了輪廓。顯然地，在相當的時間後，我們的車子將要和那山接觸的。

車走在更高的地面上了。不知什麼時候，我們已在羣山的懷抱中。

自己很少看見過山。現在面對着這些岸然如老人般的羣山，不禁感覺到驚異和偉大了。看，那古銅色的山尖不是和天碰着了嗎？誰能爬到那頂上去吸一口清新的空氣呢？這山慢慢地離開我們了。繼續着走，看看好像前面又有一座山擋住去路，可是拐一個灣，過一個山洞又走上了康莊大道。這不是「柳暗花明又一村」麼？

南口到了。「南口」這染着殘酷的戰爭的血腥的地方，在車窗外瞻仰着南口的容貌，默默地讓一幅戰爭的畫圖在腦海中映現。但這畫圖很快地破滅了！擺在面前的是七、八條並行的軌道，再那邊，是青青的田。任什麼地方再找不出一絲一毫的戰爭遺跡了。南口好像靜悄悄地在那裏回憶過去的創傷。

上午十點多到了青龍橋。我們好像一桶水，經過「南口」這個「口」，倒入青龍橋這個盆子中。

來。

青龍橋其實並沒有什麼橋。四面也是被高聳的山圍繞着的。長城巨蛇似地依着山勢的起伏睡在那裏。呵！真到長城了。上呵！

順着一條狹小的羊腸鳥道爬上山去。偃偻着腰緩緩地爬。是長城了。我的腳踏在雄偉的長城的磚石上了。長城已有些傾圮，一層層的階梯已經七零八落地不甚整齊。再走，上面沒有了階梯，成功一片平坦的斜面。手扶着兩邊的牆，小心地走着。脚下的碎石子兒可真滑，踏在上面嘩喇喇地似乎要把我擲下來。然而，我終於用手扶着牆把自己的身體支住了。仍然偃偻着身軀爬，爬到了一個較高的地方，悠然地吐出一口長氣。

風在起勁地吹着。我把自己站在一個大的岩石上，挺着胸脯抵抗着風。有一個時間我的腦袋完全空虛了。沒有憂愁，沒有悲哀，更沒有一切人世間的陰謀和詭計。甚至會忘記了自己的存在，好像變成了這山頂上的一塊洞然無知的玩石。

左面右面都是重重疊疊的山，這裏那裏有着一段段的長城。再看看剛才自己上來的長城，陡陡地，綿綿地看不見盡頭。這長城，這長城上的每一塊磚石侵染着多少人的血和淚呵！

時間吞噬了長城，使它漸漸地朽毀了。漸漸地受到敵人的凌辱。青龍橋的長城還可以自由自在地烙上中國人的足跡，別的地方卻已飄揚着敵人的旗幟了。長城的形式沒有變，可是已經變了質啊。被一種嗒然若失的感覺牽引着，我再沒有力量站在那兒了。於是從一條看不清楚的小道走下去。兩旁的荊棘絆住我的衣角，刺痛了我的手。小心翼翼地用手分開橫在前面的一叢叢的榛莽，把脚



試探着找着路走。

走着，走着，前面是死路了。下面又是一個直直的坡，脚下仍有一些無名的碎石，滑溜溜地使我搖搖欲墜。像一頭離開母親的羔羊，我不禁迷惘了！勉強留神地走着，向右一轉，哈！有出路了。

### 三

X |  
X |

北平，美麗的故都，這值得人低迴詠歎的地方。這裏有着不可計數的古蹟，現在想把幾個著名的地方告訴你。

太廟，歷代皇帝祭祖用的廟宇。進了那大門，一股靜幽幽的氣息籠罩着全身。裏面幾個殿的建築真可稱一聲偉大。就那圓柱就得三人合抱。那一個接着一個的金黃色的椅子，上面繡着大大小小珍珠般的玩意兒。殿的高度着實可觀。頂上塗滿了工筆畫圖，顏色濃厚，紅綠相映，使人發生明朗的感覺。故宮是最富於情趣的。一個宮跟着一個宮地走不盡頭。觸到眼簾來的是一片金碧輝煌的色調和目不暇接的珍品。

我們到了一間雕刻陳列室。裏面放着五、六件象牙雕成的立體玩意。每一件都包含着一個故事。雕工細極了，在一幅不滿一尺見方的面積上有十幾個人，十幾樣什物。然而每個人都有每個人的個性，女人的頭髮，衣服的褶痕都絲毫不漏地表現出來。這真是中國手工藝術的特色。

好了！不給你說這無聊的地方了。

X | X | 告訴你說，北平的確有點變了呢。紅帽箍的大兵趾高氣揚地在大街上闖着，時時有一輛插着

敵人國旗的汽車噉噉地開了過去。店鋪中充斥着「朋友」貨。是那麼便宜，那麼美觀，引誘着一班貪小利的先生太太們把玩而又把玩，最後從腰包裏拿出錢來。有心人也不敢問一聲這是不是朋友貨，用爲這樣會有挨把掌的危險的。

在北平走一兩圈，很難發現一兩面青天白日旗在天空中飄揚了！北平是誰的世界呢？

北平的馬路是很寂靜地躺在那裏。再沒有一點一滴的學生咆哮的遺跡了。學生的心真都死了嗎？不絕對不！一個大風暴在醞釀中呵！

黑風時時侵襲着這古老的都城。黑風來的時候，天空中佈滿了陰霾。唉！什麼時候會使這黑風停止？什麼時候會使這滿天的陰雲四散開呢？

北平實在不能再住下去了。明天就走！

呵！北平！美麗的故都！這值得人低迴詠歎的地方，希望我以後仍有與她親近的機會。

## 娘子關漫憶

河北麗陽中學

薛期吾

### 一小引

我自幼生長在河北南部的大平原裏；水，我只見過那條混濁得就像一溝泥漿似的滹沱河。滹沱河的兩岸，是鬆脆的沙土，沒有堤；每到夏秋水漲時，河身滾滾來滾去，常把岸上碧綠的田疇，坍成汪洋一片；若不幸逢到氾濫，那簡直十幾縣地方，都要變成一片澤國。因此，水給我的印象不很佳，甚至天際的白帆，也使我生不了什麼詩樣的情感。

山，我所見到的只是六、七十里以外的一抹淡藍色的遠山。牠給我的印象，就像白雲背後的朦朧的月，很神祕，然而並不親切。

可是自從×年深秋旅行過娘子關以後，我卻簡直成爲有了煙霞癖的人了！

娘子關，她那澄清的溪流，白練似的飛瀑……直到現在還清晰得像畫幅般展開在我的記憶裏。然而當我提起筆來要寫篇遊記的時候，卻又像脫線的串珠般，縱然每顆珍珠都非常晶瑩，但再想依照原次序聯串到線上去，已經是不可能了也罷！就來寫一篇漫憶吧！

## 二 黑棗和柿子

這裏的許多山岡，沒有古詩詞裏歌詠秋山時慣用的「丹楓」；然而密密紅葉纍纍紅實的柿樹，疎疎落落地點綴在山脚和徑側，輕輕風微撼，陽光愛拂，發着悉悉索索的輕響，閃動着血紅的反光，卻使荒涼的秋山減了不少的寂寞。

我們大隊同學，沿着山側的小徑，迤迤邐邐地向前進發。這天起牀特別早，而且又坐了半天的火車；可是走在崎嶇的山路上誰都沒有有一點兒倦意；這大約是同學們的興致都特別濃厚的緣故吧！我們一壁領略着這陌生的景色，一壁歡樂地指點着，談笑着；四周的山岡，把我們的聲音打回轉，跟我們談笑的尾聲應和着。山路隨着山勢，拐了一個彎兒，於是突然間，在我們臉前出現了幾棵奇特的小樹。這幾棵小樹，都只有丈把高，沒生着一片葉，卻纍纍地生着一樹宛若紫葡萄的果實。我們經過那裏，都隨手折了一小枝，好奇地端詳着，把玩着的確，這果實真是太像秋後的紫葡萄了。採一顆放進嘴裏去嘗嘗，覺得水分雖不如葡萄那麼多，味道雖不如葡萄那麼甜，卻也很有點可口；於是沒等到嚼爛，便貪

饑地一連又往口裏放了四、五顆。可是等到一大口嚥下去，啊！澀味在口裏起作用了！我知道有點糟，趕緊吐唾味，但舌頭早已澀得運轉不靈了！

左近的同學都哄笑起來。我覺得有點難為情，一陣熱潮湧上兩頰。後來有人告訴我：這是黑棗樹，果實必待採下後，經過多日的曝曬才不澀。我才知道故鄉吃到的黑棗爲什麼老是皺縮的跟黑褐色

的所以然了。

這天簡單的午餐，是在山脚下的一塊小坪上吃的。餐後有兩點鐘的時間可以自由支配；同學們有的寫生風景，有的採集動植物標本，都三三五五地散開去；我和最知己的心友子真、谷扉也懷着三分採集標本，七分遊山逛景的心情，沿着折向西南方去的山徑，緩緩地走去。越向前走，柿樹便越多；血紅的葉子跟果實，反射着午刻的陽光，簡直有點兒眩眼。我忽然萌生了個摘幾顆吃吃的念頭。子真說：「這是農人用許多血汗培植出來的，不應該摘牠們。」但自幼生於山地的谷扉卻說：「山地居民不比都市居民那麼刻薄自私；而且這裏的柿樹，不很多，跟我的故鄉相彷彿，大約也只是當做一種副業的。吃幾顆是無妨的。」於是他們猴子般攀上樹幹去。我自幼便是一個「阿木林」爬樹泗水一樣都不會，便只好仰着頭，看他們爬。

他們下樹來的時候，各在衣袋裏給我帶了一兩顆。我吃了兩顆，覺得皮又薄，味又甜，較之在故鄉吃到的那種經過人工催熟（販子從山地販了青柿子，到家後用火力催熟）的東西，真有天壤之別。我不禁接連贊歎了好幾次。

「我們該回去了！」心友看看錶說。

「人家有的採標本，有的寫生風景，我們卻空手來，空手去，一無所得。」我抱憾地說。  
「哈！哈！你不是已經分辨出天然成熟的柿子比人工催熟的柿子好吃嗎？這也是研究植物學哩！哈哈！」

谷屏這話，引得我們大家全笑了！

### 三 所謂娘子關

這段路比較寬廣平整些，左手是山，右手是谷，山不高峻，谷也不深，谷底是一小片農田。路是斜面的，越走便越高，而且又轉了彎。先是向南走，後來向右手一拐，左手便傍着了一帶石牆。這石牆最多不過丈把高，而且也不厚，據導遊的××高小校長說，這就是萬里長城。我駐了足，四下觀望一陣，只見這地方羣山綿亙，帶形的長城，自西北方渡山越嶺而來，經過腳下，又迤邐向東南方去，連綿不斷，我想，這工程真有些偉大。

向西沒多遠，路又陡然折向南方；就在距這拐角不過三四丈路的地方，聳立着一個算不得高大的門洞，門洞上面還有一層低矮的平樓。導遊者又說：這就是娘子關，關上的平樓乃是娘子廟。啊！這唐宋以來的要鎮，並經唐平陽公主駐兵鎮守過的娘子關，祇像一座小小的縣城的城門，這令我未免有些失望了。

### 四 山頭

這裏所謂「山頭」，乃是可以耕種的山岡。住慣了平原的人，看了這樣的山田，真是覺得又可憐，又可敬。這種「山頭」，在我們對牠僅只瞥了第一眼的時候，就可以斷定牠是由農民的粗笨的手腳，

經過不知多少的年月改造成功的，因為牠的形狀是如此的有規則；從側面看起來，好像是什麼大建築物前面的一座半圓形的臺階。這臺階從山脚起，一層一層地一直到山岡的尖頂。每層四五尺寬或二、三尺寬的那一點平面，就是農作物生根苗葉的唯一地盤。有的地方，四、五個「山頭」緊湊在一起，形成一個深谷，於是谷底的那幾層田，簡直連正午時分也見不到一絲陽光。

這裏的莊稼，以麥、粟、高粱為主，豆、棉、菜蔬、玉蜀黍也不少。可惜這時是深秋，田裏已經只剩下一點新近萌苗的麥苗，不然登高四矚，則滿眼「山頭」起伏，青碧一色，較之故鄉一望無際的平疇，更應饒有風味。

### 五 桃河與流泉

這裏的一條溪流，名喚桃河。河灘跟河底，滿鋪卵圓的石塊和砂礫，所以河水澄清見底。又因這些石塊，大多都是灰石，所以河灘上不時的有幾個燒石灰的土人，牽一匹馱着兩個荆筐的瘦驢子，在那裏疲憊地揀取灰石。故鄉所用的石灰，就是從這裏運過去的。從前每逢見了生石灰，常懷疑牠怎麼竟是一色的卵圓形的，現在才明白。

桃河給予當地民衆最大的福利乃是轉動水磨、水碾和水車。這三種都裝在河身傾斜處；主要機件是輪盤；水從上面瀉下，衝激輪盤，輪盤轉動，上部的機件便也跟着轉動了。這三種東西的構造雖然很簡單，但工作效率比故鄉最快的騾馬還要快。可惜這裏能夠耕種的田非常少，所以對於水車不能充分利用，實在是件憾事。假使在桃河上築一座新式的發電廠，利用水力來發電，那末功用就要偉大得多了。

娘子關雖未以泉名，但泉水卻使娘子關增了不少的景色。來時的火車，有好大一段路是沿着桃河的北岸走的，那時便見桃河南岸的山壁上不時的有一兩股細小的流泉從石縫裏瀉出，像是雪白的素練倒掛到河裏，又濺起無數碎玉般晶瑩的水花來。河水琤琤琮琮，映着斜陽，閃耀着銀色的波光。我們看着如此秀麗的水景，聽着如此悅耳的水聲，簡直整個的靈魂，都幾乎飄飄欲仙了！

娘子關附近的泉水尤其多，並且有許多大股的泉水從河底翻湧上來，使桃河增了不少的聲勢。

## 南湖的七夕

江蘇上海中學

熹

微

新秋傍晚的微風，吹在身上，令人會覺得舒適到飄飄然的那嘉興鴛鴦湖（南湖）上的落霞歸鳥，雲光樹影，以及煙雨樓畔的楊柳堤岸，晚風新月，更是會令人戀戀不捨的。假使你在夕陽西下，瑞霞滿空的時候，乘着一葉扁舟，趁着晚涼，向那湖中去盪漾，那是極有趣味的事——尤其是在一年一度的七夕佳節。

七夕——這是南湖遊人最多的一天，在運河上還飄着一縷縷輕煙的清晨，就有幾艘華麗精緻的絲網船，載着作整日遊的人們，在晨曦裏緩緩地划向南湖去。到了炎陽西墜，河上風來的傍晚時分，古老的運河裏擠滿了各式的船隻，載着不同的人物。

遊南湖在嘉興成爲居民例行的故事，尤其是七夕這一天，誰都得到煙雨樓去玩上一會，所以二、三丈寬的運河裏，駛着的船竟多得像過江之鱗，互相排着，擠着，一艘艘船弦互撞着，首尾連接地駛着。我遊湖的時候，喜歡先在荷花堤那邊運河裏，坐那小巧的渡船，在整潔光澤的艙裏，嚼着美味多

汁的嫩菱，香而脆的塘藕，閒望着兩岸的風物。那是極有趣的，既不如絲綢船那樣聒噪，又不像赤膊船那樣乏味。

坐在小小的渡船上，望着運河裏清清的水，船行着，鏡也似的河水，被船劃起兩條浪痕，從船的兩邊向後面長長地拖延下去；微風拂過，水面上起了粼粼的微波，直捲到兩岸的石幫岸上，發出輕盈的泊泊聲。

船在出東門的時候，須經過一條狹狹的水道，因為在這裏河身被兩岸房屋的石幫岸所束住了。船在這裏經過的時候，必須注意到迎面駛來的船隻，所以搖船的人常高聲互相招呼着，渡船上船娘們尖銳的聲音，赤膊船上男子們粗魯的呼喝，船弦的互碰聲，一齊並作。「推梢!!」——「扳梢!!」——浙地行船術語，義同靠左靠右——的聲浪，充滿了這整個的空間。船過時，水被激到兩旁的石幫岸上，發出潔白晶瑩的水花。在這裏充滿了江南水鄉特異的景色，有似威尼斯水街的風光。

東門是渡船聚集的所在，在岸邊茶樓上明亮的燈光下，能看到密集着的小渡船，向熙熙攘攘的遊客們兜攬生意的景況，從這裏你可以知道嘉興人對於南湖的七夕，是怎樣的興奮而神往。

船過東門後，河身漸漸的寬廣，四周也漸漸的清靜，兩岸祇是青綠的田畝、樹叢和竹籬、茅舍，岸邊長着一叢叢的蘆花和紅蓼。船到這空曠的地方，都加增了速度，赤膊船上的壯年男子更使勁地搖着櫓，身體也隨着一曲一曲，船頭的激水聲，更加響亮，那船在浪花裏，就飛般的向前竄去。

船再向前，在南湖裏，你可以望見一個土嶼，這被稱為小煙雨樓，那岸邊長滿了青的水草和浮萍，那岸上是平鋪着綠茵般的芳草，草坪後一座古籐絡壁的小廟，在蒼翠繁茂的竹林中，卻顯示出小煙



雨樓的簡樸清靜。在這土嶼的周圍，植着修直的老樹，枝葉繁茂，陰密異常，落霞的金光，在葉縫裏透射出來，映在澄清的湖水上，發出萬道光芒，隨波盪漾。

船再向前行時，遠遠地望見古舊而幻成黯紅的煙雨樓，雄偉地矗立在湖上。這寺院式的大樓，在五色燦爛的晚霞下，倒影在綠色的波光裏，奇偉而美麗，極易使人起蜃樓仙境的感想。

當夜幕漸漸籠上大地的時候，紅霞由淡紫而變成深灰，一彎新月，盈盈地上了柳梢，天色藍得可愛，彷彿一汪水似的。那縷縷柔波，映着月光，是這樣的恬靜，委婉，使人有風煙俱淨，天水共色之想。在湖濱荻港裏停泊着的華燈璀璨的絲綢船，遠遠望去，縹渺得像一座座水上的臺閣，還不時隨微風送來了抑揚的歌聲。

煙雨樓的船碼頭上已停滿了船，可是後來者卻還在向前擠上岸，你可以看到煙雨樓的庭心前，假山邊，屋內，廊下，都擠滿了遊人，來許堂前的幾枝大樹下，也坐着不少的遊人正在飲茶，嘈雜的人聲，步聲，吆喝聲，擾亂了南湖七夕的空靈妙景。

祇有樓外的堤岸上，不像屋內那樣聒噪，有幾位好靜的遊客正在那裏閒步，在通湖水的石橋上，也有人在那裏憑欄遠眺，堤岸上，栽着許多垂柳，細長的青條輕拂着湖水，浴着月光，淡淡的影子在水裏搖曳。

煙雨樓玩罷，再乘船環遊南湖一周，那也是極有趣味的，你可以看到那豐盛的菱塘，在銀灰色的月光下，變成白茫茫的一片，襯着遠遠的幾點閃爍的漁火，吹來幾陣帶着菱藻芳香的氣息，令人深深地領略到一些詩的情調。

# 施託謨著

— 譯 傑 朱 —

# 漪

# 溟

# 湖

一角五分

這是茵夢湖的第三種譯本。周作人先生說過，有意的重譯是應該而不浪費的。譯者譯此書的動機，便由於覺得別種譯本都譯得不大妥當。序中將別種譯本的錯誤處指出了許多。原文是寫一個老人回憶兒時的生活，他的愛人被奪去，他便只好孤寂的過活，永遠在心中刻上深深的傷痕了。

# 燕 語

一角五分

Erich Schmidt 在他的 "Charakteristik" 中，曾批評本書說：「無論從那一方面看來，這本書都是施氏最好的作品。」在方法上，內容上，都是施氏小說之模範。這是一本哀婉的，甜美的，憂鬱性的小說，饒有優美的詩的風味。又施氏對於家鄉景物，描寫最為擅長，本篇多取景於胡素城 (Husum) 寫景最有風致，是尤須注意者。至譯者文筆的忠實熟練，更是不需介紹的了。

# 開明書店印行



## 城下集

江蘇太倉師範

成一

蹇先艾著

實價四角

開明書店出版

城下集，是蹇先艾先生的一個隨筆集，裏邊包含着城下等十七篇描寫着各種不同的自然景物與社會形相的文章。蹇先生本是經濟學者，但他的文學才能勝於他的本行。他是致力於詩和小說的作者，他的詩大多發表在晨報副刊和詩刊上。他的小說則常見於各種文藝雜誌。如文學和已經停刊的水星等，至于小說的題材，則似與從文先生具有一致的風味，喜歡描寫着一些邊遠省分鄉鎮中的人物和風景，就我見過的，如在貴州道上、濛渡、到鎮溪去幾篇正是屬於這一類的。在這裡介紹的城下集裏，也收着如渝遵道上、洞僊等富有地方色彩的隨筆。

蹇先生的隨筆結集，還是第一次，其中如弔一個薄命詩人、病、信、寒夜等四篇是悲哀的紀念的文字，一種傷逝的淒哀與難言的悲哽，很尖銳地透露在字裏行間，令讀者深為感動。又如長江船上的通信、渝遵道上、三等車中、車窗外等四篇是描寫旅途的文字。車中或是船中的各個旅客，我們未嘗不可說是小社會的縮影，裏面儘有着不同職業不同階級的各色人物，有成年奔波的勞動者，有神氣十足的小官僚，有收賬運貨的商人……

作者就把握着這各種社會間的典型人物，作着痛快的描寫，特別是中國民族麻醉墮落的象徵，更淋漓盡致地在旅客們交換的動作間，刺眼地寫了出來。此外如洞僊、茅店塾師、一個小家庭、晚間的來客等四篇是寫可憐的黑暗角落裏人羣的事，作者處處盡力在揭破現實社會黑暗的一面。至于失書記、我與文學一點回憶以及方譯「文學家底事情」序四篇則是關於文學修養以及其他方面的文字。

至於城下這篇可算是我最中意的一篇，也許是作者最經心的作品。裏邊是寫×軍逼臨P城時人心惶恐的情景，作者用日記體裁來寫，那字裏行間所表現出的是何等緊張何等嚴重的一個境界！作者所接觸到的人物，如教授、學生、公務員以及商人們所流露出的憤慨、驚惶的表情，我們也可間接地從作者有力的筆下很清楚地觀察得到。我們試讀：

……在歸途中遙聽武門外火車的汽笛的長嘖也比往日刺耳！(71頁)

……有好些學生都很機巧地在試卷結尾處寫道——「×機已來，心緒零亂，就此闕筆。」(74頁)

……天氣晴美如春日，決不像亡國的天氣。(78頁)

……看見兩位廣東同事……到公園去喝茶，我很佩服他們有「二漁夫」的那種閒情和勇氣。(79頁)

像這種痛心的景象，經作者用醒豁明快的筆調寫了出來，使我們看了是多麼的刺眼啊！

總觀全篇，全是充滿着憤慨緊張的氣息，我們單讀「夜間祇聽見汽車連續地狂奔，喇叭淒涼地哀鳴着，並不感到一點疲倦」一段，一種時局的緊張所迫成的離別的況味以及隱隱的恐怖，真是瀰漫了紙面，令人觸鼻酸心！使我猛然想起夏丕尊先生在平屋雜文裏的整理好了的箱子以及葉紹鈞先生在未厭居習作裏的戰時瑣記二篇同樣意味的描寫。

魯迅先生稱讚作者的作品簡樸，很少文飾，足夠寫出他心曲的哀愁，這本隨筆集便是一個最好的證明。

## 讀「給弟弟們的信」的札記

江蘇棲霞鄉師 若 飛

儲安平著 實價二角五分 開明書店出版

承開明書店函購課的服務熱忱，我購得了這本關於修身的書。我利用了幾天課餘的時間把牠讀完了。我闔起這本書，閉起眼睛來想着：「不錯！這本書的確值得我們讀的——尤其是青年。」我讀書常常犯了不求深解的毛病，這回卻不然了，我深深地推敲牠，研究牠，我承認，這本書讀到我肚子裏去了。

於是，胡亂地寫這篇札記，不，也可說是感想。

不問他寫得好不好，總之，我已讀過這本書了，我承認這是一本好的書，我已介紹給諸君了。

### 一 論做人

「論做人」這是一封很抽象的信，你如果不細細地讀幾遍，很不容易領略他的精彩處。「一個真有爲的人，他必定不是一個祇能做領袖的人；而且，必須不是一個祇能做領袖的人。」（四頁）他說的這種人，是最高超的人，而不是一個平常人；也就是說，這樣的人，才是一個高超的、理想的人。「在朝是一個爲民的忠僕，在野即是一個服從法律的人民。」（四頁）這兩句話，很明白地，透澈地把做人的法門，告訴了我們。

## 二 國家大事

在這一節裏，他告訴我們對於國家大事應取的態度。他說中國人沒有民族精神，沒有國家觀念，所有的，只是宗族的觀念。中國所以這樣淪落，就是每個人不能認清國家大事。「問聞國事，是你的權利，同時也是你的義務。」（十頁）這很直接地告訴我們國家大事是大家的事，而不僅僅是政治者的事，我們不應當對於國家大事不問不聞，否則便是拋棄我們的權利，忽略我們的義務。

## 三 好問

中國的家庭教育是「只准聽，不准問」的。這種精神是錯誤的，是必須糾正的。他說得很明白：「因為假如我們從小就受了這種教育精神的洗禮，我們對於人生的意義，以及社會上各現象各活動的真相，就不能有一個透切的認識。」（十四頁）懷疑的精神，也就是「好問」的精神，不但要問人，同時還要問己，養成了「好問」的精神，才有新的創造和新的發現。最後他說：「好問不僅是治學的態度，並且也是一種創業的精神。」（十七頁）是啊！人的前途一切的希望，發現和創造都是建築在「好問」這兩個字上。

## 四 春天

這封信的前半段，說得非常柔美，令人看到眼睛裏有說不出的舒適和快感。「春天，她有有的是健康，活跳，新鮮，愉快和明亮。春光得照透你聖潔的童心，春風會吹長你生命的嫩芽。你可以在春天，接通天地靈氣的啓示，同時也抓住你自己生命機能的線索。」（十八——十九頁）是的，春天是有生氣的，我們在春光綺麗中，應該怎樣地抓住我們生命的活力，來抽出這生命的花朵。

因為談到春天，他又談到最純潔、最偉大的青春戀愛。在中國舊勢力的餘威沒有散盡的時候，一個上了十八九歲的少女或青年，使受他的家長嚴密的防止，防止她或他和一個異性接觸，把一個青春的活潑時代，緊緊地束縛着了。無論是客觀的或者是主觀的見解：這種妨害青春自由的舊勢力，對國家的前途是極有妨礙的。他最後說：「你們更要抓住你們生命裏的每一剎那。」誠然，春天固然寶貴，尤其是春天裏的每一剎那，更其寶貴。

### 五 團體生活

在這一切落後的中國，就是選舉也是胡來的：不會說話的人，偏舉他做演說代表；不愛運動的人，偏舉他做體育部長；真真有才幹，有熱心的人，卻隱沒無聞。團體生活，中國人素來不大注意的。他不是很明白地告訴我團體生活的重要嗎？「我們對團體負責，就是我們對自己負責。」（二十九頁）這話說得多透澈啊！我是屬於團體的，但團體也是屬於我的。誰說團體生活不重要？「我們既不可存心搗亂，也不可一味敷衍。」（三十頁）這就是說，我們對於團體事業，要忠誠，要切實，有幾分力盡幾分力。

這封信的後面，有吳稚暉先生的按語。他把這封信的最重要的地方提出來，並進一步的說明：國家是大家的，是要大家來努力直接的間接的建設國家。

### 六 生活的和諧

「一種空洞，一種紊亂苦惱着你，使你成天的感到一種不着邊際的懶散，瞧着白天着急。」（三十頁）這幾句話活活地把散慢的無計劃人的生活，描寫得淋漓盡致。

生活是要和諧的。俗語說得好，「工作時工作，休息時休息。一人生是要這樣，才是有價值，有計劃，

有意義的。如果工作時偏要休息，休息時卻要工作，這種生活是散慢的，無秩序的，而不和諧的。這樣你對於生活是感到苦悶，無聊。那你的前途是罩着一層灰暗的生命之網，你會給牠捆住的，在你生活之途上，是被阻礙的。

我深深地感覺到，生活不和諧的人，他是超乎精神上的痛苦的。我們知道，肉體上的痛苦是有形的，精神上的痛苦是無形的。這種無形的痛苦，不知有多少青年屈服在牠的權威下，受牠的支配。墮落的，自殺的青年，遂前後產生。當然，要避免這種可怕的行爲，就得在他的生活上，深深地刻上一道有計劃，有規律的和諧深痕。千萬不要讓這深痕，模糊或殘缺。

我們希望「和諧的生活」像一塊磁石，緊緊地吸住這生命之鐵，永遠地，永遠地吸着，不放鬆。

### 七 論政治人格

這個問題，在目前的中國，很有研究的必要。

「凡一政治家，如其他沒有政治道德的修養，他一定不會成功的；縱然能喧赫一時，而在『史』的場合，也仍然是失敗的。」（四十頁）由這一點，我們可以知道，政治家所必備的條件，就是要有政治的人格。在君主時代的中國，大臣們的「節操」問題，講究得很嚴。所謂「節操」就是一種人格（政治人格）可是，看看現代呢？現代只有道德日薄，還談什麼政治家的節操不節操呢！

當我們沒有真正的認識了「政治」的時候，我們只有拿眼睛去看，認識認識「政治」究竟是個什麼東西？因為這是我們所必須知道的。

### 八 嘆 虧



祖母常拿「省事饒人禍自消」的一句話來教訓我們，我以為這句話同「人能喫虧萬事可爲」都是不可磨滅的金石良言。也可說這是處世最高超的手段。

作者說：「我們如不能大量讓步，大家都不能大量讓步，則將使一切糾紛，愈形深刻，愈形尖銳，紊亂到愈不可清理，愈不可收拾。」（四十八頁）作者又說：「我們在正義公理人道等一類的事上，是不能隨便讓步的。」（四十九頁）誠然，像我國現在這樣已到了存亡關頭的時候，卻說還是應該「不抵抗」，那是萬萬不可的。

### 九 幸 福

雖然是一封信，但實是一篇小品文。我們看作者對於幸福是怎樣的分析啊！

「憧憬的現實，就是幸福。」（五十一頁）「幸福永遠是一個抽象的東西，不兌現的『現象』，惟其不能兌現，才能促進人去追求，所以作者又說：「幸福的憧憬從幾千年前掛下來，仍舊向無極的『以後』掛下去。幸福的憧憬線和人類進化線並行着。」這是很確實的話。

### 十 行

的確！中國人是知而不行的，固然，知不容易，但行也很難。爲什麼孫中山說：「知難行易」呢？那是總理鼓勵國人的。叫這不善行的國人，只要做就得了，知不知到不成問題的。

我們所需要的是「知行合一」。

知道了就去做做好了再求知。

我們要把「只說不做」的精神，來改換一下，換一個「只做不說」的日耳曼民族的精神。

十一 「但求無過」與「不求有功」  
 中國的社會，是一個沒有進步的社會。所以沒有進步，最大的原因是造成了「但求無過」「不求有功」的壞風氣。

「有過既易受罰，有功未必得賞，也就自然而然地使人不敢再放膽從公，盡心於事，而惟小心謹慎，祇求無過了。」（七十頁）這是我輩青年此後所應努力改進的。

## 十二 動與靜

「在那裏，有迷濛的遠山之影，有聽了會洗去你心頭一切雜念而飄然欲睡的泉之聲，有幻變萬千的朝霞，有婉轉清妙的鳥之曲，有一切你所心愛的，而在都會裏所沒有的自然之色調。要是你愛吟詩，那僅可以隨性所之地吟味幾句，要是愛沈思，則長靜的四週，即使極飄微的塵音，都不會有來擾亂你的思緒……」（七十八頁）這種幽靜的環境，這種飛揚的思路，那裏去找呢？啊！作者不是很明白的說嗎？那是在小病中，也就是在靜中。

在靜的時間裏，空間裏，可以追憶你以往的故事，可以懺悔你以往的過失。但，動又怎樣呢？這沒有更大的懷疑，當然，人是要動的。

在動裏我們需要小小的靜來調和；同時，在靜裏也可以想想那動時的放浪與活潑，這也夠人玩味的。

## 十三 「顧之何益」

這一次，他舉了兩個實例，說明做錯了事，懊悔是沒有用的。

「懊傷是消極的，無補的，自警才是積極的，有用的。」所謂「顧之何益」也就是這個意思。

#### 十四 「帽子哲學」讀後

這是他讀「帽子哲學」後的感想。

「帽子哲學」這篇文章的意思就是：絕不可拿主觀的見解，來批評人家的好壞或是非。我感到這也是做人的一個祕訣。

蝦蟆在井裏說：「天就這末大啊！」牠所以這樣說，就是因為牠沒有爬上井來，牠以為天就是像井口那末大的。

### 讀葉紫的「豐收」

茉子

一口氣讀完了這部書，猛烈的火在我周身燃燒起來。掩着書憧憬着裏頭的情節：受天災人禍雙重壓迫的農民；驕奢淫逸的老總土劣；在大都市裏寄生着的逃難者的痛楚；這一切織成了一張悲慘憤怒的網，可怕地殘酷地在我目前展示出來。

這裡一共收集了六個短篇，就是豐收、火電網外、夜哨線、楊七公公過年和鄉導六篇，用着相仿的題材暴露出目前畸形的現實，現在讓我把它逐個的說下去：

開頭第一篇豐收是寫天災人禍雙重壓迫下的農村的農民的掙扎；代表人物就是書裏的主人公雲普叔。中國農村是永遠握在無法預防（其實並不是根本不能預防的）的天災主宰中；去年來個水災，今年來個旱災，賣掉女兒，借三塊六角錢一斗的蠶豈，車水當堤，磨盡血汗僥倖來個豐收，但是

他們得到了什麼呢？一粒粒黃金般的穀子要搬還地主，借一擔穀子要還三擔，還要付利息；剿共捐，團防費，修堤費，穀子給搶光了還不够三石三斗！不相信有強盜搶穀子的雲普叔終於清醒過來：「我們的穀子呢？今年，今年是一個少有的豐年呀！」

火是豐收的續篇，寫受土劣欺壓榨取的農民的反抗。他們要活，他們斷不能讓辛苦得來的穀子給人家搶去，穀價祇有一塊二角錢一擔，即使把穀子統統賣出去，也不夠還去年的舊債，何況還要甚麼穀種，荳子錢，租穀，幾十門捐款，團防……他們要活命，他們一致地抗租，當然像何八爺一類的人會請兵來抓人，但是槍桿和壓迫有甚麼用呢？只有使怒潮像火山爆發似的激動起來，連一向穩健的雲普叔亦拚起老命，這可以看出逼上梁山究竟是誰的罪了？

電網外寫兵「匪」之間的電網外的百姓的遭殃，兒子媳婦都跟那班人走了，然而王伯伯他戀着將收穫的穀子，戀着畢生精力造成的一所小瓦屋，但是不走只有讓老總們將它燒掉，因為那是妨礙射線，給敵人作掩護的。當火把在烘烘放光時，他跑上去抱住一個高個子的兵：「剛剛我已經拿出了二十塊錢，你們都答應了不拆我的屋子啦！你，你……」可是他卻給高個兒順手一掌：「老豬你發瘋啦！」

他醒來時是在一間廟裏，有着許多躺着的弟兄，可是當英日帝國主義者的兵船都向他們轟時，他們不得不退了，王伯伯在幾次盤問和拷打下捻着「良民證」回到家中。

這里最可笑的是拿「賑災錢」的時候打了手印，上了冊，錢還是不能拿到，但是假如你說不願拿「賑災錢」卻是要抓的。老總燒了房子，不能說是官兵燒的，而且還須在簿上記着：「瓦屋三間，全

數燒毀，損失約二百元上下……」還有，兒子媳婦沒有死要說死了，再記着：「死了三人，一子，一孫，一媳，」這是甚麼意思呢？

作者更把最殘酷的事暴露出來：一大隊團兵押着無數婦女小孩衝過來，在殘磚破瓦邊叫他們跪着。王伯伯驚心一看媳婦和兩個小孩好像在裏面，他發狂地怪叫起來，可是機關鎗格格地掃射了！他不顧性命地衝過去，雙手拖住兩個血糊的小屍身打滾！一個委員老爺眉頭一皺便立刻吩咐趕快把照相機架起，「拍呀！拍呀！多拍兩三張，明兒好呈報出去。」

「這是一個甚麼世界呀……」當王伯伯完全明白過來時，他放開着大步，朝着有太陽的那邊走去了！

夜哨線這裏亦暴露出老總們的橫暴和淫威，作者寫出了一些士兵內心的鏖戰；他們看不慣逃難的老百姓遭受殘酷的槍打，哭聲和哀告聲的喧嘩，當他們意識着：「我現在亦做了強盜啦，同民團同自己的仇人……」時，他們終於轉着槍口撲過去……

楊七公公過年是寫從破碎的農村逃到大都市的人在飢餓線上的掙扎，寫遭受到的欺壓和凌辱，巡捕警察的勒索和淫威，工廠老板的榨取（這一點並沒有十分顯露）。在一陣嚴寒的風雪侵凌後，他（楊七公）的大病雖有轉機，可是他的一個小孫兒卻毫無留戀地走了。然而當他聽見他的兒子福生在工廠鬧風潮，給抓了去判決十年徒刑時，他卻咬着牙門，在「恭喜啊！恭喜過年啊！」聲中升天去了！

最後一篇是鄉導，寫百姓對於官兵的痛恨，她（劉嬾媽）的三個兒子因犯「匪軍偵探」罪名被

殺，使她起了復仇之念，當老總將到達時，她卻留下來不跟弟兄們一同走，等到官兵將她捉住時（她的腿已受傷了），她謊說匪軍都退到廖山嘴去（一個軍用地圖上查不到的地方），而老總們竟抬着她作鄉導前往追趕，以致中伏！第二天第一團陸續歸來的還不够一連，團長被俘去了。第二、三團亦支持不住了，於是她給認作匪軍奸細被槍殺了。

關於農村的題材的作品，我們不知看過幾多幾多了。譬如在六卷二期的文學上魯彥的鄉下，是一篇很生動感人的文章，他亦敘述出在破碎的農村下的農民所遭受的壓迫，敲詐，勒索，然而這些被壓迫者結局還是趨於滅亡，因為他們只想單獨地復仇，他們沒有想到大眾力量的團結的堅固，在這里，作者看到了這一點，他指示出這橫暴的勢力掌握下的環境的出路來。

我們知道，這是作者所遭受的一切創痛，現實社會的壓迫，傾軋，禍災……各種不平的事實緊迫着他，使他像烈火般燃熾地描劃出來！同時他在大眾的立場拚命地顯示出目前該走的路徑，像魯迅說：「電網外在『文學新地』以王伯伯題目發表後，就得到了世界的讀者了。」我想這並不是偶然的。

這里五個故事（因為豐收和火其實只是一個）的文筆始終是保持着緊湊和活潑，它們的進展亦很順利！不過我覺得在鄉導的情節上似乎有點造作，一個旅長和三個團長拉到一個鄉婦會隨便聽她一席誑言而向一個軍用地圖上查不到的地方進剿（事實上我們在鄉下聽到的老總們剿匪並沒有這末勇猛，他們總是打聽土匪走光了然後才開進去），如果作者有意暴露這些老總們的腐劣貪功，似乎不該只用這個簡單的場面，因為這樣表現出來有點不自然，所以我覺得鄉導在意識

上是跟其他各篇一樣地成功，然而在情節方面未免沾了一點疵點。

總之，我覺得這裏像是火一般的燃燒，有着血和淚的交流；它啓示出要生存，要反抗！沒有掙扎，只有滅亡。順從和苟且只有一條死路擺在目前！

如果說八月的鄉村是「顯示着中國的一份和全部，現在和過去，死路和活路……」（魯迅在該書序言）那末，同樣地豐收亦是揭破目前黑暗的現實，生路和死路的分明。

## 「羊」

河北正定高中 張帆

「羊」是一本包括六個短篇的集子，作者是蕭軍，一位我們不大熟悉的作家！

作者取材的廣闊與嚴正，使我們相信他是一位生活經驗很豐富的人。六個短篇差不多都是描寫社會各個角落裏，掙扎在生活線上的可憐蟲們！從故事的真實上看，我們可以斷定作者曾做過觀察及體驗的功夫，不是蹲在「象牙之塔」裏造的空中樓閣，而是踏進「十字街頭」搜索來的！

職業中的李和，是一個患着沈重肺病的人，爲了生活的磨難，他不得不做了自己不願做的職業，但是因爲他的怯弱，終於做着出賣靈魂的職業到死！這樣的人社會上確是多着呢！

最使我感動的一篇就是櫻花，本篇是在描寫一位藝術家，不甘心看着自己的家鄉，被敵人蹂躪，爲了愛國心的激動，便被下獄了！在他未下獄之前，他要將兩個女兒送回祖國的時候，那幕離別的情景，着實令人感動。較大的麗麗，已是個稍懂事情的孩子了，一種茫然的悲哀籠罩住她。天真爛漫的小黛黛，那不懂事的心，不懂事的話，使這位藝術家悲憤的心胸，越法悲憤的難堪了！

當他過完了囚徒的生活，便懷着抑鬱的心奔回祖國——他一向所敬愛的祖國，去尋找那兩個別了多年的女兒，終於在上海找着了，可是他的女兒已墮入罪惡的深淵裏！讓萬惡的社會給糟踐了！可憐的人啊！他該多麼悲哀呢！然而他並不因此憎恨祖國，他始終說着愛祖國的話！

當看完了貨船的時候，我的腦海裏便印上了一副悲慘的影子，就是那個發育不健的孩子，被生吞食了的慘劇！

初秋的風刻畫出兩個不同的人物，一個尖滑，刻薄，毒辣的老板，相反的是一個老誠，愚笨，可憐的農村青年，青年始終受着老板的愚弄，最後還演出被開除的結局！

滿充了陰森森氣息的軍中，使人看了會不寒而慄的，那可憐的兵士們，被官長的毒打，原來是那樣的殘忍的。全篇敘述一位沒有學識與能力的軍官，靠親戚的勢力來欺壓無保障的兵士，剝削窮苦的兵士。

列在最後一篇是「羊」，主人翁是個偷羊賊，他有堅實壯大的軀體，有老實得孩子似的心腸，爲了母病，做了犯法的行爲，第一次就落網了，在獄裏還惦記着他的母親，他的羊呢！

堅實壯大的軀體慢慢地瘦削了，在這可怕的牢獄裏，最不幸的是，他作了牢獄的殉喪者！正如他的羊一樣沒有反抗，只有忍耐，哀鳴到死！





## 放工

山東膠縣瑞華中學

張文麟

高大的烟囪裏吐出黃昏，  
工廠的門張開兩片嘴唇，  
像有條鞭子在後面趕，  
趕出了潮水樣一大羣人！

一張煤黑的臉，緊捱着一張煤黑的臉，  
一致的抖一抖身子，抖落了一天的疲倦，  
門外的歧路，引着人走向東、西、南、北，  
分別慣了，誰也不和誰交一句談！

在生活的牢獄裏，完了一天的工作，  
被機器榨盡氣力，又榨盡汗血；  
但每人嘴邊掛着一抹微笑，  
腰袋裏都裝着幾隻銀角。

## 失業者

張文麟

生活打了他一下耳光，  
一個跟頭栽出工廠；  
碎了飯碗，  
沒有家鄉，  
窮愁寸裂心腸！  
一張瘦臉，  
一身襤褸衣裳，  
獨在十字街頭徬徨：  
熟識人悄悄躲開，  
陌生人的白眼，上下打量；  
他呵，找不到安慰，  
失去了希望，  
祇担心着飢寒陣陣撲來。

## 劫後

張文麟

坍了黃土圍牆，  
倒了茅草矮房。  
血像小河斷流了！  
砲火的濃烟，  
火藥的氣味，  
混成暮色蒼茫，  
孤村中不見人影，  
死寂鎖住了悲慘，荒涼！  
亂鴉哀叫，  
斷殘的樹梢頭褪盡殘陽！

## 送行曲

張文麟

別離在我眼中是平凡的。  
我們不是嬌弱的女子，  
我們是剛毅的青年！  
不管別離的滋味是苦是酸？  
一分手就算跳過別離之關！

此去，志氣不要消沉！

你要担起時代的任務：

創造新的生命，新的靈魂！

你還要獻給危亡的家國：

一腔熱血，

一顆雄心！

汽笛將高唱邁進的歌聲，

車輪將急走邁進的前程；

去去！你無須回首，

讓列車載着你千里長征！

## 上 工 遠 近

一聲汽笛扯破了少女的美夢，

疲乏的四肢又開始咬着牙根移動。

怒湧的煤烟將鮮紅的朝陽染黑，

生活的巨手將活潑的心靈揉碎！

一層薄霜的垃圾路上，

提飯筒的女工結成了隊。

彼此見了只用眼神投個同情的暗示，

就又低下了頭匆匆地向前走。

一聲汽笛，

偉大的廠房開着偉大的門，

像一羣連串的囚犯，走進吸入血的監獄。

## 瓜 葉 奮 放

南風悠悠吹呀，

瓜兒不值錢！

摘瓜彎了腰啦，

雙淚同汗流。

有錢吃了冰呀，

沒錢揀瓜皮！

担瓜斷了腰啦，

換不到一斗米。

## 一個曉行的人 諸古力

——送怡之赴東北——

濛濛的曉霧迷住了他的眼睛，  
喔喔的晨雞催促他趕上行程；

(冷冷的風，絲絲的雨，滑滑的路，  
他離開家門，遠了，猶回首頻頻。

他離開家門，遠了，猶回首頻頻，  
爲了人，爲了己，他更抖擻精神；

(熱的血，酸的淚，與風和雨融合)  
此去也，他全爲尋覓未來光明。

此去也，他全爲尋覓未來光明，  
雖然明知滿目暗礁，遍地棘荆；

(但他賈起餘勇，不愴神，不餒志)

掉首走上泥濘的路，離開家鄉。

掉首走上泥濘的路，離開家鄉，

那風風雨雨侵襲了他的離腸；

(爲愛中國，爲愛世界，爲愛人類)  
他甘願把頭顱拋向東北沙場。

他甘願把頭顱拋向東北沙場，  
於是負起長槍，於是穿上戎裝；

(冒着風，冒着雨，踏上泥濘的路)  
從此離開了他的可愛的家鄉。

## 飛機聲中

山西太原  
原師範

侯德脩

天空響着軋軋的機聲，

一隻，兩隻……灰黑色的鐵鳥，

帶走了我那顆寧靜的心。

在灰暗的天之幕網裏，

你是寂寥沉悶中稀有的點綴品吧！

不！我竟太輕視了你呢！

你是具有極猛烈偉大的威力的啊！

你能毀滅人類，

使血肉橫飛；

你能破壞宇宙，

使成焦土；

轟然一聲，

靈魂，肉體，一切都在你底威力下毀滅了。

你在那天空裏

飛！飛！飛！

我底心也在那天空裏

飛！飛！飛！

要怎樣才能寧靜呢？

# 賣報者 布德

浙江民  
教實校

每天天沒亮我就起身，

往街巷喊一些迷夢的人。

過街過巷過橋我全喊，

祇我自己聽得見抖顫的喊聲。

長堤上燕子翦過楊柳，

年青人還懶在高樓。

曉風使我咳嗽，使我氣喘，

單衫胆怯這三月天的春寒。

我想告訴人長城這回走了樣，

華北走私那數目也夠人驚惶。

還有國際情勢誰能不關心？

你看歐洲大陸起伏的風雲！

然而一半天誰曾招呼我？  
還有誰關心漢室的山河！

我不知有一天國家竟是給人吞併了，  
何處能夠找到你我安靜的家堂？

### 晨 曦

武昌育  
傑中學

曾 熙

是晨光熹微中，  
我步出了荒村。

乳白色的微霧呵！  
遮斷了我的行程。

疎星幾點；  
淡月猶存；  
枯枝荒草上，  
還留着淚痕。

遠遠的寒村上，  
雄雞報曉幾聲；

在那依稀的陽光裏，  
幾點鴉兒掠過疎林。

溪水潺潺奏着雅曲；  
山頭古刹晨鐘聲聲；

乳白色的微霧呵！  
遮斷了我的行程。

### 黃 昏

廣東梅縣  
東山中學

徐森元

夕陽懶洋洋地躺下去了，  
在暮色蒼茫中；

牧童嘹亮的歌聲，田畔咯咯的蛙鳴，  
暗示着一天又悄悄地離去了。

遠近的夜晚鐘悠揚地響着，

一羣一羣的鳥雀，

唱着晚歌，飛往深林。

綠油油的草原，

罩上了無邊際的煙霧般的蒼茫，

天邊的彩霞，

紅的，白的，紫的，灰的，濃的，淡的，……，

層疊着爭鬥豔麗。

落日的餘輝，

在西山後面，苟延餘喘，

似乎依然留戀着大地。

陣陣的和風，輕撫着萬物，

暮色緊吻着一切，

一切都躺在大自然的懷抱中。

一會兒，

月兒微笑地從東方升起，

青蛙唧唧地叫着，

金鈴子，紡織娘，……

奏着和諧的曲調。

看那天邊，

閃爍着的是小星還是「孔明燈」？

一縷縷的是棉花還是白雲？

### 洋燭炬

浙 江  
湘 湖 師 範

李

影

——憶玉佩——

從你纖纖的素手，

迸出點點的星火；

使我熄了的心再燃。

你悄悄地坐在我的身邊，

訴着無限底深情；

流着晶瑩的眼淚！

還聽見你幽幽的低語，

願在這陰森可怖的昏夜，  
作我光明的伴侶。

我惟有默默地感激：  
讓熱情沸騰；  
讓熱淚淋漓。

好友呀！你今已隨着東流遠去，  
我這顆彷徨脆弱的心，  
將永在黑暗中摸索！

## 對 月

遠千里

天上掛着一顆清澈的明月，  
好像是闊別多年的愛友。  
一旦異鄉相逢——  
呵，試想我這時的心情。

天上洗得潔淨無垠，  
今天我做了另一世的人。  
我心裏覺得格外坦然，  
我想跟明月談心。

我滿腔的氣憤，  
見了你立刻變得平靜。  
如果天天陪伴你，  
我會變得更安分，  
永遠做着不知死的夢。

## 故 鄉

廣西師範  
專科學校

克 之

寒風掃着林梢，  
帶來一陣落葉的蕭蕭。  
老樹在湖心投下個搖擺的殘影，  
引起我縷縷的鄉情；  
清晨，瓦面上壓滿了霜，



對着金風，也得吸一口清新的空氣。

晨曦偷進了竹籬，

紙窗印上柳條婆婆的影兒；

步出青郊，聽到淙淙的流水，

音調是那樣的幽閒清脆。

斜陽抹過屋角，

更吹過悠長的牧笛。

但是，別不上兩三年，故鄉已換了臉，

黃昏後看不見一縷炊煙。

小弟弟也說起荒涼，

他指給我：谷倉全織着蛛網，

鄰人都向他鄉流亡。

而今又是一年，

曾想像了千萬遍，寒風裏的故鄉，

今年是否和去年一樣。

看——黑雲滿天，

聽——雨聲颯然。

孤雁的哀鳴，

在雨聲中斷續地送來。

孤雁冒雨追尋他的同伴！

失了母親的我呵，

彷徨伶仃，

也和這孤雁一般！

但是，

孤雁還可追及他的同伴，

而我怎能找到我的母親？

霎時間——

空虛的心靈裏，

充滿了無限的悲情。

## 孤雁

浙江紹興中學 謝開模

## 湘湖夜泛

浙江湘湖師範

鄭善林

天那樣沈靜，

水那樣沈靜，

沒有微星，

也沒有行人，

只有零碎的槳聲——輕脆，清新。

槳聲激動了我的心琴，

同樣的，

輕脆！

清新！

## 希望

王菁野

希望是一座雨後的虹霓橋，

一剎那就升得青天一般高；

你要踏着它上天去，樂逍遙，

那可辦不到，辦不到，

一陣急雨把它打得消逝無蹤。

希望是一條春天的薔薇道，

夠多美麗，芬芳蕩漾在周遭；

你要常常的留戀它，共昏曉，

那可辦不到，辦不到，

一陣狂風把它吹得飄零滿地。



會議室 (獨幕劇)

王巴芒

時 一日之上午九時

地 廣州某中學校

人 蘇仲吉, 訓育主任 (以發言次序為先後)

葉一鳴, 高中三年級代表之一

王潔貞, 高中一年級代表之一

石漢英, 高中一年級代表之二

王克明, 高中二年級代表之一

雷其遠, 高中二年級代表之二

杜婉珍, 高中三年級代表之二

鄧益, 校役

警察甲、乙

便衣偵緝

開幕——在會議室

這是一間長方形的頗寬闊的房子。室的一端，懸總理遺像及黨國旗，下懸鏡子一面。室的四週，擺了沙發。正中是一張長檯，檯上舖白布。六個學

生代表，一個訓育主任，圍長檯而坐。

空氣是死樣的嚴肅。

蘇仲吉

（起立，兩眼炯炯有光，向各代表作嚴重的而又尊嚴的注視）各位，我之所以參加這個會議，是秉承校長的意思。學校方面本來不想你們開會，因為時局十分混亂，容易發生難臆測的事情。這完全是為你們打算，因為學校要絕對負起學生安全的責任，所以……（圓滑地）各位要了解學校的苦衷，你們救國的熱情是可嘉的，但是，熱情常常就是盲動，對於國家的前途，相反地卻是不利。據你們之中一兩個人的意思，（盯視王克明，王克明冷笑）說全校的學生都想要開會，這是與事實不符的。極多數的學生都是頭腦冷靜的，他們不想做無謂的舉動，好像罷課咧，請願咧……之類。說全校學生要開會，是極少數人的故意搗亂。因此，學校不能答應召開全體大會，只能答應你們開班代表會。但是，在這個會議中，你們不能亂動，這是校長囑我特別對你們說明的。同時，（兩目閃閃向全體掃射）校長也叫我負監視的責任，希望各位遵從我的話！（坐下）

葉一鳴

蘇主任的話我們都聽得清楚了，望各位能接受。（由他的說話告訴自己是主席的身份）那末，我們開始討論，請各位提供意見。

（啞場兩分鐘。王克明的態度十分激昂，一望而知他有許多話要說。當他作勢起立說話時，一年級代表王潔貞已先說話了。）

王潔貞

問題看來十分複雜和繁難。首先，我認為應提出的是，我們學校對於別校的運動應否響應。

其次，（握了拳頭，勇敢地）要提出的是我們這個運動的路綫、組織問題。前面的話是就我們積極的前進的同學來說的。如果有誰是怕事的，妥協的，我的這些話都是白費口舌了。各位不要害怕，請盡量發表意見。

蘇仲吉

（向王潔貞怒視）各位說話不能太……太那個，不能勉強他人的意見。（王克明向他發噓噓之聲，要阻止他的話，他聽不到。）

石漢英

（膽怯地）蘇主任說過，我們不能亂動；但是，別的學校幹這個運動，是否盲目，還成問題。我們要詳細分析過，然後討論響應與否吧。

王克明

我可以負責分析，雖然是……（改口）我敢說，別的學校的運動，是十分正確的，毫無盲目的地方。什麼盲目、盲動，只是那些漢奸所持的論調，要分散我們集團的力量！為什麼他們的運動不純潔呢？難道有××人在裏面主持麼？（語氣冷酷）運動的動機既然純潔，便不會有盲動的地方。某種人也許賣弄他們的機智，說運動的動機純潔而步驟陷于盲目。這種論調，掩緊了許多人的口。其實嗎？這正是出色的漢奸論調。（全體譁然）比方（露骨地）那些漢奸認為學生的愛國情緒可嘉，但是他把罷課看作盲動，不是好猾得高明麼？只有運動，才能把愛國情緒有效地表露出來；只有運動，才能實踐愛國情緒。難道我們把自己埋在墳墓一樣的課室裏，就可以振興中國麼？可以表露愛國情緒麼？只有運動，才是唯一的武器！這個暮氣沈沈的中國快要淪亡了，各位都是自視為比其他的民衆高一級的智識分子，更應該明白，我們的國家陷在怎樣絕望的程度。敵人的飛機在頭頂上放炸彈了，（向天空指劃一

下) 唸化學方程式吧, 唸地理名詞吧, 有鳥用 (更興奮) 唸書麼? 唸書麼? 中國快要亡了, 現在是英勇的民族解放鬥爭的最好的時機, 也是不能不謀解放的唯一的時機, 各地的愛國運動都已起來了, 我贊同王君的話, 望大家供獻切實具體的意見。

(窗外喧嚷着, 許多學生在外面聽這個會議的動靜。)

蘇仲吉 噢! (既起立, 又坐下, 現着憤怒的樣子。)

王潔貞 事實告訴我們, 別的學校的運動一點也不是盲動。這是王君詳細分析過的。那末, 我們要響應, 各位的意見……

雷其遠 要響應!

杜婉珍 要響應!

葉一鳴 (拿出主席的身份) 望各位詳細考慮。比如, 對於我們的前途。(向蘇仲吉獻媚) 而且蘇先生……

王潔貞 (插入, 小聲地) 漢奸!

葉一鳴 (裝做聽不到) 蘇先生是够眼光的。

雷其遠 (不知那裏來的勁兒) 這種會議, 呸! 我真的不能忍受, 成什麼樣子!

王克明 主席, 我們已經考慮得夠了。還用現在考慮嗎? 我們一向都在考慮, 這是關於整個人羣整個民族的事情哩, 現在才考慮表決表決響應與不響應!

蘇仲吉 (拍弄糟了, 以他平日的機智來應付) 這樁事情十分嚴重, 各位必須詳密考慮, 才能夠

……（覺醒）不這是不能表決的，響應便要罷課，學校決不能允許你們幹這種無意識的事情，一定的！（有力地重複着）不能罷課。

王克明 蘇先生，我不懂什麼叫做無意識。你是背誦熟三民主義的，但是孫總理有沒有說過學生救國是無意識呢？

窗外聲 我們要開全體大會……

王克明 要不是我請問蘇先生，自治會的意義？

（蘇仲吉氣紫了臉，一句話也沒有說。）

王潔貞 對了，要開全體大會。現在不必表決了。要開全體大會！

（蘇仲吉憤憤而出。葉一鳴登時失色。）

石漢英 你們儘逞強，但是你們的辦法太空洞。比如罷課、遊行、請願，都是毫無益處的……

王潔貞 不這末簡單，石君……

石漢英 （向王潔貞）你不要打斷我的話。（向全體）遊行、請願、喊口號，究竟有什麼用？這樣就救了中國政府信任你們的糊說嗎？不同學們，我們的力量還是太單薄。這末幹，只荒棄了我們的功課，毫無益處的。我不是投機主義者，但是我信任蘇先生的話，蘇先生老于經驗，能夠冷靜地分析。我們呢？只有熱情和武斷，太空洞。這樣是沒有好結果的。

王克明 不！石君，你的話太幼稚。我們的力量單薄麼？那是石君故意這末說吧。我已經說過，各地的學生都紛紛起來了，這種英勇的民族解放的鬥爭已經令敵人心寒了，也令一切卑下的漢奸

心寒了。誰說這不是力量？誰敢蔑視我們的力量？其次，石君還說幹這種運動毫無裨益，只會荒棄功課，我頂不明白你的用意。中華民族到了這個危急的生死關頭，還談唸書麼？過半個月，不也許是明天，敵人便會佔據廣州了。（各人嚴肅靜聽）唸書？我們真的沒有這種耐心！即使唸書，又有什麼用處？做高等亡國奴麼？同學們！我們只有參加這種偉大的運動呵。再其次，我們的方法一點也不空洞，即使遊行、請願、喊口號，毫無實際的用處，但是可以喚醒大眾，表現民氣。以後，我們是還有切實的辦法的，比如到鄉村去，組織農民，教導農民，喚起他們的反帝意識，同時教他們怎樣去工作。誰敢說這是空洞呢？

王潔貞 我們這些智識分子，只佔大眾的少數。我們的力量現在雖然單薄，但是將來一點也不會單薄的，祇要我們能夠去領導市民和農民。

窗外聲 開大會去！

石漢英 我始終認為是盲動。

葉一鳴 那末……（他苦於應付了）

鄧益 （匆忙入）各位先生，（他是一副忠良的臉色）外面有公安局的汽車來了，快些躲起來吧。

各人 （同一口氣）真的？

王克明 這些吸血鬼！不必驚疑了，快些躲起來吧！

各人紛紛由窗口逃去。逃得最慢的是石漢英和葉一鳴，帶着一副懶懶的臉色。



舞台空着。

警察甲、乙入。

警察甲 走得乾淨了。

警察乙 漏了風，他媽的！

偵 緝 (自外入) 怎樣？你們真的不值個屁！(怒視)

警察乙 不怎樣，你瞧吧，先生。(微笑)

幕下

世界少年  
文學叢刊

### 安徒生童話集

月 雪 水 夜 小 母 皇 柳  
 的 蓮 杉 親 帝 的  
 話 后 花 鶯 樹 事 故 新  
 三趙三趙三徐三顧三顧二顧四謝三趙  
 景景角調角均角均角均角均角均角均  
 深深五季五正五正五正五正五義深  
 角譯角譯分譯分譯分譯分譯分譯分譯角譯

開明書店出版

# 俄國劇本

## 黑假面人

李霽野譯  
\$0.35

L. Andreyev 原著

本書是一部象徵派劇本，以近代人之思想生活為題材之悲劇。內容敘述一位公爵在自

己的城堡裏開假面跳舞會，大家都戴着假面，都沉沒在虛偽裏，都沒有真實的相通和接觸，揭出宇宙是一個大謊，是一個大的假面，遮着表面相合而實相離的宿命運支配着的人類。

## 丹東之死

托爾斯泰著  
巴金譯  
\$0.45

這是描寫法國革命時的一個忠誠勇敢的革命者，性好大喜功，而且過於自信，對於革命曾盡過不少的大力。但後來他因為追不上革命，便有點厭倦了，一改從前的勇敢而變成一個猶豫不決的人，甚至幾乎被皇黨利用而不知。

終於和他的同志上了斷頭機。著者捉住那時代的精神，同時利用了俄國革命的經驗，寫成這部與羅曼羅蘭的三幕劇丹東並列的民衆劇中不朽之作。

## 白茶

曹靖華等譯  
\$0.50

本書為蘇俄獨幕劇集，內有劇本五篇，均富有趣味之作品。因為佈景簡單，排演容易，所以有許多劇團，特選本書中的劇本排演，而且也都獲得了相當的成績。愛好戲劇藝術的人，當以此書為不可少之良伴；即無演劇趣味的人，讀之亦可以感得很大的興趣。

## 蠢貨

柴霍甫著  
曹靖華譯  
\$0.60

本書是一本獨幕趣劇集，內有屠格涅夫的劇本一篇，柴霍甫的劇本四篇。每篇之中，都含有極豐富之趣味，而這些趣味是帶着北歐國民的嚴肅性的。

譯筆忠實流暢，極易了解，極便排演。

開明書店



開明書店創業十周紀念刊物



結集國內名家最新之創作

印成善本 廉價發行

廣結文字因緣 藉作紀念

全書三百四十頁古色道林紙印精裝一巨冊

一次印行二萬冊售完不再版

實價四角

函購另加郵費一角

▼本冊內容

- 魯彥：銀變
- 老舍：且說屋裏
- 張天翼：一件小事
- 靳以：雪朝
- 王統照：站長
- 巴金：星
- 徐霞村：裁員
- 吳縉細：某日
- 施蟄存：嫡裔
- 李健吾：中國的最後一課
- 丁玲：一月二十三日
- 凌叔華：死
- 蕭乾：鵬程
- 聖陶：英文教授

尚有茅盾郁達夫等創作十餘篇刊入續集現在編印中

開明書店印行

K16

郵政管理局特准掛號(執據第二二二四號)認爲新聞紙類  
本刊已呈請內政部登記

中華民國廿五年三月八日 收到

實價四角 外埠郵費四分